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中

和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建設總署  
收藏  
圖書之印



#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極管區咪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	梁繩韓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晉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雙的代價	慎言

##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韓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樅……燕史

##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岐

##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器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愈理初卒後……徐江  
 百年紀念……徐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山人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上)……水東隱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 第九期

-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紀 辻善之助著 生譯
- 關於楊大瓢……知 堂
- 阮文達事述……仰 彌
- 印林清話(上)……娛 堪
- 藏園羣書題記……藏 園
- 南屋述聞(下)……水東花隱

## 第十期

-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 故唐律疏義 非永徵律疏……袁仲廉
- 樞曹追憶……呂允甫
- 天和閣聯話……慎 言
-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紀 辻善之助著 生譯
- 印林清話(下)……娛 堪
- 雪橋自訂年譜(一)……楊鍾羲

## 第十一期

-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 科學概詠……才 厂
- 周秦印談……予 向
-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 小來寓館帖跋……勺 圃
-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 小泉八雲發記……丁 仁
-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 第十二期

-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 釋儼……予 向
- 撒豆……知 堂
-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 譚龍……徐知白
-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 本刊第二卷要目(一)

##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虛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義  
 趙慶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摩海花……………拙軒

##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饒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題……………魯仁  
 鼓歌……………啓墀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義

## 第三期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禎

##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蚩尤考(上)……………孫作雲  
 釋綬……………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摩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禎



# 中和月刊

## 第三卷 第五期 目錄

祁止祥行書

孫士傑山水

### 圖書

編輯前記

沈榜宛署雜記之發見

道光朝之君相

日本佛教發達概觀

清代衛所因革錄

搜神記搜神後記源流考

德國文化概論

釋石谿事蹟彙編(下)

湘綺樓集外文(四)

建設廳

署收藏

圖書之章

..... (一)

傅芸子 (四)

迂齋 (二)

境野黃洋著  
彭炎西譯 (五)

君約 (七)

豐田穰著  
頤安譯 (四)

潘特森編  
馬之儒譯 (五)

元同 (三)

..... (七)







近代筆記過眼錄 (十) ..... 一士 (七)

**別錄**  
天治 (十五) ..... 蔣尊禕 (八)

馬來戰記 (二) ..... 杜若 (九)

英美戰略失敗與太平洋新局勢 ..... 建章 (二〇)

**時事叢記**  
述要 三月 ..... (二〇)

**書林偶拾**  
荷屬東印度 ..... 奇 (二四)

**專載**  
公餘瑣記 (七) ..... (二三)

養和室隨筆 ..... 渠彌 (二七)

張燕谷先生傳 ..... (三〇)

續孽海花 ..... 燕谷老人 (三一)

補書堂詩錄 ..... 兌之 (三四)

#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 第五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望 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文學……………袁仲燦  
 白話文……………  
 單擊齋師友小記補……………坡鄰老人  
 蚩尤考(下)……………孫作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五)……………龍顧山人  
 天治(三)……………蔣尊禛  
 小說偶談……………寒 農

## 第六期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  
 石墨餘馨……………俞陞雲  
 陳設……………王璞子  
 關於紀文達……………仰 彌  
 時事問答……………行 年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  
 雨(上)……………徐卓羣譯  
 天治(四)……………蔣尊禛

## 第七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明湖客影錄……………過 際  
 萬年少與其書畫……………逸 齋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  
 邢文端樞廷載筆逸稿……………  
 庚子詩鑑(七)……………龍顧山人  
 近代筆記……………一 士  
 過眼錄(一)……………  
 雨(下)……………徐卓羣譯  
 天治(五)……………蔣尊禛

## 第八期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金  
 藝苑叢鈔……………藏 園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行 年  
 寶瑞臣東陵子役日記……………  
 香壽民日記……………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  
 近代筆記……………一 士  
 過眼錄(二)……………  
 天治(六)……………蔣尊禛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九期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延齡  
徐榕生東陵子役日記……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  
讀休復居詩集……楚金  
遼幽州市容舉例……陳陸  
清代州縣故事(一)……蔡申之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鄒雅南  
近代筆記過眼錄(二)……一士  
天治(七)……蔣尊禛

第十期

辛巳金石偶談……柯昌泗  
惜陰學案……齊樹楷  
治河佚談……楚金  
涼殿廣釋……盧傑  
明代地圖之研究……青山定雄著  
細物新箋……林絲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四)……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二)……蔡申之  
天治(八)……蔣尊禛

第十一期

遼金京城考……周肇祥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陳陸  
太戈爾之挽歌……望生  
記陳元贊……梁盛志  
姚啓聖平臺史蹟鉤沉……李光璧  
讀鳳巢山樵集……楚金  
屠琴陽之詩與畫……魯仁  
日本儒教史……中川久四郎著  
近代筆記過眼錄(五)……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三)……蔡申之  
天治(九)……蔣尊禛

第十二期

封神演義考證……李光璧  
黃鶴樓叢話……啓堉  
林文忠遺書述……陳陸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上)……那波利貞著  
遼金土城談……劉德明譯  
遼金土城談……崇璋  
江戶竹枝詞(上)……龍願山人  
國練精義……治強  
近代筆記過眼錄(六)……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四)……蔡申之  
天治(十)……蔣尊禛

## 本刊第三卷一期要目

本刊出版第三年對發刊時之迴顧	編者
日本之再認識	知堂
覃華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揚州大明寺與棲靈寺之關係	安藤更生
顏修來羽獵圖識語	天 駒
蠶芝麓年譜(上)	董 遷
江戶竹枝詞(下)	龍顧山人
鄉治叢談	治 強
宋代雄州之兩輪地(上)	佐伯富著 李景銜譯
讀石墨餘馨後記	朱鼎榮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下)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七)	一 士
天治(十一)	蔣尊禎

## 國 藝 月 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 中 聯 銀 行 月 刊

第三卷第二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祁止祥行書

清曉初回紫閣香  
色新官榭露華深  
北窗書戶圖書滿  
人立道蒼第一峰

祁止祥

孫士傑山水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永豐閣	開建書社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	宜武門大街	觀古堂
北	琉璃廠	來薰閣
西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知行書店	成文厚
天津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山西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漢口	同蒲線	大每舍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社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

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 春天不是快活天 萬種疾病繞身邊

請君加意保養胃腸  
相信此後永遠健康

春天真是多病的季節，隨時都要感到不舒服，不只身體虛弱的人是這樣，即較比健康的人，也在所不免。吃不下飯和吃得下飯而不消化的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有的看着山珍海味，不能下咽；有的不論吃過多麼美味的食品，食後也要反胃嘔吐，或膨脹難過，前者是食慾不振，後者是消化不良，都是胃腸的病症，有多少種病症可以引起胃腸病，同時更有多少種病症是由胃腸病而起的，這是多麼可怕的现象啊！

春色惱人的時候，你會感到一切的景色都在誘引着你，使你感到生活的空虛，煩惱叢生，於是胃腸方面受到影響，而吃不下飯去了。

睡不着覺的人，倒在床上翻來覆去，胡思亂想，愈是想睡愈睡不着，這是消化不良，腸內宿糞發出毒素刺激神經所致，並睡眠不足，也能引起食慾不振。

心情鬱悶這種現象，顯明的原因或許是由於生活方面，或許是由於心情方面感到不快，其實容易使你對什麼不滿或不快，那是因為食慾不振或消化不良而起的反應，如果以前沒有這種現象的話，那也許要因此而引起胃腸病。

肺病常常是由於胃腸病影響而來，因為胃腸有病身體各部得不到食物內的營養成分，身體的抵抗能力缺乏，很容易被結核菌傳染，因此治療也應該從胃腸方面着手，先有了好的胃腸，才能獲得食物中的營養成分。

妊娠病和小兒病根本就是胃腸病，妊娠婦有強健之胃腸絕對不會有什麼惡心嘔吐的痛苦，小孩子有好的食慾，自然不會有什麼病症，所以妊娠婦和小孩都應該注意到飲食方面。

若素是人類最寶貴的藥品，所有關於胃腸的病症，都可以面面俱到，不論什麼青春容易犯的病症和小兒，妊娠婦以及老年人的病症，有絕對的效力治療和預防，服用時並且沒有痛苦，身邊攜帶常常服用，可以保護健康，絕無副作用和習慣性。

若素效力宏大，藥價低廉，小瓶能服用一星期，定價五角五，中瓶能服用二十五日，定價一元七角五，大瓶能服用三個月，定價五元五，各地的藥房都有代賣，中國若素製藥公司在北京東單新開路，濟南營業所在緯三路，蒙疆營業所在張家口至善街一號，天津營業所在特三區西錦路。



## 編 輯 前 記

明沈榜宛署雜記一書。爲關於北京歷史風土之要籍。而在清初即罕觀。學人翹望已久。傅芸子君遊東瀛。乃于東京前田侯邸尊經閣文庫發見之。可稱字內孤本。爲之喜慰不置。前撰明代北京八絕一文。（見本刊二卷第二期。）即於此書一節畧作介紹。惟猶未詳論全體。茲更就此書之發見。作翔實之評介。讀之可知其要點及特色。將來此書如能印行。尤學人之快事已。

有清道光一朝。爲中國近代史之開端。學術政治。均極可注目。本刊二卷第一期會載道光學術一文。本期又載迂齋君道光朝君相之篇。則爲關於政治方面者。雖未甚詳盡。而亦可供參稽。

君約君之清代衛所因革錄。於明清二代衛所之資料。採摭精審。可窺其演變之經過。

德國文化概論。日本佛教發達概觀。爲關於兩國文化之名作。今載馬之儁彭炎西二君譯稿。俾研討者得其大凡焉。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號爲「鬼之董狐」。惟其書經後人竄易。今世流傳者。已非原本。日人豐田穰氏撰源流考。於此書之本源。及與宋人所撰搜神後記之關係。多所闡述。茲由顧安君譯出。足爲考鏡之資。

本期書畫均壽氏百硯齋所藏。孫士傑雖未見畫史。要爲逸品。非近人筆也。

本刊第三卷第四期要目

張船山事輯	陸徵誥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跋	柯昌泗
北京使館界之沿革	章玉和
打馬經圖解	世安
石墨餘馨續編(下)	俞陞雲
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	矢澤利彥著 景華譯
釋石谿事蹟彙編(中)	元同
湘綺樓集外文(三)	
方志餘記(二)	兌之
近代筆記過眼錄(九)	一士
天治(十四)	蔣尊禕
馬來戰記	杜若

吳縣曹元忠遺著

箋經室遺集

六册定價十六元

本社代售

## 日德民族性之共同點

歐洲大戰，爆發纔及兩年，大東亞戰火，繼之而起，日德雄師，馳騁於歐亞大陸，旌麾所指，望風而靡，向之號稱爲世界陸軍第一之國家，固已低首納幣甘爲城下之盟，即數百年來統制七大洋，而以海軍王座自詡者，亦於不轉瞬間破滅無餘，此曠古以來戰爭史中未有之演變也。

抑此種鉅大勝利之真正意義，不在於攻城略地，破敵摧堅，而在於其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之新的開展。整個世界現入於一新時代之曙光中，過去數世紀來之既成秩序，以侵剝削束縛人類爲其特色者，已全遭摧毀，世界新秩序之大變，由日德兩國爲首倡，高揚於歐亞二洲，東西輝映，若不謀而合者然，但吾人還覽此二新興國家之所以得驟起義師，毅然擔荷革新人類文化之鉅業，而齊奏凱歌者，其來非無所自，蓋兩國文化精神不少息息相通之點，雖所處之環境各異，而所趨之鵠的則一也。

日德兩國，就地理及歷史方面言，殊少類似，但立國之精神則如出一轍。夫文化者一國國民生活之總和，亦爲國民生活基本之所寄，基礎之精神既立，然後施之國家生活之各方面乃無往不然，民族之特性，國家政治文化之進程，於斯形成焉。當十九世紀中葉，維也納會議之政局粗定，美國當維多利亞時代席豐履厚之餘，美國亦正處於建國初期後繁榮之階段，舉世界之人士非習於安樂荒逸，即引其所已得者，徑徑色喜，固步自封，惟時獨有俾斯麥，攘臂奮起，以「鐵血主義」鍛鍊其國民，卒以造成德意志兩聯邦之統一，而啓威廉二世之雄圖遠業，雖中經凡爾塞條約之桎梏，但於二十年之間，生聚教養，又復雄飛，此皆「鐵血」二字之精神使然，故曰鐵血主義爲德國民族性之代表，信不誣也。

德國民族惟其以鐵血主義爲基本精神，故以之施於對人生之態度，則嚴肅莊重，不流於佚樂，以之施於生活之方式，則整齊儉樸不陷於奢靡，在爲學方面，則思致湛深，目光明銳，亟求新知，不自滿假，在秩序方面，則進退一致，組織井然，不以私人而害全體，故觀德國民族在任何方面之表現，上自政治軍事，下至文學藝術，雖一物之微，殆無不隨處流露鐵血二字之精義焉。

日本以東瀛三島，自明治維新以後，經甲午日俄及歐戰諸役，辛勤締造，至本次戰爭而獲奏空前未有之大捷，蓋以民族性之堅毅耐苦，社會組織之優越緻密，學術思想之篤實弘大，交相爲用，乃可以使蘊藏之實力得以充分發揮。至於武士道之精神，與滅私奉公之義訓，較之條頓民族所具備之美點，蓋尤有足多者。今者二國東西併進，以領導改進世界之偉業，故特將其民族精神之共同點，表而出之，藉知其成功非由偶然，而取則不遠，願國人發爲深省焉。

# 沈榜宛署雜記之發見

傅芸子

(一)

治北京歷史風土者，莫不知明有臨湘沈榜宛署雜記一書，然均未見其全豹也。其名最早見於帝京景物畧于奕正畧例，所謂：「翼順天府而傳者，燕史戚伯堅，宛署雜記沈榜……等。」蓋此書即宛平縣最初私人纂述之縣志，足以輔翼沈應文萬曆順天府志者，惜乎傳世極渺。往昔康熙二十二年宛平修志時，即未見徵引此書，觀其凡例云：「採舊無志，統之於府志中，以其附郭也。邇者邑侯王公，念其缺典，慨然謀創造之，以備稽考。」可知當時未見此書。嗣朱竹垞纂日下舊聞，徵引明人著述，最稱繁博，獨未見載。卷首張鵬序亦有「……至於明北平志而外，若……沈榜之宛署雜記，是皆燕志也，而未之見焉，烏得無憾！」之語，是此書在清初即已罕覯矣。洎朱昆田補日下舊聞，於卷三八補遺風俗條中，始錄八則，疑當時朱氏亦未窺全豹。而清高宗勅纂日下舊聞考時，雖號稱證引博洽，然是書亦未之見，風俗類所載八條仍襲朱書之舊。此外若清修順天府志所引更無論矣。余嘗憾未見斯書，曾遍檢國內公私各書目，均無度藏者，是沈書今已絕世矣！余前赴東京前田侯邸尊經閣文庫觀書，偶於書目中發見此書，爲之大喜逾恆，清初諸學人，渴想未見之書，不意余於二百年後之今日，獲覩於海外，豈非奇緣！余曾於本刊，畧一介紹，所述北京八絕，乃書中最後所附，實無關宏旨者。去歲日本漢學大會，學術報告講演會上，余又畧有闡述，頗引起兩京人士之注意，惜限於時間，語焉不詳，渴

望悉其內容者甚多。茲詳記之，沈書價值，庶幾可傳矣。

(一)

關於沈氏行歷，明史循吏無傳，康熙宛平縣志卷四歷官中有一則云：

沈榜 湖廣臨湘人萬曆十八年陞戶部主事

又卷六藝文今文，有清楊允長宛平縣沈令尹傳云：

「沈榜字子登，岳州臨湘人也。由舉人歷知內鄉東明上元三縣，以治稱。萬曆庚寅擢知宛平。縣故無志，手著宛署雜記一書，淹洽該詳，非史材不辦。凡廟謨國是，官鑑民巖，犁然畢具，復取受事以來，隨事講求，因時壁劃諸聚要，各著論于後，娓娓千百言，原本經術，自比於掌故諮詢，實經濟有用之書。……」

沈氏蓋一良吏又富於史材者也。關於此書纂述經過，首卷有萬曆壬辰自序云：

「……縣故無志，而案牘又茫然無可備考咨詢。自竊祿以來，隨事講求，因時壁劃，或得之殘篇斷簡，或受之疏牘公移，或訪之公卿大夫，或采之編氓故老，……是以退食之暇，雜取署中所行之有據而言之足徵者，隨事記錄，不立義例，不待序次，聊識見聞，用備掌故，久之不覺盈帙。……」

可見其書纂作之苦心與夫所記之翔實，允稱信史矣。卷首萬曆癸巳謝杰序亦稱：

「……其書始於宣諭建置，終於遺事遺文，詳於內政民風山川貢賦，而畧於人物，究以裨官附焉。惟經費書則備極覲縷，幾於隸首不能得。……」

蓋此書於當時經濟方面，如壇廟陵園內府，各衙門，鄉會試等之用度數目，以及明代鋪行（詳下）制度與民生經濟之利弊關係，記載最爲翔實，較之康熙宛志卷四所紀經費諸項之因陋就簡，實不可同日而語也。

(三)

宛署雜記凡二十卷，十冊，萬曆刊本，內題臨湘沈榜輯。卷首有萬曆癸巳謝杰序及壬辰自序，卷末有萬曆壬辰陳公瓚後序。茲錄全書目次如下：

卷一：聖諭。卷二：縣始，分土，署廨，古墨齋。卷三：職官。卷四：山川（山，水，古蹟）。卷五：舖舍，街道。卷六：地畝，人丁，縣賦，力役。卷七：黃岱倉。卷八：官莊。卷九：馬政。卷十：奶口，三獲，土工。卷十一：駕相，養濟院。卷一二：稅契。卷一三：舖行。卷一四：經費上（壇壝，宗廟，陵園，行幸，宮禁）。卷一五：經費下（內府，各衙門，鄉試，會試，殿試，鄉會試武舉，雜費）。卷一六：人物（鄉賢，節婦，仙釋）。卷一七：民風一（土俗），民風二（方言）。卷一八：恩澤（御製，御墨，田宅，墳墓，祠祭，藏典）。卷一九：寺觀（寺，庵，官，觀，廟，祠）。卷二〇：志遺（遺文，遺事）。附燕說。

沈書國內今雖久佚，幸賴尊經閣文庫，保存傳世，尤稱宇內孤本，唯該文庫遠在海東，普通人復不能入覽，亦一憾事。因錄其全目，以貽國人，可知全書大凡。余喜獲觀此書，曾三往觀之，得備悉內容，茲再撮述其要點如次：

卷一聖諭 明制每朔旦召大宛農民至承天門橋面諭，月一行之爲令，其諭文皆爲白話體，自正德以來，其文爲「二月說與百姓每，春氣發生，都要宜時栽種桑裏。」，「三月說與百姓每，勤謹務農，都着上緊耕種。」，至十二月止，每月一條言詞畧有更易，所錄直至萬曆十九年止。按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宮殿門一云：「每月初一日，順天府官領耆老等聽宣諭，內閣先期擬諭詞上進，司禮監官錄一帖隨侍，俟彼奏畢，皇上以諭詞面諭之，或命司禮監官以所錄帖與之。」卽此故事，唯此白話諭詞，向無記載者也。

卷七黃岱倉 乃明成祖北征，至山後小興村，得張福等若干人降，徙入內地，散處宛平黃岱東莊營安置彼等，建都後遂建爲倉，永樂改元，有司請莊所屬，改稱皇莊，遷都後歸宛平，盡免子粒銀兩。此事未見他書記載，別立一卷，冠於「宮莊」之前，蓋成祖肇始之故。

卷十奶口三獲土工 春明夢餘錄卷六禮儀房奶口，所記與沈書相同。三獲者，奶婆，醫婆，穩婆也。均以平民被選後得出入宮禁者。文中頗稱奶婆承值後之威風，蓋已鑑乳母之可誤國，後之客氏，不過其著者，沈氏所記已有深意存焉。

土工者，乃宛平力役中之一種，有靜樂堂土工三十一名，安樂堂土工二十九名，專司內廷物故宮女殯送之役，名曰土工。末附宮人斜，按春明夢餘錄卷六內官監附載宮人斜，與沈書文字亦同，夢餘錄晚出，疑孫承澤會取材此書也。

卷一 一駕相 據沈書所載，明代北京都城，有內紅舖（皇城重圍內牆曰內紅舖），外紅舖（外牆外曰外紅舖），白舖（城內外各街巷更舖曰白舖）之別。凡有倒臥及溢溺者，外紅舖徑報五城相結，惟紅舖以內，直達禁城，則題請差隨駕錦衣衛官一員，行宛大二縣官相驗，具印結請定奪後，始可抬埋，後亦成虛文云。此可爲考駕相者，添一新資料。

卷一 三舖行 舖行之制，爲明代萬曆以前，北京居民一種供役，似尙未見之明人載籍，沈書於此，叙其原委，明其利弊，記載特詳。畧云：「舖行之起，不知所始，蓋舖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國初悉城內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編爲排甲，而以所業所貨注之籍。遇各衙門有大典禮，則按籍給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戶。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總以一人答應，歲終覈更，名曰當行；然實未有徵銀之例。後因各行不便，乃議徵行銀，在官每遇有事，官中召商，徑自買辦，本意爲行戶，當行賠賤不貲，故徵其銀不復用其力，取其物，即古免役錢，今徭編銀差之例。行之既久，上下間隔，官府不時之需，取辦倉卒而求之不至，且行銀不敷，多至誤事，當事者或以買禍，不得已復稍稍緩之行戶，漸至不論事大小，俱概及之，於是行戶始羣然告匱。嘉隆間徵得一萬餘兩後，萬曆間蠲免，另行措處。」云云。觀舖行之制法久弊生，影響於民生者極鉅，萬曆間始革去此制，可稱善政。沈氏所記，足資掌故矣。

卷一 七民風 一土俗，所記明代北京歲時風土，冠婚喪祭諸禮，頗爲詳贖而富民俗學趣味，可補劉侗帝京景物畧者甚多。余最喜讀此卷文字，最近得會經閣文庫當局特許，將此部分攝影以歸，正作考證，將來別有專文發表，茲不多贅。

民風二方言，凡八十三條，據此可知現代北京方言，仍多沿襲明代之舊，其因時代關係既已消滅者，亦爲不少。可以三類區之，（一）今存者，如「兒婦稱翁曰爹，姑曰媽。」，「外甥稱母之父曰老爺，母之母曰姥姥。」，「不明亮曰黑古董」，「語瑣碎曰饒道。」，「不上緊曰疲不痴。」，「不結絕曰囉囉唆唆。」，「滿口流涎兒。」，「慌張曰冒冒失失。」。（二）今佚者，如「內官家人曰猫食。」，「代替人曰掛搭僧。」，「語無稽曰白眉赤眼。」，「倉卒曰忽喇叭。」，「不明白曰烏盧班。」，「話不誠曰溜答。」，「鼠曰夜磨子。」，「狐曰毛大戶。」。（三）語義不同者，如「擾害曰鬼渾。」，「事之依違曰鶻突」，「修

邊幅曰筆堂。」，「着忙曰張羅。」。姑舉數例，以見一斑。按明人之記錄北京方言者，以余所知，尚有海虞徐昌祚燕山叢錄卷二二之長安里語，所收語詞雖較沈書豐富，然今觀之，徐氏實受沈書影響而成，沈書之八十三條，亦完全見於長安里語也。

卷二〇志遺 此卷所記，多爲元明遺事，不見諸史籍者，如西山棲隱寺元朝公移斷碑，弘教寺元代白話聖旨碑，俱爲珍貴史料；而弘教寺白話碑文，未見金石錄地方志以及馮承鈞氏所輯元代白話碑，在歷史語言方面，尤有價值。寺在白紙坊，清代卽已無考，遑論其白話碑矣！因錄其全文。碑云：「皇帝勅諭，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慶護助裏皇帝，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官人每根底，御史臺宣政院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各枝兒頭目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規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可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安普與上位福壽者麼道，屬大都路南城開遠坊裏，有的廉福奴左丞的花園，買要了那田地裏，起蓋弘教普安寺麼道，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裏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舖馬支應休拿者，地稅商稅休與者，但屬寺家的起蓋來的，寺院修補來的，舊寺院布施與來的買要來的，并田地水土人口頭匹園林碾店舖席解典庫浴堂山場河泊竹葦船隻，不揀甚麼，他每的，休扯拽奪要者，更和尚每做好事時分，說法時分，不揀是誰，休使氣力者，這的者每，倚有聖旨麼道，沒體例勾當休做者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虎兒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都有時分寫來。」按元代白話公文，以保護道教者爲多，保護釋教者，據馮承鈞氏所輯，得知凡十二件，茲又得其一，此文體制完整，尤爲可貴也。沈氏所記，尙有至正十四年崇國寺（今護國寺）白話聖旨碑，至今猶存，其文併見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一，故不再贅。

(四)

綜觀沈榜所記萬曆時代諸政令設施，其可補明史明會典諸政書之闕逸者頗多，謝杰序所云：「惟經費書則備極艱縷。」



此點確爲沈書惟一特色，所述如官禁一切用度，考試所需費用，卽至一燭一紙之微，均詳列其品物數目，他如地畝人丁絲賦，亦無不詳載，可備掌故。就中政績尤多可見沈榜之善於墾劃，謝杰序中又稱：「大夫在事，適當宛平大耗之秋，帑中蕙董五十餘金，而歲出之費，且六千有奇，蓋不能百之一爾。展轉不支，至欲棄其印綬去，久之，捕偽苻，清匿稅經營墾畫，頓累千金以上，得不落縣官事，良工苦心，允稱良臣。」云，謝杰之言，蓋非虛語。此書余發見後，以其關係明代經濟史及北京掌故者極鉅，曾進言尊經閣文庫當局，影印流傳，惜尙未能實現，亦一憾事也！

### 鄉園書榜佳話

冉

本刊三卷第三期所載雲署聊編。其子婿同科一則，言乾隆己酉貴州鄉試書榜吏事。可稱佳話。同治甲子山東鄉試。亦有一佳話。可合看。是科第六名舉人（書榜例先自第六名寫起。俗稱榜元）爲利津王善澤（字蘭居）。其父布政司禮房吏也。每鄉試書榜。父子恒偕入司繕寫之役。善澤已由咸豐辛酉拔貢朝考用知縣。以父命未赴。是科就試出場後。復隨父入貢院書榜。首卽自書己名。佳話盛傳一時。其房師王蔭昌（字五橋）爲作喬柯毓秀圖。題詠者甚多。一說。其父執筆。當時笑不可仰。自監臨主司以逮執事諸人。皆駭怪。詢得其故。咸爲道賀。因喜極手顫。不能作書。始由善澤書之。（善澤後成戊辰進士。用內閣中書。官至河南南陽府知府。）此爲後于乾隆己酉黔闈之事。而前乎己酉者。更有江西武榜之佳話焉。袁子才（枚）隨園詩話卷八云。「錢文端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髮如雪。求公贈手跡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蔣苻生來。蔣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使之立馬簷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酌苻生。送輕紗四端。」斯尤早矣。雖有文武榜之不同。其爲佳話則正屬一例。（庚午爲乾隆十五年。己酉則五十四年。）

# 道光朝之君相

迂齋

有清道光一朝，關係甚重，鴉片戰爭之起，特開對外之新局面，不獨爲清代從來未有之奇變，亦中國歷史上所創見，外患踵作，胥基於斯。影響所及，至深且鉅。治史者之言中國近代史，多斷自道光此役，有以也。因國威之大挫，而成積弱之勢，論者每咎道光朝政治之不良。負政治上領導責任者，爲君與相，清人雖不敢直斥君上，而對於中樞輔弼之重臣，則每致譏貶焉。茲略談道光朝之君相。

清代諸帝，爲皇子時，以不與國事，無所見長，獨宣宗於嘉慶十八年癸酉九月教匪林清黨徒突犯宮庭之亂，以皇太子率衆靖變，從容布置，指揮若定，並親以鳥槍擊斃二人，仁宗在熱河據奏，降諭大加獎許，謂：「縣寧係內廷皇子，在上書房讀書，一聞有警，自用槍擊斃二賊，餘賊紛紛潛匿，不敢上牆，實屬有膽有識，……阿哥著加恩封爲智親王，於皇子歲支分例加倍歲給俸銀一萬二千兩，以示優獎。」其時即以英武著聞矣。（乾隆晚年，宣宗以皇孫隨扈熱河，時年八歲，高宗率諸王校射，宣宗亦御小弓矢，三發皆中，高宗大喜，獎以黃馬褂，並有詩紀其事，傳爲佳話，是幼齡已露頭角。）即位以後，恭儉自持（帝儉德最著，歷見諸家記載。翁同龢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日記，述醇王突譏之言：「宣宗罷昇平署不用，三十年中，凡遇筵宴例劇，一二齣即止，伶人衣服，破如蛺蝶。」亦其一端。遺詔有云：「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嗣位之初，卽頒手諭，首戒聲色貨利，一切游觀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絕勿爲。此薄海臣民所共見。」）而朝政不克振作，泄沓之風日甚，昔年英名，弗足相副，固由承平日久，勢成積翫，（清代政紀之弛，始於乾隆之季。）亦緣輔弼之臣，鮮匡濟才，多以因循將頽爲能事，致政紀廢墮於冥昧之中。道光一朝，輔臣得君最專者，前半期爲曹振

鋪，後半期爲穆彰阿，均首席軍機大臣也。

清自雍正間設立軍機處後。相權屬於斯，大學士號爲相國，而不兼軍機大臣，則不爲真相。大抵軍機大臣而首席者，權尤重焉。嘉慶二十五年，帝即位之初，卽於九月命大學士曹振鏞爲軍機大臣，自是任樞垣首輔者十五年，生加太傅，眷倚甚篤。至道光十五年正月卒，降諭優卹，特謚文正，有「一德一心，深資啓沃，絲綸首掌，鉅細畢周，夙夜在公，始終如一，實朕股肱心膂之臣」。「詎意數日之間，遽成長往，頓失腹心之臣，不覺聲淚俱下，悼惜難堪」及「靖共正直，歷久不渝，雖身躋崇要，小心謹恪，動循矩法，從未稍蹈愆尤，凡所陳奏，均得大體，老成持重，懋著忠勤」。「實心任事，體用兼優，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等語，君臣相契，可見大凡。後人論其相業，如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弗易，宮中用款，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堂司各官，皆貧困欲死，其儉德定三代後第一人，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莫能及也。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媮，民生日困，勢窮事極，釀成兵禍，外擾海疆，內興緒寇，遂以開千古未有之變局，所謂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皆共鯀之佐者，真道光朝之謂矣。夫以宣廟之聖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媮，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則皆歙縣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頗倦勤，而一時言官多好毛舉細故，相率爲浮濫冗瑣之文以塞責。上初猶勉強延納，久益厭之，欲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則又恐言路爲之沮格。歙縣以漢首相直軍機，上一日從容語及之，歙縣因造膝密陳曰：「是無難。凡言官所上章疏，無問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體疑誤之字，交部察議，懲戒一二人，言者必駭服聖衷之周密，雖一二筆誤，猶不肯輕易放過，況其有關繫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封事矣。在上無拒諫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計無便于此者。」上聞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幾，言官相戒，以言事爲厲禁，而科道兩署，七八十人，皆寒蟬仗馬矣。歙縣之巧伺人主意旨，藉公論以逞私意者，率皆類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觀之忠謹也，絕不之疑，雖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歿也，猶痛惜之，賜卹恩旨，有獻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語，蓋其所以固寵者深矣。嘉慶以前，殿廷考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詞而後書法，未有摘一二破體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歙縣始用此術衛

文，不但文詞之工細，在所不計，卽書法之優劣，亦不關重要，但通體圓整，無一點畫訛錯，卽可登上第。蓋當時承乾嘉考證學派之餘波，士子爲文，皆以博奧典實相尙，歛聚素不學，試卷稍古雅者，輒不得其解，故深惡而痛絕之。後來主文衡者，樂其簡易，相率效尤，於是文體頹而學術因之不振矣。道咸兩朝功令文字，最爲卑陋，歛聚一人啓之也。祁文端既貴，以小學提倡後進，輩下學派，始稍稍振起，然遠遜乾嘉之盛矣。（此條聞諸文道希學士。）

曹文正公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術，文正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無名子賦一翦梅刺之曰：「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朧，議也無庸，駁也無庸。」又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諛文忠，便諛文恭。」（迂按此則見國風報第二年，單行本所收止于第一年。故無此。）

雖所述有未盡諦處。而其不理於人口者。蓋非無因矣。

振鏞當國時，穆彰阿卽於道光七年五月以尙書入軍機，至道光十六年七月，遂以大學士居首席，迄道光三十年十月，始爲文宗所斥退。久值樞垣，振鏞既卒，宣宗眷倚最篤。其爲相，蓋頗承振鏞之衣鉢。（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三云：「潘文恭與穆彰阿爲軍機大臣，競以順承旨意爲工，阿附之外，無他語也。時人爲對曰：『著，著，著，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聖明。』」）至其權勢之重，據「春冰室野乘」云：「順德羅椒生尙書（惇衍）涇陽張文毅公（希）雲南何根雲制府（桂清）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湯海秋農部房，海秋爲之狂喜，賦三少年行者也。時道光末造，穆鶴舫相國（彰阿）執政，炙手可熱，張何兩公皆附之，獨椒生尙書絕不與通。散館後，初考試差，三人皆得差。命旣下，尙書往謁潘文恭，文恭問見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駭然曰：『子未見穆相，先來見我，殆矣！』尙書少年氣盛，不信其說，亦竟不往。次日，忽傳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爲也。其權力回天如此。國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尙書一人而已。實則張何之年，皆小于羅也。（考是年登科錄，羅十九，張十八，何十七。）」如所云，權重可想。（「莊諧選錄」卷七云：「相傳穆彰阿擅權時，偶一門生入都謁穆，欲

求一信函至外省張羅。穆思少頃，乃曰汝某日可來。至則穆無他語，但令之某省見某巡撫，令以手書扇呈之，並另書一扇，與其門生。門生未測何故，往見其中丞，面呈中堂所書之扇，並言穆中堂令來見。中丞大驚，又見某亦持中堂手書之扇，知必是中堂之要人，即日召藩臬令與各屬員集資，得萬金贈某，並重禮款之。」亦關於穆彰阿之一傳說。」

曹穆而外，道光朝樞臣自當首數潘世恩，資望之高，眷遇之渥，爲世所翹稱，雖權力不逮曹穆，其人物之能影響一時風氣，亦屬匪細也。世恩高位大年，身名俱泰，而爲人有胡廣中庸之風，久直樞垣，伴食而已。陳康祺「郎潛備紀聞初筆」卷六云：「道光朝，潘文恭公久居揆席，而滿漢四相公，其三人詞林時，皆文恭教習門生，一鶴舫相國穆彰阿，一獻山相國覺羅寶興，一海帆相國卓文端公也。公有詩紀盛云：『翰苑由來重館師，卅年往事試尋思。卽今黃閣三元老，可憶槐廳執卷時！』穆相以爲二百年來所未有。」足見資望之高，邁絕一時，世恩所引以自豪者，亦在此類。陳氏又云：「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歛視求銘於紀文達公，爲之銘：『峻梭有骨作作芒，取墨則利穎亦傷。緊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案文恭少年渾涵端重，文達正當以風骨勗，何反慮其過剛，殊不可解。」以過剛爲戒，正是其時大臣相傳容容保位之心法，所謂「一味圓融」也。（陳氏所紀，均本于世恩「思補齋筆記」自述。）世恩道光十四年正月以大學士入軍機，至二十九年以老罷直。（十五六年間嘗居樞垣首席。）一生宦歷，恩榮備至，生加太傅，同於振鐺，而狀元宰相，重宴瓊林，家門鼎盛，科第連綿，尤足以歆動流俗焉。（文宗卽位後，穆彰阿被嚴譴，世恩猶得恩禮終始，知其在軍機時無所主持，故不咎之耳。又，文宗詔舉人才，世恩疏薦林則徐姚瑩，亦善於自處。）

道光朝其他樞臣，如英和盧蔭溥黃鉞文孚松筠長齡玉麟王鼎蔣攸銛趙盛奎賽尙阿奎照文慶隆文何汝霖那彥藻陳孚恩李芝昌等，或在直未久，或事權不屬，其關係較輕。（孚恩道光二十八年芝昌二十九年始入直。）

曹穆潘之流，雖爲清議所鄙，然實以憂患之來，而致憾于輔弼之失職，溢惡之處，所不能免，有不可一概而論者。其實道光中樞臣，較諸嘉慶朝，似猶略勝。而重漢臣，重翰林，重督撫，皆道光一朝之特色，開後此之風氣。咸豐間亂事，固由道光朝釀成，（道光朝實又承乾隆後期以降之敝。）而戡亂人才，漢人最著，如以疆臣建大功之曾胡駱左李諸領袖，何莫非培養于道光之世？（曾胡駱李均道光翰林，左亦道光舉人，曾於道光朝已擢至卿貳。駱亦至藩司。）廷臣

持祿養交固也。而頗務宏獎，人才技所以輩出。會國藩起自寒門，（其家六百年無科第仕宦。）在翰林時，正穆彰阿枋國之際，其屢獲峻擢，說者頗謂穆彰阿提挈之力，揆之情理，殆非無因，穆固國藩會試座師也。穆以贊襄對外政策，最不理于人口，故爲謗議所叢。李慈銘爲素不滿于穆者，而于光緒六年庚辰十一月十一日日記中論及，亦稱「其引掖後進，道地孤寒，雖多在門牆，而不離文字，較之樹援植黨傳法持權者，尙有間也。」可謂憎而知其善矣。穆潘均駱會試座師。潘又胡李會試座師。皆有淵源也。（道光朝之學術方面，則學人蔚起，承乾嘉學風之後，而有新的發展，成績足稱，誠如本刊二卷第一期所載「道光學術」一文所述者，春冰室引文廷式語謂學術不振，實非的論，未宜仍以乾嘉繩之也。此固受海外新潮之激發，似亦與當時在上位者有相當之關係。亦一可研究之點。）

至道光朝君相之所以應付國難者，始而仍抱自大之觀念，輕視敵人，繼而怡敵之強，駭怖失措，因應之際，左支右絀，態度則忽強硬忽軟弱，政策則時戰時和，舉基不定，毫無成算，至有南京城下之盟。（參看本刊三卷三期所載「鴉片戰爭與香港」一文。）其責任自無可道，然實以積習相沿，情於外情，適逢從來未有之變局，致成時代之失敗者，似亦未可過于苛責也。宣宗含垢忍辱以就和議，自感責任之重大。內疚於心，鬱鬱以終，遺詔無庸郊配廟祔，並不得爲建「聖德神功碑」蓋自責之情，見於言外矣。專制時代，爲君亦正不易耳。（翁同龢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記，述醇王奕譞之言，並有：「宣廟晚年，每披軍報，必不怡良久。一日，問孝和睿皇太后安，適英夷占定海，上強爲慰藉。太后厲聲曰：『祖宗創業，尺土一民，皆艱難締造，何今日輕棄之耶！』上長跪引咎。」亦見爲君之難。）

# 日本佛教發達概觀

文學博士 境野黃洋著

彭炎西譯

## 譯者小叙

譯者擬譯這本書的動機有下列的幾點，現在且把牠寫在這裡，便作為譯者的小叙！

第一是這本書的內容；我們試一閱讀這三章短短的論述以後，就明瞭這本書內容對於日本佛教歷史的敘述，不但扼要且明晰，提綱挈領，使讀者能一目瞭然日本佛教的全面精華及各重要問題發生的原因；可作全歷史綱要讀，而且這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故不偏於一宗派的敘述，而有牠的獨到處。文句尤為簡明平易。在如此長遠的史實巨篇中，縮寫而成數萬言如觀掌中紋的小冊，條理秩然，非深醇之學者不能有此。

第二是著者的品德學識；著者是現代日本一個專門研究東亞各國佛教史學而享盛名的學者，而且因了此種研究的完成而得到文學博士的學位；他年齡高邁，尚孜孜不倦，在從事研究，大學裡及專門的講學猶認為終身的事業，其精神與毅力誠可作為現代東洋學者的表率。

第三是譯者想譯這本書來介紹給國人的原因：佛教在中日兩國歷史上溝通中日文化的地位和價值的重大，有識者是不能否認的。現在的中日文化已經親密地握手了，物質的科學文化值得介紹，而在精神的科學文化尤值得介紹。這本書的介紹，固然可作專門家研究的參考，而一般青年學子不但有節省時間及經濟上的便利，對於日本的佛教在政教上的歷史系統欲速窺全豹者，亦捨此莫由。這書在日本已發行數版，復經多次改訂而為一般國民普遍的讀物，故用語體，今所譯的是根據的昭和十五年大東出版社無序的改訂本。至於譯文僅求不失原意，未能臻達雅之境為媿。辛巳仲秋遽譯於古都北海之疊翠樓

## 第一章 日本佛教史的概觀

### 第一節 奈良朝時代

論述日本佛教的大要，在次序上先簡單的論述其經過，這種經過的論述雖然是一些事實的臚列，無甚奇特，然依着次序一一的記述，以下的論說才有端緒。

#### 佛教傳來與蘇我物部兩氏的爭端

日本的佛教大概是在一千三百餘年前由朝鮮傳來的；不過一向對於日本佛教傳來的年代，正確地在於何時，雖曾有過許多的議論，這裡且不必詳細底討論。歷史的記載正確與否，有多少的議論不同，但這些也並不是能影響到佛教全體上何等重大的問題。

佛教最初傳來日本的時候，曾引起蘇我和物部二家的爭鬪，其爭鬪的結果，畢竟歸了佛教派的勝利，却也就是說歸了蘇我氏的勝利，這就叫做最初的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也不能說單是爲着佛教的爭鬪，其間還附有種種政治的問題，因爲蘇我同物部兩家的祖先從古以來就同掌握着朝廷的政權，這兩家總是繼續地爭奪政治上的權力。不過在這時候又因爲佛教傳來的機會，一家說要採用佛教，一家固執着不可以採用；這事件在外表上看，好像純然爲着宗教上的爭執，其實在內部的情形很複雜，所以才有這項問題的發生。物部氏之反對蘇我氏，實又因爲物部氏之過於跋扈，結果却反歸了蘇我的勝利；但後來德川時代的儒者們，却會把此種歷史上的事實完全顛倒過來，說蘇我氏所取的态度不對，物部氏的态度非常地好，物部氏只是過於殘忍，所以才遭最後的失敗；這些話都不是歷史上的事實。

#### 逆臣守屋嗎？忠臣守屋嗎？

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歷史可稱作正史的東西，可說是日本書紀，在這部日本書紀上面記載的，是說物部氏的爲人實在是不好，但究竟是怎樣不好呢？當欽明天皇——佛教傳來當欽明天皇之時——崩御之後，曾有過關於皇位繼承的問題



發生，其時有個王子叫穴穗部，有非常的野心，爲着承繼皇位，大事策動，一時引起政治上一場非常混亂的局面。在這時候援助穴穗部王子策動者即爲物部氏，所以說物部守屋的爲人是非常底陰險。這事件的開始在欽明天皇崩御後，承繼天皇位的爲敏達天皇，其於敏達天皇崩御時，穴穗部王子爲欲謀皇位，照日本書紀上說，這是非常的一個大運動，結局把已定的世嗣用明天皇排斥，穴穗部王子自欲即天皇位，又假設口實，興師圍困用明天皇的皇宮，敢行天皇的廢立，這時所協助穴穗部王子用兵圍困皇宮加以攻擊的即爲物部守屋，這就是他第一回叛逆的證據。雖然其時會受到挫折，未曾成功那樣的逆事，用明天皇又不久崩御，在用明天皇御世二年前後，雖曾潛伏一時，天皇崩御後，又復策動謀襲皇位；於是再召集軍旅迎穴穗部王子於陣中，謀廢皇太子，但其陰謀洩漏，討伐軍起，擊敗守屋，那時率討伐軍的大將即蘇我馬子，是受命討伐物部守屋一派第二次叛逆的原故，在佛教派一方面叫「逆臣守屋」。但是在德川時代的儒者們，却反說是「忠臣守屋」，這事如果查看日本書紀，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守屋是忠臣。因爲有事實的存在，他曾二次計謀顛覆皇室，心術當然不良，況在戰爭的大義名分上，蘇我馬子是奉命討伐軍大將，堂堂的勅命，在當時斷不能夠救助守屋。雖然也不單是爲着這個問題，另有其他種種的內情，然而，無論如何，在表面上，守屋有了叛逆的事實甚明，因之使物部氏速爲滅亡，穴穗部王子終被誅戮纔告一段落，其結局使佛教派得到最後的勝利。不過這事件也不能說是和佛教的鬭爭，而是政治上的鬭爭，佛教只是適逢其會罷了。其時物部氏的敗北，也可說是排佛派的敗北，這樣形成蘇我同物部兩家爭鬭經過的大體，結果佛教進入宮廷，而與朝廷發生關係，這原是用明天皇崩御前的事情，有了這個原因，在佛教自入日本的上流社會以來，就建立有不能摧抑的勢力，於反對派物部氏的滅亡，更確實地鞏固了佛教的基礎。

聖德太子與十七條憲法

日本佛教能夠建立有磐石般的基礎者，人們都知道那是聖德太子的功績。在這裡對於聖德太子的事跡雖不暇詳細敘述，然可說明聖德太子所採用佛教的理由是什麼。原來聖德太子爲着要振作國民全體的道德，要想從根本上來闡揚精神文化給全體國民，所以在太子所頒布的十七條憲法的第二條，始有「篤敬三寶」的文句。篤敬三寶，這當然是說要信仰佛教，故在這條憲法的尾段上說：「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由此看來，這就是要用佛教來陶冶國民的精神，欲教化國民的

道德，是要有一根本的宗教思想來糾正國民舊有的思想，令國民精神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這個也就是聖德太子所要採用佛教的根本精神。

至於十七條憲法，人們有說是佛教的憲法的話，這是非常底錯誤。在這十七條憲法中，關於佛教的事情只有一條，其他十六條文和佛教是沒什麼關係的。然而，畢竟要加入佛教這一條，原是聖德太子對於日本的政治要改革實行，而不可脫離佛教，令帶有政治的色彩，故不能不加入佛教這一條，却並不是爲着宣傳佛教而作的憲法，在當時聖德太子也決不是根據憲法去傳布佛教，而且在憲法裡面對於佛教的事情當然說的最多，佛教則僅有一條，但若就現在來說，凡有關於我國的政治有大加改革之必要時，第一就不能不採用佛教這一條，其次才是廣收佛教的精神。

但是在德川時代的儒者們所想像的聖德太子，好似非常反對佛教，這也是一個大錯誤，實則聖德太子却是一個很重視佛教的人物，這是怎麼說法呢？因爲能教化國民的精神不在儒教；——這和後世的儒者們的頭腦所想的不同——能教化國民精神者必用佛教，雖然在政治上用儒教，因爲儒教是政治，有治國平天下之道；但儒教不是宗教，亦是政治的原故。因爲有了這樣的頭腦與思想，故要從根本革新，所以在聖德太子所立的憲法，大部分還是以儒教來組織，這是當然的。故說聖德太子的憲法也決不單是爲着佛教及宗教上的問題，而是以改革政治爲主眼的。然而究竟要改革些什麼呢？他的宣言就是要改革那時候的封建制度，要把地方分權制度來改爲中央集權制度。

在封建制度下，天皇是無多大的權力的，當然是那些散在各地方的諸侯，擁有較大的財力和兵力。例如蘇我氏和物部氏，那全都是凌駕皇室的大諸侯；因之聖德太子纔有意要使地方分權的形態一變而爲中央集權制度，來確立天皇中心的國家，於是才成立這樣的憲法。比如說一個極適切的例子：蘇我馬子曾弒崇峻天皇所引起的大問題，那是因爲什麼纔發生這樣的大逆不道的事件呢？根本原因，就是諸侯的權力過於天皇，若是地方諸侯的勢力凌駕皇室以上的時候，那就是國家的根本憂患。然則在這種狀態下有什麼法子來解決對付此種問題，使諸侯的權力爲之削弱以增強天皇的權力呢？這種思想在聖德太子的頭腦裡是不斷地潮湧，於是才頒行十七條憲法宣言以天皇爲中心的國家論確立，政治改革的實行有待於憲法的實行，所以這是應看做政治的，而不可看做宗教和道德的；但是對於這種憲法的看法的人們又多有誤解。

在聖德太子的原意本是政治的改革，或是與其他在日本的文化上給與許多的建設問題，此刻雖無一一的敘述其他問題之必要，然而聖德太子確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學者，而且還是一個大宗教家；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日本歷史上值得我們崇拜的一位最偉大的人物。

然而從前的儒者們，對於太子往往又有那種的非難，那是一些無智的誤解吧。我們要知道聖德太子爲着要給與日本國民的精神來加以徹底的改革，於是纔採用佛教，他的用意，是要人們認識精神文明的根本只有佛教，我們不可不瞭解這點，於是才能夠體會得日本佛教興隆的端緒。日本佛教自聖德太子以後至奈良朝，是更有一步的發達。

#### 佛教與政治的關係

其時有注意之必要的事情，就是佛教自到日本以來，是先入上流社會的知識階級，那時或者是一般中流以下的國民文化程度極低的原因，因之對於佛教不爲中流階級的人們所注目，只爲上流知識階級所欣賞。對於建築方面來說，距今千三百年前的一般國民的家屋建築樣式怎樣，雖不十分的明白，然而在我們的想像那一定是極狹小而簡陋的吧。現在的不說，古時候那普通住在鄉村的人們的房屋，還沒鋪裝地板，屋頂上面也都是些茅艸蓋成的，一些極簡樸的家屋。除此以外在都會中雖然有一部分官衙，那也多是由朝鮮學來的新建築法，後來慢慢地改良應用，雖然這樣也都還是些很小的屋宇。那時在日本全般的光景下還是略無可欣賞的時代。惟獨有一處所現在已經經過千三百餘年來依然存在而略無變更，就是法隆寺那所巍峩大建築物，可想到在當時的人們看見法隆寺那樣地偉大的建築物，又是如何地驚嘆？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座木造的法隆寺院，至今尚無絲毫地改變和搖動，這誠可說是世界上從無比類的建築物了。何況又在那鄉村中極矮小的屋宇之間兩相並立着，實有牠一種凌霄的氣概，因之使今古人們異常驚嘆，亦爲當然的事實。

然而若把這種事情來作個例子說，當時在那極低的日本的文化中能得到佛教的傳來，在一般國民所見到的是想像不出來的一樁大事。因之佛教是從知識階級所有極高的眼光而傳來，也是當然的事情，於是佛教方爲上流社會所專有，朝廷和皇室都是佛教的保護者，佛教同皇室發生非常的密切關係，也就成了國家的佛教。若講到這個國家的佛教，自然進展於奈良朝，但究其進展的路線，實因當時的政治和宗教有非常底接近關係，也是當然的事實，但這種事實又是在聖德

太子以後纔發達的。當時在聖德太子自身雖然並沒有想着把政治和宗教來打成一片，然而在朝廷既以國家來保護佛教的事實實現後，佛教與政治的密接關係爲時勢之所趨，而成爲政教一致，這是自然的一種現象，嗣後到了奈良朝，更加急速度的形成政教一致表現，這種表現政教一致的佛教所有的形態即日本全國所建立的國分寺並在奈良的東大寺了。

#### 國分寺與東大寺

所謂國分寺者，即日本全國所有的大僧寺院與尼僧寺院的總稱。朝廷命令全國，同時並建立僧尼二寺即國分寺後，且又建立作國分寺中心的一所寺院即奈良的東大寺。東大寺又稱總國分寺，因爲這是國分寺的中心寺院。至於國分二字的意義，在字面上的解釋，雖然有含着分向諸國（譯者按：諸國即諸縣治的意思）的意味，其實是不盡然的；因爲國分寺即國府之寺，所謂國府的話，也就是今日的縣廳，在政治的行政處所爲國府，在建立宗教的教化團體的即國分寺，爲着要推行政教一致的原故，於是才於各縣治的地方建立寺院，以該國府來管轄該地寺院，這雖然不同於現在的各寺本山與末寺的關係；因爲那是在許多的國分寺中另建立一最大的寺院而爲日本全國的總國分寺。這個總國分寺即東大寺，因該寺建立在奈良的東山，故稱東大寺。東大寺如對國分寺而言，是爲國分寺的中心，如對政治而言，這是與中央政府相並立的寺院，因取得宗教同政治一致的關係，故而遂行政教一致的政治。

#### 奈良的七大寺

東大寺之稱大寺，並不是說大寺就是一個大的寺院，這是說朝廷勅建的官寺。在奈良朝有七大寺院，人們或者是想着奈良朝有了七個大的寺院。這事並不如此的簡單，因爲這是奉奈良朝的勅命所建立的七處寺院，於是才通稱奈良七大寺。

在這七個大寺中，是先有大安寺，這個寺院原是推古天皇的時候爲聖德太子所建立的；最初不是建立在奈良，而是建立在熊瀨的地方。聖德太子薨後，爲推古天皇的勅使所建成，是依太子的遺言而行。「現在熊瀨所建之寺，事半未完，而余將謝世，惟望朝廷成以全功！」因有太子這樣的遺言，推古天皇爲之成全而爲朝廷的勅建寺院，爲日本最初的官寺，也就是奈良建立大寺的起源。嗣後奈良的大寺漸增至七處，故通稱七大寺，惟其中有一興福寺不是勅建的官寺，

這是人們都知道的，那是藤源氏的家廟。在聖武天皇的皇后光明皇后的時代，那時藤源氏同朝廷的關係非常地密切，所以興福寺也同享特別待遇，也在大寺之列。大寺原爲勅建，在奈良的東山所勅建的東大寺即現在以大佛得名的大寺。

大佛爲政教一致的象徵

日本有名的奈良大佛，這原是聖武天皇建立東大寺時所造佛像，但屢遇火災，佛首爲之熔落，自肩以下尙爲奈良朝時代所有，佛頭則爲鎌倉時代所添鑄，故一尊佛身而成立的年代有不同，頭部不過只七百年，而佛體則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所有物。東大寺這個大寺，實可說是大寺中的大寺。那是以大佛爲本尊，表現一時代的政教一致的象徵，故在聖武天皇初建東大寺的時候，曾在那銅碑上鑄着：「若此寺興隆則天下興隆，此寺衰亡則天下衰亡，此寺興廢則同於天下之興廢也！」有過這樣的文句，故認爲一重大寺院。

類此之政教一致的形態表現，在聖武天皇的時代已經成立，故令後來的政治和宗教有了這種微妙的結合。這種微妙的結合下，那時候的政治爲僧侶所執掌，於是有所謂僧人大臣的產生，而有道鏡的問題發生起來。

道鏡問題同孝謙天皇的關係

當孝謙天皇的時代，而以道鏡和尚爲太政大臣（譯者按：係總理國務的長官），累進爵爲法王，他的生活同天皇似無何等的分別。孝謙天皇之尊敬道鏡既到了如此地步，所以在政治的形式上有天皇，宗教上即法王，立於同等的地位，這原是孝謙天皇的意見，因之在政教一致上就有了僧侶一變而爲政治家來執掌政治的大權。道鏡同女帝孝謙天皇的關係歷史上雖有過種種的傳說，甚或謂有關於性的行爲；然而這爲余所不信，且可斷言並無這樣的事實。

孝謙天皇原係佛教的一位信者，曾受戒法於道鏡，故對於道鏡自然有無限量的尊敬之心；然決不是從性的觀念而來。孝謙天皇終於出家剃髮染衣而爲尼，法號法基，曾過着那種最高貴的出家僧人的生活，然而那也是最嚴肅的，在道鏡師徒之間，我想除却師弟的關係以外，其他的事實，決不相符合的。無論如何那是宗教的應有之尊敬，不過在政治上却有非常的弊害；因爲用和尚們來執掌政治上的大權，如道鏡的爲人，自己與其弟子，出進於朝堂之上，坐着大臣的交椅還有弟子二人，師徒三人同掌握着政權，在這那種狀態下，當然要弊害百出，而至於政治有那一時期的非常紊亂現

象。在道鏡雖然是一個傑出的僧人，但究竟是一個僧人，不能說是一個全善的政治家，於是就引起種種的問題，與政治有關係的那就是同藤源氏的一大衝突了。

### 道鏡與藤源氏的衝突

藤源氏在這時候又恰有如旭日升天的氣概，一時飛躍掌握着最大政權的初期，在他發展的狀態下，適逢着道鏡這個僧人用事，當然要使藤源氏的前途橫以莫大的暗礁，這實爲藤源氏所不能堪，於是纔引起排斥道鏡的運動，這個時期也就是僧侶們的政治家與武人們的藤源氏黨起了一最大的衝突。藤源氏如不除去道鏡在政治上的地位，當爲他自身的發展上一種障礙；然而要講求怎樣底有效手段呢？因爲道鏡得到天皇極度的信任，於是關於這排斥的對策，在藤源氏曾經使過非常的苦肉計，因之纔有和氣清曆的問題發生。

### 和氣清曆之出世與其功罪

和氣清曆雖然是一個大人物，但也不像從前那些儒者們所說的那樣吧？宇佐八幡廟的廟神附着人說：「道鏡若作了皇上，則天下太平！」這樣替道鏡宣傳，朝廷因不知其真偽，故差和氣清曆至宇佐查問，他調查歸來報告，謂宇佐八幡神廟的廟神原是這麼說的：「不是天皇家一系統的人，想作皇上，那是該殺頭的呀！」但這時候，稱德天皇忽有一道勅書：「清曆同其姊法均尼僧，以僞言欺朕，實爲不敬；所有調查的結果，俱係伊等隨意所謊奏，以自己所造之言，附託神命而欺朕心！」於是褫奪清曆的官位，流謫於大隅國。這無疑地係藤源氏結託清曆所使的苦肉計策以逐道鏡的原因，道鏡縱有野心，然而並非皇族，舊記中雖曾說道鏡是皇族，恐是虛構，真偽亦無從稽考，既說可做皇上，或者他以爲自身原是皇族也未可知。在續日本紀上有宇佐八幡的神言：「不是天津日嗣者，不可以即天皇位！」但在那續編日本紀與其他日本的正史的編纂者，對於藤源氏向多顧忌，而其形式又言之不一，所以對於續日本紀亦未可遽信而只是疑問了。例如上面的勅書有「伊等以僞言欺朕」的明文，但在勅書後攔說：「道鏡有不法之舉以脅和氣清曆」這樣的寫着，那末勅書同記事恰相反，故所述有異的事實，編纂者而不知是僞造，所以對於續日本紀等有關於佛教的事情，亦屬難信；這是政教一致的佛教同藤源氏的政治鬭爭的結果，佛教徒遭失敗。

在道鏡以前，玄昉和尚等爲着政治上的問題，也會與藤源氏衝突，而歷史記玄昉之不端，這也並非事實，因爲玄昉自留學中國歸來，爲着朝廷的重用，故在政治上有種種的建樹，致招藤源氏所憎惡，而引起排斥玄昉的事情，但這都是政治上的問題，而不是關於宗教的。至於排斥道鏡與玄昉，那也並不是要排斥信仰佛教者，所以說這是無關於宗教的，而是政教一致失敗的原因與事實。

#### 藤源氏的政權獨占策

到了平安朝的時候，藤源氏獨掌着政教上的大權，而實行種種的獨裁政策。所有的事實在日本書紀和續日本書紀等正史上所記載者雖不多，但在正史以外者却不少。就如水鏡等上面記載着許多的事實，爲在續日本書紀等所見不到的甚多，如藤源百川的事情，若在儒者方面說，那是反對佛教的一個最賢明者，但是若根據水鏡上的記事看，這種記事如果是事實的話，藤源百川則又可說是在日本的政治家中要算是一個最惡辣的政治家；因爲百川爲着排斥道鏡之必要，纔起意毒害稱德天皇，這種毒害稱德天皇的事實却有很明白的記載。當道鏡在河內離宮的時候，曾於河內由義宮進毒與天皇，「奉進珍物」這樣底寫着。當時天皇稱疾欲歸奈良，一尼僧奏說：「我能醫治此症」，但百川非常地忿怒，遂此尼僧於宮外。這件弑天皇的事情，在日本的歷史上不能不以百川爲罪首。此外尚有種種的例子，茲不詳述；要之，在藤源氏爲着排斥佛教，才策動着種種的惡辣手段，而產生藤源氏一個全盛的霸業時代。

#### 南都六宗與其特色

平安朝初期，就有所謂佛教的法門事件，這時期日本的佛教多分宗派，故叫做奈良六宗：三論，法相，俱舍，成實華嚴，律；在這六宗裡面的俱舍和成實二宗派却是完全的沒有獨立的地位，故一向無人去單獨研究，不過只是爲本宗派的學者們一種附帶的研究。因之在平安朝桓武天皇以後，俱舍就附屬於法相，成實則附屬於三論，故又叫做附宗，奈良朝時代會有過這樣底規定。此外四個獨立的宗派就是三論，法相，華嚴，律；如果分爲大乘和小乘，除了俱舍與成實是小乘外，實際上在奈良有大乘四宗。

在奈良的四個大乘宗派裡面，惟三論宗一派在日本佛教中爲最古老的一宗；以後法相宗傳來，次及華嚴宗，律宗；

是依此順序而爲奈良的四大宗派。

然而在奈良的佛教宗派裡面還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那是在一個寺院裡都可以學各宗的學問。例如在東大寺，不拘任何宗派都有，所謂東大寺的法相宗，東大寺的華嚴宗，東大寺的三論宗，東大寺的律宗；這些雖然是東大寺的各宗，但東大寺自有他的特點，東大寺又確以華嚴宗爲其特色。

因爲華嚴宗始於東大寺，故在東大寺的本尊爲盧遮那佛。但關於這點在理論方面却是非常底深奧故從略，不過在華嚴宗的本尊應全體稱作毘盧遮那佛，這裡雖然略去「毘」字而只稱盧遮那，如中國稱「毘盧遮那」，而真言宗的本尊亦稱「盧遮那」，則似同華嚴宗的本尊，故當大日如來，則稱毘盧遮那，華嚴宗則只稱盧遮那。但於此等佛名號的不同，故在東大寺大佛殿的本堂前面有那「恆說華嚴」的匾額，也不過是令人見着這是華嚴宗的寺院，表面上使東大寺有其形態是華嚴宗，其內容則不必只是華嚴宗，如前面說過有三論，法相，律，各宗派；故結果當時在奈良的東大寺，好像是邦一宗的大學，而係集合各宗的學者來成立講座講義，令那些和尚們，各依自己的希望，選一適合的宗派，去聽講去學習。那不是一宗的一所寺院，而在一寺裡可學習多宗。

#### 審祥大德與良辨僧正

東大寺初開華嚴宗的人原爲良辨僧正，當聖武天皇建東大寺之時，良辨即爲第一代僧正，於是有華嚴宗的創立，因之在日本的華嚴宗即尊良辨僧正爲始祖。然而在事實上又只可稱爲第二祖。原來這是以開創華嚴宗的事情和教授華嚴宗的事情不同，在良辨僧正初欲興華嚴宗時，持華嚴宗經來東大寺；但其講授華嚴宗者，却不是良辨僧正而是審祥，審祥原是朝鮮人，也可說是新羅國人，他是受聘而來充講師的。良辨好似學校的校長，教授則是審祥，良辨自身也是聽講者之一人，故對於學校雖可稱爲第一代，在教授之列則屬第二，所以又說華嚴宗的第二祖爲良辨，而以審祥大德稱第一祖；但審祥不是日本人，故尊敬之爲大德，而在開山堂只安置良辨僧正的肖像。其實始創該寺的開祖原爲聖武天皇，但是聖武天皇不是出家的住持僧，於是不能不安置良辨的肖像。

其次爲大安寺，該寺雖然也有其他的各宗派，但其特色却爲三論宗，傳佈三論宗的爲道慈，所謂大安寺派只是三論



宗。

興福寺也有各宗，不過法相宗爲其特長。

以上所述各寺院各有牠的特色，而在各寺院又學習各宗，同時亦能保持各宗的形式。

## 第二節 平安朝時代

### 平安二宗——真言宗與天台宗

關於奈良的事情在後面還有一次論述的機會故從略，此論平安朝自遷都於京都後，同時在政治上的中心移轉方向，眼前必須要分去奈良的佛教勢力於平安，也就是令京都也要作爲佛教團的中心，因之奈良自然要受到相當的影響，而且在京都的佛教勢力因時勢之所趨，也就擴大起來了。

佛教於遷都平安的最初期，同時又有新開創的佛教如真言宗和天台宗，這都叫作平安朝的新佛教。在奈良的舊佛教同平安的天台，真言的新佛教，這樣新舊二派佛教，在平安朝又能夠繼續著四百餘年的長遠時間。但是奈良的舊佛教不知因何原故，却漸漸的衰落了。在平安朝的中期，如俱舍，成實殆無研究者，勢將滅亡，即三論宗的勢力也甚微弱，結果有了年分度者的制度發生，纔爲之一持續。

### 年分度者的意義

所謂年分度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年分度者就是和尚出家的事情，在一年度之中出家得度者定若干人，均要受到皇家勅命的許可決定；這就是在每年之中，國家許可幾人出家爲僧，除此以外是不許可的。在朝廷既有年分度者的明令與制限，於是也就有考試而得通過的許可，不像今之制度誰都可以出家爲僧。這種考試很嚴，在當時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況又限制少年的爲僧，會有一個時期決定在三十歲以上的年齡，但這樣的規定過嚴，也曾改訂；然而規定總是那樣底嚴重。年分度者的事情實施，是在桓武天皇時代纔開始決定，在那時期的三論，法相，華嚴，律，四宗，每年只限定二人，此外新開的天台也是每年二人，其他如俱舍，成實，兩附宗各決定一人，因此奈良六宗在一年之內，出家得度

爲僧者不過十四人，除此以外則不能出家，如果犯此規則，必科以私度的罪名，得復經朝廷考試通過後方許可，登記於出家的度牒，而歸太政官保存，死則削籍。像此種年分度者的規定，有政治上的來歷。我們也會知道古時候有過班田制度。在那時候若產生一國民，朝廷有給與田畝的規定，人死後其田畝則復爲朝廷所收沒。當時國民的平分財產法，確與今時的不同，然而在當時也有貧乏的，往往有將田畝抵借債金的；若無錢時，再行借米的方法，終至於不能償還而逃亡。像此等年年的借債累多，最後必使負債者脫逃，而其田畝當爲借貸與者所占領，因之田之問題重大。那時在朝廷是以所給與國民一人一人的田畝所納租稅充國庫的收入；但是所頒給國民的田畝在何時頒給罄盡時，而弱者的田畝又爲強者所併吞，而且那被套去的田畝，其人又不欲納稅，於是國庫的收入頓減，所以就成爲國家經濟上的大問題。至於在那逃亡的人是怎樣，逃走者無田無食，因之才托鉢遊蕩而給與和尚們私度的機會。國家因此問題重大，於是才禁止私度。此外還有僧人們的死亡，並沒呈報太政官，故未削去僧籍及那度牒上的名字，以爲該僧人尚在；所以就有在百歲以上尚生存的和和尚們，後來加以調查時，則已過去許久了。又有凡在出家的度牒上寫明其人的狀貌及所有的特徵，如注明其在左頤下有黑痣一顆之類；例如傳教大師的度牒，就有此記載黑痣一顆的事實。凡是這些都是年分度者的理由，和決定考試嚴重的由來。其次在那些因負債而逃亡的一般浮浪國民，乘機混入佛教者日多，這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所以才決定年分度者的界限，此亦如上所說理由之一。在另一方面如俱舍，成實，三論等不流行的宗派，而出家學習者日少，其宗派有漸趨於滅亡的可慮，爲着要維持此等年分度者，又決定以二人以上的僧人學習俱舍和成實二宗，直至平安朝末期，那時奈良的舊佛教多至於衰落。法相宗是以興福寺爲中心，那是藤源氏的家廟，以藤源氏的關係還興着，其餘的宗派大抵頹敗，只能夠保留牠的名字，徐徐地加入其他宗派以人力來維持。例如真言宗的僧侶們學習三論宗而傳三論，這固然是真言宗的僧人爲着學問而學三論，或其他華嚴宗等，但大體除法相宗以外的宗派均與別的宗派發生附合的形態了。三論初爲聖寶僧正開宗於京都市外的醍醐寺，後來有那位名望最高的理源大師中興三論，因之才得保存東大寺的殘餘系統附合於真言宗。東大寺的華嚴宗於光智大師中興之時已非華嚴宗的專門而是兼真言的，其時在奈良的舊佛教，大抵均附於平安朝的新興佛教勢力下，只殘留其系統了。

# 清代衛所因革錄

君約

衛所之建。創自明初。明太祖原以轄軍丁者。

明史兵志云：明太祖吳元年。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覈所部兵。五千人爲衛。

衛設指揮。千人爲千戶所。所設千戶。

其後天下既定。以軍屯墾。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蓋仿唐府兵遺意。寓兵於農。其法甚善。

明史食貨志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令諸將屯兵龍江等處。

又云：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是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

又云：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

洪武七年。申定其制。軍士皆世籍。平居墾屯以自給。遇有征伐。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

明史地理志云：明初置十五都指揮使。以領衛所番漢諸軍。其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而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增焉。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僞降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

其後衛所之制日弛。別募民以鎮守。於是營軍與屯軍分而爲二。屯軍惟職漕運。其無漕運者。又有營造之役。于是軍政廢而屯戶亦病矣。

明史食貨志云：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在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

明史兵志云：至於末季。衛所軍士。雖一諸生可役使之。積輕積弱。重以隱占虛冒。至舉天下不足以任戰守。而明遂亡。

明范景文疏云：祖制邊腹內外。衛所基置。以軍隸衛。以屯養軍。後失其制。軍外募民爲兵。屯外賦民出餉。使如鱗尺藉。不能爲衝鋒之事。並不知帶甲之人。明史兵志云：宣德五年後平江伯陳瑄言。以衛官職漕運。東南之卒由是困。

衛所既以統轄軍伍。與地方區劃有異。然明太祖洪武初年或罷廢邊境州縣。設立衛所。

明史地理志云：萬全都指揮使司。本元順寧府。洪武四年廢府設司。

宣府左衛本元宣德縣。洪武四年廢縣置衛。

萬全左衛本元宣平縣。洪武四年廢縣置衛。

懷來衛本元懷來縣。洪武三年廢縣置衛。

大寧衛本元大寧路治。洪武十三年廢置衛。

全寧衛本元全寧路。洪武二十二年廢置衛。

定遼都指揮使司各衛所。本元遼陽大寧路。瀋陽路。開元路。所屬府縣。洪武二十年府縣俱罷。改置衛所。

陽和衛本元白登縣。洪武初廢縣。二十年置衛。

天成衛本元天成縣。洪武二十六年廢縣置衛。

宣德衛本元宣寧縣。洪武二十六年廢縣置衛。

東勝衛本元東勝州。洪武四年廢州置衛。

寧夏衛本元寧夏府路。洪武二十六年廢府置衛。

寧夏中衛本元理應州。洪武三年州廢。永樂元年置衛。

甘州左衛本元甘州路。洪武二十三年廢州置衛。

肅州衛本元肅州路。洪武二十七年廢州置衛。

山丹衛本元山丹州。洪武二十三年廢州置衛。

或於未嘗設置州縣之地。專置衛所。

天津衛永樂二年置。

保安右衛永樂十五年置於順聖川。

開平衛宣德五年置於獨石堡。

靈山衛洪武三十一年置。

安東衛洪武三十一年置。

蘆山衛洪武二十一年置。

寧遠衛宣德五年置。

鐵嶺衛洪武二十一年置。

遼海衛洪武二十三年置。

鎮朔衛洪武二十六年置。

定邊衛洪武二十六年置。

平虜衛成化十七年置。

靈川衛洪武二十六年置。

玉林衛洪武二十六年置。

皆責其兼理軍民之政。是亦成爲地方區劃矣。明代有所謂

實土衛所。及非實土衛所者。職此故也。

明史地理志注云：衛所有實土者增見。無實土者不載。

清初入關。凡百設施。多仍明制。郡縣之外。仍置衛所。

雖非統轄軍伍。然分佃屯田。固亦因勢利用之一端。

大清會典云：國初定制。設衛所以分屯。給軍以領佃。又云：順治初民屬郡縣。軍隸衛所。凡以軍民錯處。彼此相維也。

衛所官制。明代原設有指揮千戶百戶等官。

明史職官志云：凡衛所皆隸都司。而都司又分隸五軍都督府。衛設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所設正千戶副千戶。覈其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

清代則改設守備千總。

大清會典云：順治三年定屯田官制。裁衛所指揮千百戶。每衛設守備一員。掌印兼管屯田。千戶改爲衛千總。百戶改爲衛把總。分理衛事。凡衛所錢糧職掌及漕運造船等。並都司行都司分轄。

衛軍亦改爲屯丁。

大清會典云：順治三年題准。改衛軍爲屯丁。

明代衛所。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以及中原各省。莫不設立。共計三千四百餘所。

明史地理志云：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三百十五。

迨清康熙初。僅存二百八十餘所而已。

大清會典載京師衛六所一。直隸衛十八所二。江南衛廿四所一。浙江衛八所六。江西衛四所八。湖廣衛二十三所七。山東衛十五所三。山西衛十所七。陝西衛廿三所十二。四川衛六所七。廣東衛十四所三十五。雲南衛八所五。貴州衛十五所十。

蓋清代入關以來。直省各設經制官兵。屯衛之兵。次第裁汰。故衛所亦多歸併於州縣。

大清會典事例云：順治二年改南京爲江南省應天府爲江甯府。改設知府。暫留掌印指揮管屯指揮等官。其餘指揮俱行裁汰。各衛所改爲州縣。

皇朝通典云：順治七年裁汰衛所。凡屯田從前分給軍丁承種者。歸併州縣。其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徵。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民田起科。

皇朝文獻通考云：雍正二年。臣僚上言。請改衛所歸州縣管轄。兵部議覆軍民戶役不同。歸併未便。上曰。滇蜀兩省。曾經裁併。未聞不便。今除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民軍各有徭役。仍舊分隸外。其餘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併州縣。令直省督撫分別區劃具奏。大清會典云：順治十六年。裁四川衛所。其屯糧歸併州縣。照民田起科。

順康以後。屢經裁併。有歸併衛所者。

大清會典云：順治元年在京設三十二衛。七年裁併爲十

衛。康熙三年又裁併十衛爲六衛。

又如保安右衛裁併懷安衛。延慶左衛裁併永寧衛。延慶右衛裁併懷來衛。東勝左衛裁併永平衛。東勝右衛裁併遵化衛。興州前衛裁併開平衛。興州後屯衛裁併通州左衛。營州衛裁併薊州衛。橫海衛石城衛鎮南衛江陰衛應揚衛俱裁併興武衛。房縣所竹山所均州所俱裁併襄陽衛。枝江所遠安所夔陵所俱裁併荊州衛。中潮所黎平所平屯所隆里所平茶所新屯所新化所中右所中中所俱裁併五開衛。又福泉所崇武所高浦所金門所中左所俱裁併永寧衛。

有歸併州縣者。

如定州衛裁併定州。忠義衛裁併遵化縣。開平中屯衛裁併豐潤縣。又如辰州衛裁併沅陵辰溪溆浦武陵龍陽六縣。沅州衛裁併沅州。黔陽麻陽辰溪桃源五州縣。又陝西延安衛裁併膚施縣。綏德衛裁併綏德州。東河所裁併寶鷄縣。又四川重慶衛裁併巴縣。叙南衛裁併宜賓筠連慶符長寧高珙六縣。寧川衛成都右衛中衛前衛後衛左護衛俱裁併郫縣溫江雙流新繁等縣。又如貴州安莊衛裁併鎮寧州周泥站所裁併七星關。黃平所裁併黃平州。新城所裁併普安縣。

有就近改入本省者。

如天津衛改爲天津州。大同左衛改爲左雲縣。大同右衛

改爲右玉縣。陽和衛改爲陽高縣。天城衛改爲天鎮縣。平魯衛改爲平魯縣。偏頭所改爲偏關縣。寧武所改爲寧武縣。西寧衛改爲西寧縣。涼州衛改爲武威縣。永昌衛改爲永昌縣。山丹衛改爲山丹縣。金川所改爲興安州。高臺所改爲高臺縣。靈州所改爲靈州。碾伯所改爲碾伯縣。古浪所改爲古浪縣。龍里衛改爲龍縣。都勻衛改爲都勻縣。普定衛改爲普定縣。平越衛改爲平越縣。清平衛改爲清平縣。

更有改入鄰省者。

如湖廣瞿塘衛裁併四川。五開衛裁併貴州黎平府。清浪衛裁併貴州思州府。

大清會典云：康熙二十三年。議准湖南偏橋鎮遠二衛地畝錢糧。歸併貴州徵收造報。

其間非實土衛所。率加裁汰。實土衛所多改州縣。至職司漕運者。即非實土衛所。亦多不裁。迨至嘉慶末年。已不足八十所矣。

大清會典事例云：現在直隸所四。江南衛十九。甘肅所三。山東衛四所二守禦所一。浙江衛七所三。湖廣衛十守禦所一。江西衛四守禦所七。貴州衛十。

衛官既大加裁汰。

大清會典順治十五年覆准。河南宣武等十九衛所。無押運邊防之事。錢糧無多。裁汰都司守千等官。

大清會典云：康熙二十六年裁雲南都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雍正二年。裁山西都司。明年復裁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廣東等省都司。又裁浙江杭州等衛徵屯千總。

屯丁亦改爲民籍

大清會典順治十四年覆准。湖廣向有運軍班軍操軍三項各設屯田贍給。近因班操不用。解令歸農。

大清會典順治十四年覆准。四川利州等衛。俱係軍籍。未征丁徭。止科田糧。今改入民籍。一併當差。

屯田更照民地起科。

大清會典順治九年覆准。運軍已經改民。其軍衛田地。照民地例輸納。各按坐落地方。使有歸着。以杜濶濬。大清會典順治十六年覆准。裁四川衛所。其屯糧歸併州縣。照民例起科。

順治七年題准。衛所屯田分給軍丁承種。今既經裁汰。凡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繳。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照坐落州縣例。一併起科。

惟有漕運之地。隸衛所如故。於是衛弁屯田。始專爲漕運而設。

大清會典云：凡有漕運之省。隨漕之多寡以建衛。每衛置守備一人。以領衛軍。

雍正二年上諭。今除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民

軍。各有徭役。皆仍舊分隸。

屯丁亦兼爲運軍矣。

大清會典順治九年覆准。各省屯丁。有關漕務者。仍留駕運。

又十六年議准。江寧等衛。屯丁照舊輓運當差。不必改軍爲民。

又康熙十五年議准。江北衛所屯丁。有領運防海之責。不必改軍爲民。

大清會典戶部屯田云：凡天下屯田。咸給運軍。軍隸漕。漕糧隸衛所。田賦歸州縣。

邊區衛所或不復裁併。

大清會典順治十七年議准。廣東沿海衛所。仍令專官管理屯務。不必歸併。

又康熙元年覆准。雲南屯田。越境零星。不便歸併州縣。

又四年覆准。宣府并延慶保安二州。仍令衛弁管理。雍正二年上諭。凡邊區衛所。無州縣可歸者。仍舊分隸。

而亦有隨時添設者。蓋皆因時制宜之法也。順治十五年增設山東東平守禦所。

康熙十四年甘肅復設平遠所。

康熙二十二年雲南復設雲南左衛右衛。

康熙五十七年甘肅省設靖逆衛赤金衛柳溝守禦所。

雍正五年江南設潼安衛。

雍正十二年山西省設豐州衛寧朔衛鎮寧所懷遠所。

乾隆三年貴州省設古州左右衛台拱衛清江左右衛八寨衛丹江衛凱里衛黃平衛。

乾隆二十六年湖廣省復設德安守禦所。

嘉慶六年貴州省增設石峴衛。

衛嘉道而後百餘年間。屯田利弊。幾與南漕相終始。泊夫南漕改海運。屯衛之制始一大變。而光緒間劉坤一張之洞亦有屯衛宜裁之議。

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條議。略稱。運軍久虛。衛官復無事。一衛所屬屯田。或隔府。或跨省。一切操諸胥吏之手。田餉弊竇。不可勝窮云云。

於是始論勘實屯地。撥屯戶稅契執業。改屯餉爲丁糧。歸州縣徵解。除屯丁運軍名目。裁衛官。而天下衛所始盡裁矣。

皇朝續文獻通考。光緒二十八年論。各直省衛所屯田。原爲轉漕養育兵丁而設。自漕米改由海運以來。屯衛辨丁。半成虛設。此項田畝。私行典賣。輾轉糾葛。弊端百出。見在定章改折漕糧。急宜認真清查。改歸丁漕。以昭核實。而裕賦課。著漕督陳夔龍會同有屯衛省分各督撫。將各省屯田地畝。逐一徹底查明。悉令各屯戶報官稅契。聽其管業。將屯餉改爲丁糧。統歸州縣徵收。

此後屯丁運軍名目。概行刪除。其原設之衛守備千總等官。並著裁撤。

清代衛所。雖由明制。已非屯軍之用。故非實土者。皆職司漕運。其實土者。或因邊疆海防。形勢扼要。或因開拓疆域。因時制宜。其意本顯示特殊。其制固無異於郡縣。然二百數十年間名。稱更易。治所遷徙。又加以僑置紛更。混淆滋多。顧清代典籍。記之者或語焉不詳。或略而不載。欲得其究竟。輒苦不易。因就大清會典通考明史清史以及各省府州縣方輿誌書。考其興廢。察其建置。舉凡名稱更改。建置年月。治所所在。以及歸併裁汰之情形。悉皆誌爲記出。分省列載。或亦便於講沿革地理者。之考索

按東各地。明初悉置衛所。清代未入關前已改爲郡縣。故此篇概未載入。又篇中有僅記載撤年月者。多非實土衛所。其建置年月及治所之所在。各書類皆不載。故無從考索。俟後有得。再爲補入。閱者諒之

京師設三十二衛分轄屯地

金吾左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金吾右衛清康熙三年裁。

金吾前衛清順治七年裁併燕山左衛。

金吾後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騰驤左衛。

永清左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清代循所因革錄

永清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永清左衛。

神武左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彭城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騰驤左衛清順治七年裁併神武左衛。

騰驤右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燕山左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燕山右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燕山前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金吾左衛。

義勇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彭城衛。

義勇前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金吾右衛。

義勇後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騰驤右衛。

武驤左衛清順治七年裁併忠義前衛。

武驤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燕山右衛。

忠義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忠義前衛。

忠義前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府軍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龍驤衛。

府軍前衛清順治七年裁併忠義前衛。

濟陽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金吾左衛。

羽林前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金吾左衛。

蔚州左衛清順治七年裁併彭城衛。

富峪衛 明洪武二十二年置富峪千戶所。二十四年改衛。永樂元

年徙置京師。清順治七年併神武左衛。

大興左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龍驤衛。

留守左衛清順治七年裁併金吾右衛。

大寧前衛 本治平泉州建昌朝陽境。明洪武二十年置。永樂元

年徙中前二衛于京師。清順治七年裁併燕山左衛。

濟州衛清順治七年裁併永清左衛。

寬河衛清順治七年裁併燕山右衛。

龍驤衛清康熙二十六年裁。

直隸省

藩陽中屯衛 在河間府治東南。明永樂初建。清順治元年裁併

保安衛在保安縣治。明永樂二年置。清康熙三十二年裁。

保安右衛 在懷安縣境。明永樂十五年置於順聖川。十七年移置

西沙城。二十年徙懷安城。清順治七年裁併懷安衛。

延慶衛 在延慶州東南四十里居庸關口。本名隆慶衛。明建文

四年燕王置。隆慶元年改延慶。清乾隆二十六年併入

延慶左衛 明永樂二年置於延慶州治。宣德五年移置永寧。清

延慶右衛 本隆慶右衛。在居庸關北口。明永樂二年置。宣德

五年移置懷來。清順治七年裁併懷來衛。

東勝左衛 在永平府治東。明永樂元年自山西邊外移此。清順

東勝右衛 在蓮化衛西。明永樂元年自山西邊外移此。清順治

九年裁併蓮化衛。

興州前衛 在豐潤縣西。明永樂中自大寧移置。清順治九年裁

興州左衛 在玉田縣東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中置。永樂中自故

開平境移此。清順治九年裁併冀州衛。

興州右衛 在遷安縣。明洪武中置。清順治九年裁併永平衛。

興州中屯衛 在良鄉縣治東。明洪武中置。永樂元年徙治。清順治九年裁併涿鹿衛。

興州後屯衛 在三河縣治西。明洪武中置。永樂三年徙治三河縣。清順治十一年裁併通州左衛。

涿鹿衛 在涿州治西南。明永樂中建。清康熙二十七年裁。

涿鹿中衛 在涿鹿左衛西。明永樂中建。清順治九年裁併涿鹿衛。

涿鹿左衛 在涿鹿治西。明永樂中建。清順治九年裁併涿鹿衛。

營州衛 清順治九年裁併薊州衛。

營州前衛 在香河縣治。明洪武二十六年置衛。永樂元年徙置香河。清順治九年裁併涿鹿衛。

營州後衛 在三河縣治東。明洪武二十五年置。永樂二年移置三河。清順治九年裁併興州後屯衛。

營州中衛 在平谷縣治東。明永樂二年自故龍山縣移此。清順治九年裁併營州左屯衛。

營州右屯衛 在薊州治北。本舊大寧衛。明永樂二年移此。清裁。

營州左屯衛 在朝陽縣境。明洪武二十六年置。永樂元年徙治順義縣境。清裁。

密雲中衛 在密雲縣治東。明洪武四年建。清康熙三年裁。

密雲右衛 在古北口。明洪武末建。清順治九年裁。

密雲後衛 在古北口。明洪武十二年置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為密雲後衛。清順治九年裁併中衛。

保定前衛 在保定府治西。明洪武二十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左衛。

保定後衛 在保定府治東。明洪武二十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右衛。

保定中衛 在保定府治西。明洪武二十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左衛。

保定左衛 在保定府治西。明洪武二十年建。清裁。

保定右衛 在保定府治西。明洪武二十年建。清順治十六年裁併左衛。

通州衛 在通州治南。明建文四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左衛。

通州左衛 在通州衛東南。明永樂中建。清康熙十二年改為通州所。

通州右衛 在州治東南。明永樂中建。清順治九年裁併左衛。

天津衛 在天津府治。元為海津鎮。明永樂三年置天津衛。清雍正三年改衛為州。

天津左衛 即天津縣治。明永樂三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天津衛。

天津右衛 在天津縣治。明永樂四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天津衛。

神武中衛 在通州治南。明建文二年燕王建。清順治九年裁併通州左衛。

神武右衛 在真定衛西。明宣德五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真定衛。

清代衛所因革錄

鎮朔衛 在薊州衛西。明永樂中建。清順治九年裁併薊州衛。

盧龍衛 在永平府治南。明永樂四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永平

撫寧衛 在撫寧縣北十里。明永樂三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山

定邊衛 在通州治西南。明建文四年建。清順治九年裁併通州

宣府右衛 在宣化縣治。明洪武二十六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

宣府前衛 在宣化縣治。明洪武二十六年置。三十五年徙治定

宣府後衛 清順治十六年併入前衛。

武清衛 清順治九年裁併通州左衛。

茂山衛 在易州治南。明初建於保定府城內。景泰元年移置。

大同衛 清順治十一年裁併河間衛。

大同中屯衛 在府治西。明永樂初年建。清廢。

定州衛 清順治十六年裁。

薊州衛 在薊州東北。明洪武十年建。清順治十六年裁。

遵化衛 在州治南。洪武十年建。清順治十六年裁。

忠義衛 在遵化州治東南。明永樂元年建。清康熙六年裁。

開平衛 本獨石堡。在豐寧縣治西北。初在多倫廳治。明宣德

開平中屯衛 明洪武二十九年置於沙峪。永樂元年徙治眞定府。

眞定衛 在正定府治東南。明洪武三年建。清康熙二十七年

永平衛 在永平府治南。明洪武四年置。清康熙二十七年裁。

山海衛 在臨榆縣東。本古榆關。明洪武十四年即關置衛。清

河間衛 在河間府治南。明永樂初建。清康熙二十七年裁。

萬全左衛 在懷安縣東北七十里。明洪武二十六年置。三十二

萬全右衛 在萬全縣治。本曰德勝堡。明洪武二十六年置。與

懷安衛 在懷安縣治。明洪武二十六年置。清康熙三十二年改

龍門衛 在龍門縣治。明宣德六年置。清順治六年改曰下北路。

蔚州衛 明洪武七年置。蔚州城中。屬山西行都司。宣

永寧衛 在延慶縣永寧城。明洪武十二年置。清康熙三十二年

懷來衛 即懷來縣治。明洪武三十年置守禦千戶所。永樂十五

懷來衛 年改懷來左衛。十六年曰懷來衛。清康熙三十二年改

爲懷來縣。

四海冶所 在延慶縣西。明天啓八年置。原爲四海冶堡。清順治七年裁併永寧衛。

寬海所 在蓮化州界門。明洪武二十二年置。永樂元年徙治蓮化縣。清順治九年裁併蓮化衛。

倒馬所 在定州西北倒馬關。明景泰二年置。清順治九年裁併眞定衛。

平定所 清順治九年裁併眞定衛。

渤海所 在昌平縣東北黃花鎮。明弘治中置。萬曆元年移于慕田峪。四年復故。清順治九年裁。

白洋口後所 清順治九年裁。

鎮羅關所 清順治九年裁。

順德所 清順治九年裁。

美峪所 在保安州西之美峪嶺。明永樂十二年置。十六年徙于重家庄。景泰二年徙于保安州南。清順治十一年裁併保安衛。

紫荆所 在易州西北紫荆關。明洪武中置。清順治十一年裁併保定右衛。

長安所 清順治十六年裁。

滄州所 清順治十六年裁。

雲州所 明宣德五年六月置堡。景泰五年置千戶所。清順治十六年裁。

龍門所 在赤城縣東三十里。明宣德六年建千戶所。清順治十六年裁。

廣昌所 明代設于萬全縣境。清順治十八年裁。

梁城守禦所 在寧河縣治。明永樂初置梁城千戶所。清雍正九年分置寧河縣。光緒間裁所。

通州所 清康熙十二年設。光緒間裁。

江南省

水軍左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淮左衛。

水軍右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淮右衛。

虎賁左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寧後衛。

虎賁右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寧前衛。

留守左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寧左衛。

留守右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武德衛。

留守中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前衛。

留守前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左衛。

留守後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後衛。

金吾左衛 清順治五年裁。

金吾右衛 清順治五年裁。

金吾前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寧前衛。

金吾後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右衛。

府君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左衛。

府君左衛 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中衛。

府君右衛 清順治五年改爲江寧中衛。

府君後衛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前衛。

龍虎衛清順治五年改爲上元前衛。

龍虎左衛清順治五年改爲石城衛。

羽林左衛清順治五年改爲上元後衛。

羽林後衛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右衛。

羽林前衛清順治五年裁。

藩陽衛在和州治東。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清順治間裁。

藩陽左衛清順治五年裁。

藩陽右衛清順治五年裁併鷹揚衛。

龍江左衛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左衛。

龍江右衛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後衛。

飛熊衛 在定遠縣東北六十里。明洪武十一年置。清順治五年裁併秣陵衛。

天策衛清順治五年裁併鍾山衛。

應天衛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前衛。

神策衛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左衛。

龍樓衛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右衛。

錦衣衛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中衛。

驍騎右衛清順治五年裁併約韜衛。

孝陵衛 在朝陽門外。〔明史地理志云。在上元縣東北鍾山南。〕明洪武三十一年置。清順治五年裁併上元右衛。旗手衛清順治五年裁併石城衛。

約韜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石城衛。

約韜左衛清順治五年裁併江寧右衛。

濟川衛清順治五年裁。

徐州衛在銅山縣東南隅。明建。清光緒間裁。

徐州左衛 在徐州府城西。明宣德中建。清順治九年併入徐州和陽衛清順治十四年併入興武江淮右二衛。

英武衛 在定遠東北。四十五里。明洪武十一年置。清順治十四年裁併上元後衛。

秣陵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江淮右衛。

廣武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江寧右衛。

鍾山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上元前衛。

武德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江寧右衛。

江寧左衛 清順治五年以留守左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江寧右衛。

江寧右衛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江寧衛。

江寧中衛清順治五年以府君右衛改設。十四年裁併江寧前衛。

江寧前衛 清順治五年以金吾前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江寧後衛。

江寧後衛 清順治五年以虎賁左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江寧上元左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江寧後衛。

上元右衛清順治十四年裁併江寧前衛。

上元中衛清康熙十二年裁併上元衛。

上元前衛 清順治五年以龍虎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上元衛。

上元後衛 清順治五年以羽林左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上元衛。

江淮衛 在上元縣北門橋。(明史地理志云在江浦縣境)。明洪武二十八年置。清順治五年裁。

江淮左衛 清順治五年以水軍左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江淮衛。

江淮右衛 清順治五年以水軍右衛改設。康熙十二年併江淮衛。

廣洋衛 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橫海衛 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石城衛 清順治五年以龍虎右衛改設。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鎮南衛 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江陰衛 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騰揚衛 清康熙十二年裁併武衛。

江甯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武衛。

上元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江淮衛。

高郵衛 在高郵州治西。舊為千戶所。明洪武四年改衛。康熙十七年裁併揚州衛。

邳州衛 在邳州舊治東。明洪武十三年建。清康熙十七年裁併淮安衛。

鳳陽衛 在鳳陽縣東南十三里。明初設濠梁衛。洪武十年改名。內。光緒間裁。

皇陵衛 在鳳陽縣西南二十里。明洪武二年建。清順治七年改為鳳陽左衛。康熙十七年又改為武揚衛。光緒間裁。

鳳陽右衛 在鳳陽洪武門內。

鳳陽前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右衛。

鳳陽後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中衛。

鳳陽中衛 在縣南左甲第門內。清乾隆十五年歸併鳳陽衛。

懷遠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鳳陽衛。

武平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宿州衛。

壽州衛 在州城內清康熙十七年裁併長淮衛。

六安衛 清康熙十七年裁併廬州衛。

興武衛 在上元縣城北。清光緒間裁。

蘇州衛 清光緒間裁。

太倉衛 在太倉州城內。明太祖吳元年置。清光緒間裁。

鎮海衛 在太倉州城內。明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軍。清裁。

金山衛 在金山縣東北三十六里。本故小官鎮。明洪武十九年置。分置前後左右四千戶所。清雍正三年置金山縣。乾隆十五年裁衛。併鎮海衛。

鎮江衛 清光緒間裁。

淮安衛 在山陽縣治南。明洪武初建。清廢。

大河衛 在山陽縣治東北新城內。明洪武二年建。清光緒間裁。

揚州衛 清光緒間裁。

儀徵衛 清乾隆十五年裁併揚州衛。

安慶衛 清光緒二十八年裁。

新安衛 清光緒二十八年裁。

宣州衛清光緒二十八年裁。

建陽衛清光緒二十八年裁。

贛州衛清光緒二十八年裁。

潞州衛在州治東。明洪武十八年建。清光緒間裁。

長淮衛在鳳陽縣西北三十里。即長淮關。清光緒間裁。

宿州衛清乾隆十五年歸併長淮衛。

泗州衛清光緒間裁。

崇明守禦所一作崇明沙守禦所。在崇明縣東北東沙。舊縣治東南。明洪武二十年置。屬太倉衛。嘉靖中移治新址。清順治八年改置崇明營。十五年裁所。

寶山中守禦所清順治十五年裁。

劉河守禦所清順治十五年裁。

通州守禦所清康熙十七年裁。

泰州守禦所在泰州南清康熙十七年裁。

鹽城守禦所清康熙十七年裁。

興化守禦所在興化縣治西清康熙十七年裁。

松江守禦所在華亭縣東南。明洪武二年置。清康熙十七年裁。

吳淞口守禦所在寶山縣治。明洪武十九年置。屬太倉衛。清順治初改為吳淞營。

青村守禦所即奉賢縣治。本宋青村鎮。明洪武二十年置。清康熙十七年省。

南匯衛守禦所在上海縣東南。即南匯縣治。明洪武二十年置。中後千戶所。清康熙十七年裁。雍正三年改置南匯縣。

海州守禦所清康熙十七年裁。

洪塘守禦所原為洪塘湖屯田千戶所。在鳳陽府城東北三十餘里。明洪武十一年置。清康熙十七年裁。

東海守禦所在海州東城內。明洪武中建。清康熙十七年裁。

潁州衛在潁州府治西北隅。明洪武初建。清廢。

成平衛在亳州城內。明洪武二十二年建。清廢。

潁上守禦所在潁上縣城西。明洪武初建。清廢。

西海守禦所在海州西城內。明洪武中建。清康熙十七年裁。

潼安衛清雍正五年設。旋裁。

### 西 洋 上 古 史

吳 祥 麟 著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

定 價 五 元

本 社 代 售

# 搜神記搜神後記源流考

豐田 穰作  
頤 安譯

## 序 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承漢代讖緯說流行餘風，神怪之說，盛極一時。按晉書宋書五行志之記載，可知彼時志怪小說爲數頗多。<sup>①</sup>太平廣記所引之書，既多志怪之作，且什九爲彼時產物；其最著者，首推干寶撰之搜神記。按「干寶以此書示當時名士劉惔，劉惔曰，君實鬼之董狐也」<sup>②</sup>（見世說新語「排調」晉書干寶傳），是頗爲一般推重之佐證也。據晉書卷八十二干寶傳，謂搜神記「凡二十卷」，而隋志（史，雜傳）則謂「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新唐志舊唐志中亦皆謂「搜神記三十卷」。但至宋時，已不復見於書目，惟錢侗輯「崇文總目」卷十二，小說）中，錄有「搜神總記」十卷，但註云「原釋不著撰人名氏，或題干寶撰非也」<sup>③</sup>殆非唐時之搜神記。然至明朝，忽又有搜神記兩種，卽二十卷本與八卷本是也。二十卷本乃翻刻自毛晉汲古閣之秘冊彙函本（靜嘉堂文庫所藏萬曆刊本八至九冊），後又收於津逮秘書及學津討源中。<sup>④</sup>八卷本，則有稗海全書本，漢魏叢書本，龍威秘書本，藝苑掇華諸本，<sup>⑤</sup>此外雖尙有說郛本與五朝小說本（各有十八條），但其內容，則與二十卷本無異。而二十卷本與八卷本之內容，亦有雷同者，計有次列十條。<sup>⑥</sup>

八卷本卷一之「管輅」與二十卷本卷三之「管輅」相同

八卷本卷一之「辛道度」與二十卷本卷十六之「駙馬都尉」相同

八卷本卷二之「王道平」與二十卷本卷十五之「王道平」相同



八卷本卷三之「隋侯」與二十卷本卷二十之「隋侯珠」相同

八卷本卷三之「狄希」與二十卷本卷十九之「千日酒」相同

八卷本卷三之「高辛氏」與二十卷本卷十四之「盤瓠」相同

八卷本卷三之「一大神樹」與二十卷本卷十八之「怒特祠」相同

惟其文中，八卷本之「武王時·雍州城南」一段，在二十卷本中，則作「秦時，武都故道」

八卷本卷四之「燕惠王墓」與二十卷本卷十五之「張茂先」相同

八卷本卷四之「陳司空」與二十卷本卷十八之「沽酒家狗」相同

惟其文中，八卷本之「東華郡陳司空」一語，在二十卷本中，則作「司空南陽來季德」

八卷本卷五之「李信純」與二十卷本卷二十之「義犬冢」相同

小杉一雄氏在所著「搜神記批判」(史觀第二十五冊)文中，詳考兩種搜神記結果，謂其二十卷本爲干寶搜神記之正系，八卷本則指爲趙宋以後釋家僞托之作。此論頗當，姑不論究是否出自釋家之手，但八卷本乃趙宋以後編纂者，實無疑問。小杉氏曾指摘八卷本第一卷中之「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云云」一文，乃抄自洛陽伽藍記，但余亦考得八卷本乃唐宋以後人所撰之論證(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書中所引搜神記之文，無一與八卷本相同者之點，即八卷本乃唐宋以後著述之鐵證也)。例如，八卷本卷七「僧志玄」條之記事，似本自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一所引「集異記僧晏通」之記述(廣記且注謂係唐代故實)。八卷本卷五「李進勳」之記事，則係本自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八所引「報應錄唐豫章民熊慎」之記事。再八卷本中之「莫是」，「將謂」，「喝啞」等字樣，俱係後人編纂之事證也。又按諸八卷本中，如卷七之「李汾」則完全與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所引「集異記」之文一致。此外更有與左傳墨子等志怪文相同者。由此言之，雖八卷本之編者在趙宋以後，但其所收資料，亦有古代傳記。考宋時章炳文所著之「搜神秘覽」三卷(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說郛與龍威秘書各收有殘文兩則)，焦竑之搜神錄三卷(宋志(子小說)著錄)，更有無名氏之「搜神摭記」(遂初堂書目(小說)著錄)等，顯係俱與搜神記類似之志怪小說，且其數必不僅此，故八卷本搜神記之來源，或原係此等志怪小

說之一，因其內容近似搜神記，後之好事者，加以修改，冒爲干寶之搜神記而行於世，亦未可知。  
總之，現行之二十卷本，乃干寶搜神記之正系，確無疑問。茲於以次考查現存二十卷本與隋志及新舊唐志著錄三十卷本之關係，及搜神記與搜神後記之關聯。

註 1 參照嚴懋垣氏「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書錄及其考證」(文學年報第六期)

註 2 學津討源本中，附有目錄。再二十卷本與晉書干寶傳所引，幾完全一致(其差者，僅「亦」與「又」，「如此」與「若茲」，「策」與「冊」，並附有干寶之自序。

註 3 八卷本中，僅裨海全書本內，附有與二十卷本相同之自序(唯八卷本所載，將「衛朔」作「衛叔」晉書則作衛朔)爲他本所無。小杉氏謂八卷本全無自序者，實屬謬誤。

註 4 五朝小說中，除此十八則之外，尙載有二十卷本搜神記所收之如次各則。

漢 趙 曄「吳女紫玉傳」載於二十卷本卷十六「紫玉」

晉 賈 善翔「天上玉女傳」載於二十卷本卷一「弦超」

晉 干 寶「秦女竇枕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六「蘇娥」

晉 司馬彪「泰山生令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六「蔣濟亡兒」

兒

晉 庾 翼「秦嶽府君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四「胡母班」

晉 蔣 濟「山陽死友傳」載於二十卷本卷十一「范巨卿

張元伯」

註 5 嚴氏謂此十八則中，袁軛，陳節諸則，爲他本所無，但袁軛載於卷四，陳節載於卷二，俱見於二十卷本搜神記。

註 6 小杉氏指出者計有七點，未詳所指。

註 7 「莫是」參照拙作「關於唐詩之助詞」(東方學報卷十二之一)

「將謂」爲唐中葉以來所習用，如，將謂獨愁猶對酒，不知多興已尋山(白樂天，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失去，

晉 王 嘉「癡生癡郎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四「癡竺」

晉 干 寶「東越祭蛇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九「李奇」

漢 趙 曄「楚王鑄劍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一「三王墓」

晉 郭 頌「古墓班孤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八「張茂先」

吳 張 儼「太古竈馬記」載於二十卷本卷十四「女化蠶」

晉 李 膺「烏衣鬼軍記」載於二十卷本卷五「趙公明

參佐」

晉 孔 華「夏侯鬼語記」載於二十卷本卷二「夏侯宏」

因以韻奇之），又「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本事詩，情感）。

「唱喏」係宋以後始流行之語句。如「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公元一一一一至一一一七年間）以後，增以喏」（老學庵筆記卷二）。

註 8 此書中國佚傳已久，日本京都福井眞明氏之崇蘭館中，發現宋本，民國二十四年由中國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

(一)

爲欲知二十卷本究與隋唐著錄本相似至若何程度，茲先按唐宋諸書所引各則與二十卷本比較於次：

(1) 三國志裴注所引者有次列五則

魏志卷二 文帝紀（二年）注 二十卷本卷 八「邢史

子臣」

魏志卷三 明帝紀（青龍三年）注 二十卷本卷 七「開石

文字」

魏志卷四 齊王芳紀注 二十卷本卷十二「典論

刊石」

魏志卷六 劉表傳注 二十卷本卷 六「荊州

童謠」

蜀志卷八 龐參傳注 二十卷本卷 四「龐參」

(2) 後漢書劉昭注所引者有次列五則

五行志卷一注 二十卷本卷 六「荊州

童謠」

五行志卷五 延熹七年注 二十卷本卷 六「德陽

殿蛇」

五行志卷五 建安四年注 二十卷本卷十五「李娥」

地理志卷五 馬邑條注 二十卷本卷十三「馬邑

城」

地理志卷五 故道條注 二十卷本卷十八「怒特

寺」（劉注於怒作奴）

(3) 世說劉注所引有如次一則

卷下之上 二十卷本卷 九「庾亮」

(4) 陸羽茶經所引有如次一則 二十卷本卷十六「夏侯

愷」

(5) 劉知幾史通所引有如次一則

雜說卷中 二十卷本卷 一「漢王

喬」

(6) 文選李善注所引有如次三則

卷十六，王鑿贈文叔良詩注 二十卷本卷十六「文顯」  
 卷十六，王鑿苦熱行注 二十卷本卷十二「蠟」  
 卷三十一，鮑照擬古三首注 二十卷本卷十一「鮑照  
 頭」  
 (7) 禮道元水經注所引有次列四則  
 卷四 河水注 二十卷本卷十一「古冶」  
 然引用搜神記紀事最多者，莫過於太平廣記與太平御覽。茲先列舉太平廣記所引搜神記各則於次（搜神記及搜神後記之  
 題目，概按學津討源本之目錄）：

1 太平廣記所引乃二十卷本者

卷一 董永 見太平廣記卷五十八「董永妻」  
 卷二 營林道人 見太平廣記卷二八四「營陵人」  
 （營林應為營陵乃學津討源本目錄之誤也）  
 卷三 仲英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臧仲英」  
 管一 格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王基」  
 淳于智 見太平廣記卷四四〇「淳于智」  
 及卷四四七之「夏侯藻」  
 郭 夔 見太平廣記卷二一六「郭夔」及  
 卷四三五之「趙固」  
 卷四 胡母班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三「胡母班」  
 張 彙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二「張彙」  
 黃石公祠 見太平廣記卷四「黃石公祠」

子  
 卷十三 瀑水注 二十卷本卷十三「馬邑」  
 卷十六 穀水注 二十卷本卷七「折楊  
 柳」  
 卷十四 鮑丘水注 二十卷本卷十一「楊伯  
 雍」  
 戴文謀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四「戴文謀」  
 （廣記於「謀」作「謀」）  
 戴侯祠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四「戴氏女」  
 卷五 蔣山祠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三「蔣子文」  
 及卷四七三之「蔣山祠」  
 丁姑祠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二「丁姑祠」  
 趙公明參佐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四「王祐」  
 卷七 牛能言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張聘」  
 卷九 張氏鈞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三「張氏」  
 翟 宜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翟宜」  
 公孫淵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公孫淵」  
 諸葛格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諸葛格」

劉 寵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劉寵」

卷十 張 奐 妻 見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張奐」

徐 泰 夢 見太平廣記卷一六〇・二七六

「徐祖」(廣記於「泰」作「祖」)

卷十一 酒 消 患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東方朔」

兒 化 水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零陵太守」

卷十二 地 中 犬 聲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懷瑤」

霹 靂 被 格 見太平廣記卷三九三「陽道和」

蝦 國 馬 化 見太平廣記卷四四四「蝦國」

蛇 蟲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九「蔡陽廖氏」

卷十三 湘 穴 見太平廣記卷三七四「湘穴」

卷十四 寶 氏 蛇 見太平廣記卷四五六「寶武」

毛 衣 女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三「新喻男子」

怪 老 翁 見太平廣記卷三六七「東郡民」

卷十五 河 間 郡 男 女 見太平廣記卷三七五「河間女子」

買 文 合 見太平廣記卷三八三「賈偶」

史 駒 見太平廣記卷三七五「史駒」

馬 勢 婦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八「馬勢婦」

顏 畿 見太平廣記卷三八三「顏畿」

杜 錫 婢 見太平廣記卷三七五「杜錫家婢」

卷十六 黑 衣 客 見太平廣記卷三二三「施續門生」

文 穎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七「文穎」

諸 仲 務 女 見太平廣記卷二七六「諸仲務」

王 昭 平 見太平廣記卷三三二「新蔡王昭平」

平

秦 巨 伯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七「秦巨伯」

崔 少 府 墓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六「盧充」

范 丹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六「范丹」

費 季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六「費季」

虞 定 國 見太平廣記卷三六〇「虞定國」

朱 誕 給 使 見太平廣記卷四七三「朱誕給使」

倪 彥 思 見太平廣記卷三一七「倪彥思」

頓 邱 鬼 魅 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七「頓邱人」

度 朔 君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三「度朔君」

竹 中 長 人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五「陳臣」

釜 中 白 頭 公 見太平廣記卷三二三「東萊陳氏」

飯 香 怪 見太平廣記卷三六八「陽城縣吏」

樹 神 黃 祖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二「李憲」

陸 敬 叔 見太平廣記卷四一五「陸敬叔」

吳 興 老 狸 見太平廣記卷四四二「吳興田父」

狸 奴 見太平廣記卷四四二「黃審」

阿 紫 見太平廣記卷四四七「陳羨」

豬臂金鈴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九「吳郡主人」

高山君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九「梁文」

田 琰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五「田琰」

白衣吏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五「白衣吏」

蒼 穎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八「丁初」

安陽亭書生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九「安陽書生」

湯 應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九「湯應」

卷十九 司徒府地怪 見太平廣記卷四五六「魏舒」

楊州二虺 見太平廣記卷四五六「張寬」

龜 婦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八「張福」

丹陽道士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八「謝非」

五 酉 見太平廣記卷四六八「子路」

鼠 婦 見太平廣記卷四七八「豫章民婢」

卷二十 隋 侯 珠 見太平廣記卷四〇二「隋侯」

鱧 姑 神 見太平廣記卷四七三「龐企」

華亭大蛇 見太平廣記卷一三一「陳甲」

建業婦人 見太平廣記卷一三三「建業婦人」

2 太平廣記所引乃十卷本搜神後記者

太平廣記卷六二之「白衣素女」 見搜神後記卷六「白衣素女」

太平廣記卷一三一之「廣州人」 見搜神後記卷十「蛇」

衛卵

太平廣記卷二九三之「蔣子文」

像鸞弓

太平廣記卷三三五之「申翼之」

道兒

太平廣記卷三五八之「無名夫婦」

魂離異

太平廣記卷三五九之「王獻」

嬰

太平廣記卷三六〇之「山獠」

孫

太平廣記卷三八九之「王伯陽」

子敬墓

太平廣記卷四一五之「聶友」

氏梓

太平廣記卷四三五之「王仲文」

變形

太平廣記卷四三九之「顧需」

奕

太平廣記卷四四七之「陳斐」

伯裘

太平廣記卷四五六之「魏舒」 見搜神後記卷十「研

雷公」

太平廣記卷四七三之「葛輝夫」 見搜神後記卷八「火

變蝴蝶」

此外太平廣記卷二七六之「宗叔林」一則，搜神後記無之，參照

「搜神後記佚文徵文」

茲再列舉太平御覽所引搜神記各則於次：

1 太平御覽所引乃二十卷本者

卷一 神 農 見太平御覽卷六四九

崔 文 子 見太平御覽卷二五一

魯 少 干 見太平御覽卷七〇二，七二〇，

八一六

淮 南 八 公 見太平御覽卷五七三

蘄 子 訓 見太平御覽卷八

左 慈 見太平御覽卷八六二

于 吉 見太平御覽卷七一七

徐 光 見太平御覽卷三九一，九七八

鈞 弋 夫 人 見太平御覽卷五四九，九八一

卷二 趙 炳 見太平御覽卷三九二

東 海 君 見太平御覽卷八一六

天竺胡人 見太平御覽卷三六七，七三七，

八一七

賈 佩 蘭 見太平御覽卷二七

營 林 道 人 (林乃「陵」之誤)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

一「北有道人」

淳 于 智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五

卷三 喬 元 見太平御覽卷七二八「喬玄」，於

「元」作「玄」

卷四 宮 亭 湖 見太平御覽卷三四五，六九七。

九三六

麤 竺 見太平御覽卷八六八，八八四

陰 子 方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二

卷五 蔣 山 祠 見太平御覽卷二六九，八八二

趙 公 明 參 佐 見太平御覽卷六〇五

卷六 蛇 鱗 柱 見太平御覽卷九三四

趙 郭 蛇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五

范 延 壽 見太平御覽卷六四七

人 死 復 生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七

卷七 翟 器 翟 食 見太平御覽卷八五九

蟻 蚊 化 鼠 見太平御覽卷九一一，九四二，

惟題「蟻蚊作蟻蝮」，再卷九四三則作「彭滑」

方 頭 履 見太平御覽卷六九八

額子髮	見太平御覽卷三七三
晉世寧舞	見太平御覽卷五七四
氈類頭	見太平御覽卷七〇八
折楊柳歌	見太平御覽卷五七三
婦人兵飾	見太平御覽卷三三九，六九二
敗鬪聚道	見太平御覽卷六九八
戟鋒火	見太平御覽卷三五三
生箋單衣	見太平御覽卷六九一
無顏輪	見太平御覽卷六八七
牛生子二首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〇
絳囊縛紉	見太平御覽卷六九五
儀仗生花	見太平御覽卷九九九
武王	見太平御覽卷十
赤虹化玉	見太平御覽卷十四及八〇五
湯禱雨	見太平御覽卷二
卷九 應 櫃	見太平御覽卷五三二
張 顯	見太平御覽卷五九，二〇一，九二一
張氏鈎	見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四七二，七〇一，七六七
翟 宜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五

公孫淵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五
諸葛恪	見太平御覽卷五〇〇，八八六
劉 寵	見太平御覽卷九四四
和熹鄧后	見太平御覽卷七六五
孫堅夫人	見太平御覽卷三，四
張車子	見太平御覽卷三九九，四七二
劉 雅	見太平御覽卷七四一
呂石夢	見太平御覽卷四〇〇
古冶子	見太平御覽卷四二，九三二
頭 語	見太平御覽卷三六四，九八一
酒消患	見太平御覽卷六四三
諒 輔	見太平御覽卷三五
小黃令	見太平御覽卷二六八
白虎墓	見太平御覽卷五三〇
曾 子	見太平御覽卷三七〇
周 暢	見太平御覽卷三五，三七〇
楊伯雍	見太平御覽卷四七九，五一九，八〇五，八二八，唯於「楊」作「羊」
衡 農	見太平御覽卷五一一
羅 威	見太平御覽卷七〇九



卷十二  
韓 憑 妻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九，九二五  
兒 化 水 見太平御覽卷五九  
五氣變化 見太平御覽卷七四二，八二八，  
八八八(2)，九三四，九四九

地中大澤 見太平御覽卷四七二  
霹靂被格 見太平御覽卷十三，七六四  
落 頭 民 見太平御覽卷三六四，八八八  
龜虎化人 見太平御覽卷八九二，九〇八  
羅國馬化 見太平御覽卷四九〇  
刀 勞 鬼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四  
越地冶鳥 見太平御覽卷九二七，唯於「冶  
鳥」作「治鳥」

蛟 人 見太平御覽卷八〇三  
蠃 見太平御覽卷七四  
鬼 彈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四  
張 小 小 見太平御覽卷九八〇  
犬 蠱 見太平御覽卷七三五，七四二，  
九〇五，九九三

卷十三  
霍 山 鏡 見太平御覽卷七五七  
樊 山 火 見太平御覽卷四八  
湘 穴 見太平御覽卷十一

長 水 縣 見太平御覽卷六六  
馬 邑 城 見太平御覽卷八九七  
餘 腹 見太平御覽卷九三八  
青 蚨 見太平御覽卷八三六，九五〇，  
唯將「青蚨」作青鸞

卷十四  
螺 鳳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八  
金 燈 見太平御覽卷二二  
典論刊石 見太平御覽卷三八，八二〇  
焦 尾 琴 見太平御覽卷五七七  
蒙 雙 氏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八  
監 瓠 見太平御覽卷七五八，九〇五  
齊 無 野 見太平御覽卷三六二  
靈 氏 蛇 見太平御覽卷九三四

卷十五  
女 化 靈 見太平御覽卷七六六，八二五  
河間郡男女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七  
賈 文 合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七  
賀 瑛 見太平御覽卷二四四  
柳 榮 張 悌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七  
顏 叢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七  
杜 錫 婢 見太平御覽卷五〇〇  
馮 貴 人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九

馮 貴 人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九

卷十六

攪 歌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二  
遼水浮棺 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一

蘇 娥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四

錢 小小 見太平御覽卷八九七

宋 定伯 見太平御覽卷八二九，九〇二，  
唯將「宋」作「宗」

紫 玉 見太平御覽卷五七三，七六一，  
八〇三，八〇五，唯御覽及太平廣記（卷三一  
六韓重）皆作「紫玉玉」

漢 談生 見太平御覽卷三七五，六九二

崔 少府墓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四

秦 瞻 見太平御覽卷九三四

卷十七 細 腰 見太平御覽卷四七二，八一  
一

怒 特 寺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〇

樹 神黃祖 見太平御覽卷九五三

陸 敬 叔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六

張 茂 先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九

劉 伯祖狸神 見太平御覽卷七〇一，九二二

胡 博 士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九

白 衣 吏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五

蒼 翹 見太平御覽卷七〇二

安陽亭書生 見太平御覽卷九一八，九四七

湯 應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五

卷十九 李 寄 見太平御覽卷二四四，四三七，  
四四一，九〇五

楊州二蛇 見太平御覽卷三五三

蠶 婦 見太平御覽卷九二三

五 西 見太平御覽卷八八六

鼠 婦 見太平御覽卷九四九

陳 仲 舉 見太平御覽卷三六一，七六三

卷二十 蘇 易 見太平御覽卷八九二

鶴 銜 珠 見太平御覽卷四七九，八〇三

隋 候 珠 見太平御覽卷八〇三，九三四

鱧 姑 神 見太平御覽卷九四八

虞 蕩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六

2 太平御覽所引乃十卷本搜神後記者

卷五 臨 賀 太守 見太平御覽卷十三

卷二 吳 舍 人 見太平御覽卷四一三，九四五

郭 瓊 預 屬 見太平御覽卷六九三

卷九 鹿 女 脯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六

卷六 放 伯 裘 見太平御覽卷九〇九

卷十 蛇 銜 卵 見太平御覽卷九三四

卷五 白水素女 見太平御覽卷九四一

卷六 箏笛浦官船 見太平御覽卷九八一

此外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四八二，四七二中，計有佚文三則

(參照「搜神記佚文徵文」)

按以上考據，太平廣記與太平御覽所引搜神記各則之文，

殆與二十卷本搜神記及十卷本搜神後記之文，完全一致，且佚文亦極稀少，從可知隋唐志著錄本內容，大部俱爲二十卷本所收，且收於十卷本搜神後記者，亦復不尠。至其原因，俟於次章一併考究。

越縵堂壬午花歷 (四)

△四月 初二日。「金銀藤花開。榴花開。」

△五月 初二日。「敦夫書玉光甬饋張姬生日禮。

夾桃兩盆。石榴花兩盆。……作書復謝。……」

△六月 十六日。「鐵香贈荷花兩盆。作書復謝。

稿使二千。」二十七日。「盆荷夾竹桃盛開。」

△八月 十三日。「閱滄浪亭五百名賢畫像。爲之

理董。其像似多失真。題銜亦有誤者。比日乏

絕。而讀書讀畫。頗有清供。庭中羊桃尙盛。

彝

旄柳不疏。夕陽映之。蕭森駭盪。亦一晦之佳觀也。」

△九月 初五日。「鐵香送來菊花十盆。」十二日。

「買菊花二十七盆。」十四日。「買菊花佳種六

盆。」十五日。「買菊花佳種五盆。」

△十月 初六日。「負喧坐聽事看菊花。因閱劉拙

菴拙存詩集。……」

△十二月 十八日。「……始悉去所陳菊花。」

# 德國文化概論

愛丁堡大學神學教授潘特森編

馬之儁譯

## 引言

日耳曼人具古希拉人銳敏之天資。與古羅馬人切於實用之才能。誠學剛毅。過於常人。故為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論者謂日耳曼人好戰。或曰日耳曼人生來血液裏即有統一世界之雄心。是誠不然。蓋德國為統一最後之國家。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若不謀開拓殖民地藉其膏脂來滋養自己。便不能生存。試觀德國之地勢位於歐洲之中部。西有拉丁民族之法蘭西。東有斯拉夫民族之俄羅斯。北方海上有強大之英國。四週之殖民地幾為各先進國瓜分殆盡。遺力賴餘因而不能不在巴爾幹擴張其勢力。而伸手於中央亞細亞。此世界大戰之所以起也。至其文化則常隨其政治勢力。傳播宣揚不卓絕之天才與過人之毅力。德國之學術技藝。造詣獨深。向為他國所不及。故謂其文化足以代表人類進化之最高點洵非過譽。

文化 *Kultur* 一字在德文中恒用為與教育 *Bildung* 之意同。蓋德國人以文化為個人智育與德育之養成。具溫文秀雅之品性與高尚之思想。其與吾人之言文明 *Civilisation* 有似是而非之處。吾人之言文明恒着重於物質方面。如科學之種種發明及人力勝過天然之處。皆屬文明之範圍。而德國人則注重於精神與道德方面。以文化為人類生活中含有宗教意義與科學觀念之組織。故德皇以 *Zivilisation* 為客座中之事。與禮貌文雅無殊。而 *Kultur* 則有深邃之理智與高尚之道德存乎其間。爰將其所謂文化之表現於歷史、哲學、文學、美術、宗教、政治各方者闡述於次。聊供雅愛學術者之一助云耳。

## 一 日耳曼及普魯士史略

日耳曼或曰條頓民族之初見於史書者。當在羅馬人秉政於地中海沿岸諸國之時。彼時之日耳曼人係遊牧部落。不成爲國家。迨朱理亞、凱撒 Julius Caesar。征服高盧 Gaul。羅馬西境之北陲。始有一定之界綫劃分。未幾羅馬衰弱。界綫又模糊。而日耳曼人一方面由於其民族之繁增。一方面由於其背後他種民族之壓迫。不得已向西南而擴張。馴至哥德人 Goths。汪達爾人 Vandals。勃根第人 Burgundians。蘇委人 Suevians。法蘭克人 Franks 薩克遜人 Saxons。盎格魯人 Angles。相繼而侵入羅馬國境。羅馬對於此種初期之移民雖竭力訓教。並昇之以職業。無奈權力漸微。而流民日多。不及周顧。於是國之西境遂行分裂。羅馬之遺風餘俗。其所以能僅存於混亂中者。一方面由於其魏製之建築物使叛變者肅然起敬。一方面由於東部都城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賴優越之地勢。未被攻陷。此外如教主之努力維持宗教之團結。亦與有力焉。蓋羅馬自君士坦丁及其繼承者容納基督教後。教會頗能一致。

至第六世紀所有羅馬西部諸省如義大利、高盧、西班牙、及不列顛之大部。悉爲條頓人所占領。汪達爾人走入非洲。其後得勝者又互以兵戎相見。法蘭克人卒獲最後之勝利。遂與羅馬之遺制殘政。戮力求治。於中歐建立統一之王國。是爲加羅林朝 The Karoling Dynasty。先是麥羅溫朝 The Meroving Dynasty 衰敗後。加羅林朝繼之以起。迨查理馬特 Charles Martel 戰敗頑強之薩拉森 Saracens 及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征服野蠻之薩克遜後。加羅林朝之霸權。乃告完成。後與羅馬教皇作政治上之聯合。以期保衛其在義大利之利益。由此引起歐洲史中一頁劃時代之大事。即查理大帝於紀元後八百年之耶誕日。舉行羅馬皇帝之加冕禮是也。於是奠都亞亨 Aachen。統制今日德意志之大部。及今日法蘭西之全境。並跨過西班牙之一部。版圖之廣爲遷古所未有。

惟此新興之基督教王國實際上乏團結之基礎。因之不能長治久安。而查理大帝之祚胤又皆懦弱無能。不克紹其先帝之偉業。再益以分封子孫之劣習。遂使法蘭克人統治下羅馬帝國之復興。終成泡影。不過一世。查理大帝之版圖日蹙。其主要區域略具近代歐洲列國之形。未幾西法蘭克完全脫離東法蘭克而獨立。後仍保留其原始之名。即今日法蘭西之前身。東法蘭克漸失法蘭克之名。即今日德意志之前身。在此二國之間有一段長的邊領如洛林。勃根第等地。起自萊因河口迄於義大利。成爲二國間紛爭之點。

德法二國之在彼時絕非能融洽。而日耳曼與羅馬混合習俗所產生之封建制度。成爲兩國間牢不可破之分裂因素。所謂公爵與伯爵皆當時加羅林朝佐命元勳。後於其統治之域內實行獨立。號曰公國。查理大帝懦弱之祚胤虛擁王位而已。當此之時歐洲似入於無政府狀態。亦若曩昔羅馬覆滅之時。於是又有一部條頓遊牧民群起自斯坎的那維亞。乘中央無健全政府之時。相率而蹂躪其南隣與其西隣之海岸。因此二國皆有破裂之虞。日耳曼首謀政治之改革。卒由兩朝英明之主一爲獵者亨利 Henry, the Fowler。一爲其子阿脫大帝 Otto, the Great 努力恢復中央政權。建立日耳曼君主專制國。強橫之諸侯。亦皆臣服。至九六二年阿脫大帝始由羅馬教皇約翰第十二之手中接受羅馬皇帝之冠冕。自此與空虛之羅馬政權相結合。構成一種特殊之體制。卽史稱神聖羅馬帝國 The Holy Roman Empire 是也。徒有空名神聖羅馬帝國而無實權。直至一八〇六年始歸覆滅。然遠在一八〇六年以前。久已不稱其爲神聖。不稱其爲羅馬。不稱其爲帝國之實也。

觀夫羅馬皇權與日耳曼君權之合併。吾人敢斷言其於雙方均屬不利。其故一以歐洲之新興諸邦不服從日耳曼人當國政權之統治。一以日耳曼皇帝數世與羅馬教皇發生紛爭。又如腓特力遠征義大利與教皇爭榮。將日耳曼之利益置於不顧尤爲失策。自此日耳曼之威權漸形減弱。而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諸國。在君主世襲政體之下。日臻強盛。反之日耳曼在選舉制度之下。遂行衰弱。選舉制度產生於帝國舊習。使日耳曼皇帝在其統治之域內。形成不穩之局。因皇帝之承繼權操諸所謂選侯 Elector 之手。或選一庸弱之主以施行其純屬名義上之治權。或要脅皇帝承認其種種條件。於是皇帝權力。遂行失墜。

當十三世紀霍亨斯陶陶朝 Hohenstaufen Dynasty 傾覆之後。各地諸侯互相兼併。國內大亂。自一二五六年至一二七三年王位空虛。是爲大空位時代 Great Interregnum。當此之時日耳曼之統一溯於瓦解。幸賴查理第四 Charles IV 挽回殘局。查理第四出自盧森堡家 The House of Luxemburg 爲中世紀之傑出人物。卽位後實行王位世襲。於十四世紀共傳四帝。其名雖皆隨其一二三五年所頒之金印文書 The Golden Bull 而益著。然其實際之成功則在集中廣大之領土於其皇室掌握之中。死後其雄圖一再爲其愚頑之子所挫敗。傳四世帝系斷絕。哈布斯堡家 The House of Habsburg。繼之以起。其間於一四三八至一八〇六年有短期之中斷。

奧地利哈布斯堡家雖擁有廣大之土地並擊退土耳其之侵入。大有造於日耳曼。尚不足以鑿其雄心。乃更擴張其威權於日耳曼國境之外至波希米亞、匈牙利及義大利之大部。雖如此仍未能將日耳曼置於奧地利直接支配之下。且不能再聽日耳曼之君權。反之其朝雖得勢於東方。而日耳曼之利益則失諸西方。如久經爭執之邊區勃根第、亞爾薩斯、洛林等地皆落於法蘭西之手。不寧惟是。即日耳曼之本土如尼德蘭及瑞典之數州亦皆脫離祖國而獨立。

在十五世紀當哈布斯堡家未至其後來隆盛之前。腓特力第三 Frederick III 及馬克西米連第一 Maximilian 曾謀權宜之改革。如於一四九五年召集帝國會議。以謀國內之永久和平。設置帝國裁判所以息爭端而禁私鬪。並創立平均國稅制度。種種計劃。不一而足。無非欲以獨裁政體來代替寡頭政治。然其計劃因哈布斯堡家之反對。多未能實行。而在理第五即位後握有歐洲領土之大權。為自查理大帝以來所未有。尤為改革新運動之障礙。至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益將種種計劃。摧毀無餘。迨新教崛起。日耳曼之政治乃完全瓦解。查理第五雖有廣大之領土。亦不能施行其威權。蓋此時之德國因宗教政治之紊亂。已四分五裂。不可收拾。查理第五挽救無策。不得已而退位。

自十六世紀以還。日耳曼僅成為地理學上之名詞。實則久已如斯。至一六四八年。威斯特發里亞條約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承認大國之獨立。形成割據之局。然在十七與十八世紀日耳曼猶有統一之外表。仍有名義上之皇帝並有國會 Reichstag Diet 與帝國法庭。然而此等機關對於各邦之政治。久已失其支配之效。但語言文字。仍相維繫。且習慣中對於日耳曼之英雄如查理大帝。阿脫大帝。及腓特力等仍不無景慕之意。實則日耳曼帝國已成明日黃花。故在十八世紀中諸王互相討伐。並對外用武。毫無忌憚。

吾當於此敘述普魯士之歷史。普魯士一字與其所指之國家不相符合。故每易被誤解。真正之普魯士中心本土並不是普魯士。乃是勃蘭登堡(或譯為白朗丁堡) Brandenburg。普魯士不過給予國王之稱號而已。柏林屬於勃蘭登堡而不屬於普魯士。吾人既知流行語之不當。則必須瞭解其意義及其用法之由來。此亦研究普魯士者之所當注意者也。

勃蘭登堡乃日耳曼之一省。當中世紀諸王由波羅的海迤南逐走野蠻之斯拉夫人後。奪得邊疆各地。構成勃蘭登堡省其地之守備官稱曰方伯或鎮將 Markgraf or Margrave。在十四世紀勢力相當強大。為七選侯之一。一三五六年在查理第

四之金印文書准其王祚世襲。一四一五年西其斯姆特皇帝 Emperor Sigismund 封霍亨索倫家於其地。傳數世。無庸主。爲前史所罕見。於是勃蘭登堡日臻隆盛。

在十七世紀之中葉有二大公國歸入霍亨索倫家：一爲日耳曼西陲之克利夫 Cleve。位於日耳曼及荷蘭聯邦之間。爲萊茵河流域重地。一爲東陲之東普魯士。於是勃蘭登堡之領土大爲擴張。東普魯士乃普魯士之一部。係於十三世紀經條頓武士團 Teutonic Order 由斯拉夫人手中奪得者。武士國之主教爲愛爾勃脫出自霍亨索倫家 Albert von Hohenzollern。其後裔係一新教徒。遂將東普魯士變爲世俗公國。其後世衰微。成爲波蘭之附庸。至一六一八年愛爾勃脫之直系子孫斷絕。該地則歸屬於勃蘭登堡選侯而仍爲波蘭之采地。

當一六四〇年日耳曼仍在卅年戰爭紛擾之中。大選侯腓特力威廉 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卽位爲普魯士開國元勳。其時波美拉尼亞之王位空虛。霍亨索倫家是合法之承繼者。大選侯亟欲其登位。但該地爲瑞典所占領且爲威斯特發里亞條約所限制。只得默認瑞典保留其地之大部。沿岸重鎮皆屬焉。所餘者一小部分而已。然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因有主教領地數處如馬德堡、半城、卡明、民登等地悉歸其統治之下。且與鞭長莫及之克利夫相毗連。於是大選侯之中央版圖益形鞏固。迨其晚年於歐洲政治尤爲活躍。使勃蘭登堡之威譽播揚於日耳曼國境之外。爲遼古所未有。初則結合瑞典進攻波蘭。使東普魯士由波蘭治下得到獨立。繼則結合荷蘭進攻瑞典。奪回波美拉尼亞之一部。在其死時勃蘭登堡是日耳曼中最強之一國。在歐洲躍至二等國地位。

大選侯之子腓特力第一 Frederick I 因參加西班牙承繼戰。援助皇帝有功。乃得稱王。但仍爲勃蘭登堡選侯。而其國王之稱號則達於其遼遠而且不關重要之普魯士。與曩昔義大利之國王在撒地尼稱王而不在皮得蒙特或薩伏衣先後如出一轍。腓特力第一死後。腓特力威廉第一 Friedrich Wilhelm I 卽位。儉約勤勞。崇尚武備。使官吏貴族皆受嚴格之軍事訓練。故能政治修明。國威遠振。在其統治期內。普國奪得斯德丁爲波羅的海第一重鎮。

腓特力威廉第一積極訓練之軍隊至其子腓特力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亦稱腓特力第二 Friedrich II)。始去運用。使普魯士一躍而爲歐洲之強國。乃以斷然手段與狡黠之外交，攫取西利西亞。爾後諸地成爲普國重要工業之區。



又於七年戰爭以寡敵衆。尤爲英武。嗣又干涉波蘭問題。強占西普魯士。與鞭長莫及且難於防衛之東普魯士沆瀣一氣。自此普國之國基益爲鞏固。遂於奧地利相抗衡。並將普魯士之利益與日耳曼合併。漸謀將奧地之勢力取而代之。此爲普國史中之重要階段。

腓特力大帝死後。日耳曼與普魯士之歷史即密切混合。欲恢復日耳曼之統一。必先樹立普魯士之威權。此理固甚顯然。腓特力威廉第二繼其皇叔之位。懦弱無能。惟其群臣則受大帝之陶融。頗能輔贊國政。故於一七八七年擊敗法蘭西與奧地利之聯軍於尼德蘭。於一七八八年與英吉利、荷蘭結成三角同盟。以抵抗奧地利與俄羅斯之東進。聲勢浩大。動撼全歐。適於斯時法國革命爆發。遂完全將歐洲及日耳曼歷史之趨向轉變。最奇者其結果演成普奧聯盟。此二國在以往有不共戴天之仇。畢竟此種聯盟是貌合而神離。未幾因瓜分波蘭。惡感重生。不能戮力以抗法。迨法國將勝。普魯士竟退出聯盟。此後十年間。則採無生氣之中立政策。然於其國不無裨益焉。

其後普奧二國又謀聯合。普國則毅然獨立。迨拿破倫得勝。法蘭西帝國成立。危及日耳曼之利益與榮譽時。普國仍按兵不動。及拿破倫之侮辱實不堪忍受。乃起而抗戰。此種懦弱之惰性較其祖腓特力大帝果敢剛勇之氣。有霄壤之別矣。祇緣普國動作遲緩。坐失時機。致奧國被破於奧斯特里齊。迨耶拿陷落。普法之邦交。終於破裂。而的爾西特條約 *Tilsit Treaty* 則注定普國國運最劣之點。割地賠款。不可勝計。國中森林亦爲外兵所占據。自此陷於悲慘之境。

然破碎之普國厄運之餘。又獲救濟。未幾斯泰因 *Stein* 哈丁堡 *Hardenburg* 等偉人輩出。提倡社會改革。解放農奴。廢除階級差別。厲行地方自治。又如謝倫霍爾斯 *Sharnhorst* 葛納斯諾 *Gneissau* 等改革軍制。採用徵兵制度。使全國國民皆受軍事訓練。不過一年。國中氣象。爲之一新。即頑固之勃蘭登堡紳士。與守舊之貴族。亦皆奔走呼號。贊助新政。馴至教育家詩詞家亦咸以恢復祖國自由之大任訓導其國民。於是上下團結。舉國一致。不期年間。所謂自由獨立之戰 "*The War of Liberation*" 大破法軍於萊布息爲德國史中最光榮之一頁。戰爭之領袖人物爲普國而非奧國。在以往之抗戰奧國誠較普國爲烈。然於此最後之決鬥則毫不努力。蓋奧國在狡黠之梅特涅 *Meternich* 領導之下。看風轉舵。冀獲漁人之利也。

拿破倫戰爭時代之德國。氣候一新。大非十八世紀時法國之比。其時羅馬帝國已歸滅亡。同時毫無效能之腐敗政體亦隨之蕩除。國內小邦之數目大為減少。如舊教會領地、自由市及武士領地等。皆併入於其強隣。願此種變遷雖可減少分裂。而仍不能走上統一之路。緣大國之君因領土之合併。愈為強大。且見法國之侵略已去。遂不願犧牲自己之獨立。以謀德國之統一。而梅特涅復操縱外交。於一八一五年成立神聖同盟 *Heilige Allianz* or the *Bund of 1815*。假博愛和平之名。實行壓制自由運動。毫無誠意去謀統一。故一八一五年之同盟為君主之同盟。而非人民之同盟。奧國忝居領袖地位。實為情理之所不許。因有愛國志士竟主張光復神聖羅馬帝國。或較此種之神聖同盟為佳。亦未可知。

最使一般愛國份子憤懣而失望者。為普國不但默認一八一五年之同盟為有效。而且贊助之。厲行之。恬不為怪。然於其國不無裨益焉。故一八一五年為日耳曼悲慘之日。乃普魯士顯揚之年。是年腓特力威廉與俄皇成立協定。割讓自一八〇七年脫離普魯士之波蘭各地於俄。構成華沙大公國。而薩克遜及沿萊茵河流域之舊教會領地。自科不林士起至荷蘭邊境。則皆歸併於普。同時奧國亦決心舍去尼德蘭之南部。該地為日耳曼邊境最易受攻擊之處。於是防禦法國侵略之責亦委諸普國。而「守衛萊茵河」一語 *Wacht am Rhein*。遂使普魯士與德國之國防結不解之緣矣。所謂自由獨立之戰。其結果不過如此。一般愛國志士痛恨之餘。惟有冀其成功於將來以自慰耳。

自一八一五年以後三十餘年。德國之統一機會似又出現。其時塞爾維亞及希拉已經獨立。法國之七月革命推翻波旁朝。比利時脫離荷蘭之束縛。西班牙與葡萄牙亦打倒米戈爾及卡羅斯。種種事態益使日爾曼人激發其志氣。思有表標於當世。其時憲法漸漸抬頭。而梅特涅則多方制止之。自大體觀之。梅竟獲成功。因有少數國家如巴登等對之讓步。而各邦君主因利益關係。亦皆左袒其謀。於是一八一五年之同盟雖有其顯著之缺點與荒謬。依然存在。直至一八〇八年無甚變更。

法國革命所產生之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膨漲甚速。而梅特涅則嘗欲撲滅之。此二主義在同一時代之觀察家視之。似絕對不可分離。實則並非如是。民主主義可不賴自由主義而生成。試觀普魯士國王及普魯士之貴族紳士。皆生來反對自由主義者也。然而彼等決不因之而反對民主主義。再觀普奧二國本屬貌合而神離。雖作表面上之聯合。其利益實相水

火。所以普國不啻自由主義之膨漲。正所以藉之以速其獲得德國之帝位。其所採政策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緣普國領土散漫。再益以國界之分。商業活動。大受影響。由甲地至乙地。欲使貨物通行。必先於他國插入之地帶中能通行時方可。因此遂與各國訂立條約。此關稅同盟 Zollverein or Customs Union之所由起也。回溯以往。在一八一五年有散漫之政治同盟。後有此緊密之經濟同盟。相副而行。可謂無獨有偶。政治同盟之盟主是奧國。經濟同盟之盟主是普國。又以意見齟齬。奧國被擯於關稅同盟之外。

至一八四八年日耳曼自由黨久經渴望之時機終於來到。梅特涅慘淡經營之大廈。終被革命之疾風暴雨。席捲而去。梅氏被維也納之暴民逐走。亡命英國。腓特力威廉第四亦對柏林民衆讓步。允許一年前所拒絕之憲法。其餘小國亦皆承認立憲。於是躊躇滿志之自由黨立刻起草新憲法。得國會之許可。於一八四八年五月在法蘭克福召集聯邦會議。討論日耳曼統一問題。各邦代表由人民選舉。而不由君主推定。結果於一八四九年春。通過中央政府統治聯邦各國之議案。

普王腓特力威廉第四獲多數之擁戴。應即德國皇帝之位。奧國首先反對。表示若普王果就帝位。願以兵戎相見。此時奧國已征服義大利。並藉斯拉夫人之助擊平匈牙利之亂。遂欲乘勝以恢復其舊有德皇帝位。普國對之讓步。腓特力威廉第四讓出帝位。旋於次年之阿爾米次會議承認一八一五年之同盟為有效。爾後聯邦各國又分裂成大德意志黨 *Grand German Party* 與小德意志黨 *Little German Party* 二派。前一派主張將奧國加入聯邦之內。後一派主張將奧國擯諸聯邦之外。經長久之爭論。奧國終被擯出。因此普奧之爭益烈。而德意志之統一更渺茫如昔矣。

此時有一青年生來即與德國之統一結不解之緣。其於上述重要年度之大事。無時不在注意。其人爲誰。即阿脫豐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k* 是也。俾氏於一八一五年生於勃蘭登堡典型的貴族家。以華貴剛愎之性帶銳敏之理智。意志堅強過於常人。當霍亨索倫家柔順之國王允許普魯士立憲。並對法蘭克福之自由黨表示獻媚時。彼則憤然不滿。又當一八四九年普王腓特力威廉辭讓帝位時。彼則狂喜。足徵其抱負遠大。政見宏偉。主張德國亟須統一。但非將普魯士併入德意志。乃係將德意志併入普魯士。此與自由黨之政策適相鑿枘。而俾氏則不顧一切。斷然行之。

至一八六一年威廉第一繼其弟即普國王位。次年以豐倫 *Von Roon* 所計劃之軍制改革案。與議會發生爭執。議會

拒絕發給軍費。自由黨議員則主張取消議案。威廉第一毅然將二三自由黨議員革職。而用俾斯麥為宰相。俾氏就職伊始即對國會演說謂：「德國之統一問題非空言與多數人所能解決。解決之法惟有鐵與血。換言之。即勝利之戰爭。」因有鐵血宰相之稱。俾氏不願議會之反對。斷然實行加稅。充實軍備。不到十年。果然成功。

在一連三次大戰中。俾斯麥完成德國之統一。此三次大戰在近世德國史中最高為習見。勿庸贅述。俾氏政策。勝特力大帝堪稱其先師。而此後生則青出於藍。乃以什列斯威及好斯敦問題向丹麥尋釁而占領之。嗣以強硬態度。威脅奧國。演成一八六六年之普奧戰爭。在七個星期內大破奧軍於薩多瓦。於是漢諾威、赫斯加塞爾、拿騷及法蘭克福皆歸併於普國。遂被擁為北德意志聯邦之盟主。凡萊茵河迤北之地皆屬焉。

奧國之敗向為拿破倫之所不願。因奧國之敗即普國勢力之增長。普國勢力之增長。即法國利益之損失。而此時南德意志諸邦仍然獨立。因宗教、習俗及人民氣質之不同。南德意志人對於普國之一切。不若北德意志人之順從。故俾氏欲兼併南德意志。勢非再與法國一戰不可。在普奧戰前。俾氏欲求法國之中立。許以萊茵地域。嗣後俾氏不僅拒絕法國之要求。且與巴威、符騰堡訂立秘約。激其南德意志各邦對法之反感。於是法國之輿論大譁。某政黨立主對德宣戰。而黑拙之拿破倫不自量力。竟欲收買盧森堡。又為俾斯麥所阻。因此兩國關係益形緊張。俾氏復趁機宣傳。戰事終於爆發。未幾法國敗績。成立凡爾塞和約。割亞爾薩斯及洛林與德。賠款五十億法郎乃和。俾氏大功告成。躊躇滿志。遂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大會諸侯。使南德意志諸邦與北德意志聯邦共組德意志帝國。擁普王威廉第一為皇帝。

夫一事已被全國人相信之後。甚難再使其懷疑。而一般人對於政治行為之評論。每以其人之成功或失敗為定論。此乃人之常情。只緣德國之統一方法特殊。所以一般人即謂惟有此法才能統一。又以德國久已渴望統一。統一之後果然強盛。所以一般人又謂此法實完善而莫可替議。因之保持統一亦須要同一之方法。故凡可以實行此法者將無所不用其極。此大戰之所以起也。

祇緣德意志人為服從領袖者。故雖性質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終能沆瀣一氣。俯首聽命於強力政府之下。而不致涣散。其中尤以南德意志人溫柔敦厚。富於情感。最喜稗史小說。所謂俾斯麥主義能使德國統一。能使德國偉大。南德意

志人對之眉飛色舞。如聽故事。轉瞬四十年間。在嚴厲軍事與嚴厲教育訓練之下。乃將其所謂故事。視為人類之福音焉。

本篇之作於普魯士完成德國統一之後。不擬再作編年之記載。惟四十年和平之後。又見誠摯剛勇之德意志人與聯軍之大敵拚命於疆場。蓋自法國敗後德國執歐洲政治之牛耳。此在俾斯麥掌政期內。可無問題。俾氏亦自信能保持其霸主之地位。但必須能制止敵方之聯合而後可以高枕無憂。德國最顯明之敵人當然是法國。法國自喪失邊境各地。不能忘亦不肯甘休。可與法國聯合之國家惟有俄國與英國。單獨一法國當然不足重視。此在俾氏似不足慮。因法國與英國以埃及暨他處之利益關係。不易聯合。而法與俄國又有夙恨。且一係極端民主共和政體。一係極端君主專制政體。根本不易合作。反之德奧義三國則於一八八二年結成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三國同盟信可以保持歐洲之和平及德國之霸權矣。然以往對路易十四及對拿破倫所用之聯合力量。其時將移以對諸威廉第二。奧國與俄國在近東之利益本相水火。德國幫助奧國。壓迫俄國。俄國懷恨遂謀與法國接近。於一八九六年與法成立協定以圖報復。此時英國亦漸謀與法俄接近。而先與法國成立協定。以期在波斯及遠東方面。得到俄國之諒解。自此而後。一方面有德奧義之三國同盟。一方面有英法俄之三國協約 Triple Entente。陣容分明。事態愈趨嚴重。迨一九〇四年摩洛哥問題發生。法國厲兵秣馬。欲對德用武。適其時俄國敗於日本。創痍未復。無開戰之勇氣。破裂之期。因之遷延。直至塞爾維亞問題發生。奧儲斐迪南被刺。大戰終於爆發。

德國恃其龐大之武力。不惜掀起世界風雲。其主要之動機。固在欲保持其歐洲之霸權。然細察之。其雄圖實不僅此。蓋自汎德意志主義興。德國之政治主張範圍擴大。世界地圖。為之變色。再觀德國之經濟狀況。自十九世紀以還。工商業極度膨脹。商品欲求市場。資本欲求吐口。非向外發展殖民地不可。他國有行之者。恒藉傳播文化或宗教之美名。實行擴張其治權於國外。他國既有此種特權。德國又焉能例外。況德國之道德文明自許為世界無雙。宜使世人得其觀摩之益。於是上自皇帝元老。下至政客教員。皆以增進世界之文明為辭。到處宣揚其文化。以圖開拓其政治及經濟之勢力。此威廉二世世界政策 Welt-Politik 之所由起也。雄圖遠略。不可一世。豈徒保衛歐洲一隅而已哉。

釋石谿事蹟彙編 (下)

書牘第四

甲 與人書信

與白雲居士 周亮工 結隣集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歛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灑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菩薩留惑潤生。恐墮無事甲裏。石禿如累夜夢優人登場。大傷目力。到得睡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顧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元 同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同上

吾楚湘山層巒疊嶂不可窮盡。目為之眩爛。足為之酸澁。若山陰道士祇不過應接不暇耳。春日偶作此意。甚近之。老杜云。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唯深於筆墨者知之。臨摹家則未可語此也。幸有以教我。

與蔡龍友論書畫 同上

書畫文章。此中關捩假於天。不假於人者也。吾道所謂無師智。纔一拈出。自別常情。山谷云。一邱一壑。要須其人胸次有之。若單單摹擬效顰。禪家呵為僕兒婢子邊事耳。居士運筆所謂腕中有鬼。真得無師之智。將來足與逸少並垂不

朽。因寄拙畫請正。附以數語。莫謂老僧不會道破。

與蔡蓮西 同上

天下富貴貧賤俱有箇真實受用。閉戶心無所管。何事掃除開門。活水清山。見在繁華。凡得天地之正氣者。俱能悅吾之目。盈吾之耳。適吾之口。充吾之腹。動容周旋。莫不爲我開設。隨緣取用。何曾有意收放。異乎人者視聽言動。同乎人者眼耳口鼻。此心可富天下。貧者終不患貧。此心可壽天下。天者終不患天。只管不出戶庭。功德徧及大千。至若妻子田宅。目前有無何礙。身後聽其自然。恩愛不必遠室家。建功業何妨居朝市。小處可修。大處更可修。却係采山人。却不外世事。

與陳原舒居士 周亮工 藏弄集

人生墮地來便上了此一本戲文。有悲有歡。有離有合。自聖凡賢愚皆不能出此戲場圈子也。祇要你做到燈盡油乾時。方纔脫手。我佛菩薩說生老

病死苦總是戲場內事。祇是眼明底人輕輕挨過。都不要認真。地獄天堂可喜可懼事。都如我箇毛錐子畫出來相似。古德云。譬如畫師畫作地獄變相。自家看了。自家害怕。所以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達摩大師到覓心了不可得。纔把目前幻境看時。如紅鑪上片雪。却纔拍拍手登堂豎拂。與人說東道西。這是了事的子弟。却把前頭底悲歡離合都做上了最上一乘法說。要與後頭登場的人抽釘拔楔。童求來持手札。說近況病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飯。但我原道人開場做了好戲文。末後不奈此苦。若以道眼返觀。那片不是精底。人生各賦一種性氣。造化能使渠啼笑無端。若以鄙見觀之。道人實未減風流。何至乃爾。眼昏久未作答。偶晴窗下書盡此紙。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者也。此字存笥中。胸不快意時時看一遍。管取獼猴不跳也。呵。

答張瑤星 同上

別後忽忽而夏而秋而冬矣。過去底事已如隔世宿夢。現在則一日奄奄一日。未來底離寒熱更新。要且不過是痛一下癢一下。我自觀我。如是而已。造物既開了此箇戲場。不得不弄這一堂傀儡。這夥傀儡實是無知。若是有知。則換手搥胸。竄下戲場去也。石禿如今不耐觀此戲。唯終日打瞌睡而已。若我松風道人。則自有飲中之天。且道與瞌睡漢是同是別。周櫟翁久聞下車矣。不敢以方外人聞問。然此翁具法眼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責於人類。倘或晤問。幸道疎略。王元翁以見餉詩書一冊爲名山藏，使人復見古人。而尊踐稱心而言。道誼溫溫。雖靈運次宗無以過之。但愧石禿難爲遠長老耳。

與郭些菴中丞 同上

憶與翁十餘年前。朝風夕雨。咀苦分甘。最後爲吳越行脚。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掀髯吟哦。握手俯仰。纔一瞑目。卽現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間隔。近傳翁爲真頭陀矣。世間都爲俗情限隔。

分僧分俗。若能出一頭着眼。妻子兒女。法侶也。良友知己。法護也。以法印心。以戒制行。以慈祥接世。觀一切好惡境緣。如幻如夢。則容膝之所。衽席之間。一大佛國也。捨此他求。則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謂然否。石禿數年來借牛頭一坐具。今年祖龍一炬。佛書經相。衣具器物。化爲灰燼。依舊是昔時一絲也無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天壤孤獨。又加以病苦。可謂至矣。造物善能矢上加尖。若非胸中有箇百鍊丹頭。幾化異物去矣。擔雪老人之便。忽忽附此。以達近懷。

與瑤星 同上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榔槨橫擔。不顧人喧入千峯萬峯去。千峯萬峯只在脚根下。不是離群而索居。但要自己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如來紅鑪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又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了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常輾轉胸次。故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乙 收受書信

與石巖禪師

蔡祖庚(遠西)結鄰集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誨。譬我瀾淙。適遇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廬中。話及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莊。夜深作畫時。某甲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答。吃茶便行。十年後。示寂雪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便拈筆爲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夫小影。何敢輕辱揮毫。但念既已妄追雪公之杖履。又獲坐石老之煙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溪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向後卽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喚。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清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鋼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與石巖兄

釋正志(槩菴)結隣集

擔着頂上枷。是處逢人乞。生被箇老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何殊癩狗絕生天之望哉。鑑圓長發日。正是其時。自辰至午。暴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捨將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飯罷歸來。臂已強。踝已酸。非時食不得。路上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閒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厚福人聞。祇宜哭不是。笑不是。若把一念心責其疏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

長。不能前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達左右。知是何年月日。目前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與介公

釋道韶(雪藏)藏集

吾師病疥。想不大妨。四威儀中忽然摸着癢處。亦是快事。種種懷想。須俟入山聚首消之。

與石谿師

釋宏儲(繼起)藏集

近因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歎譽。畧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彌強。聞見固不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錫地。一葦可航。正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與介邱師

釋大嵩(友蒼)藏集

峯巒峭異。鶴不停機。水西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開草徑。巖際汲引春流。雖水落石出之勢。尙自搖搖。而牛背鐵筵。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人數輩。相與品字支鐺。掀翻雲霧。便

可安心作投老計耳。惟是回望牛頭老子。目朝雲漢。橫臥大唐。真不啼霄泥之隔。所苦白紙類封。千里相寄。實難于問津也。小力旋附此相聞。並慰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順物。使竹栢交蔭。烟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硯處可也。

友朋互題第五

甲 題他人畫

題程正揆贈孫韞生畫冊(真蹟錄出)

青溪司空畫求之不得。濫求則不予。予之者亦不易。筆墨知己寥寥。當面錯過亦不可。浮慕何益。韞生居士以何方便得此其富耶。司空云。平日虛衷嗜古。不强索筆墨之報耳。余謂不然。人患不知己。若知我者。雖千乘之貴可讓。況筆墨乎。韞生不獨嗜古。而能知人。司空不獨愛人。亦愛其嗜古。故塗抹不倦。十二番而有餘興。矯矯龍。又復逗漏不少矣。司空與余爲方外交。性慧過人。富貴不足葛藤。學道之餘。貫通百

家。前身畫師。其能事也。東坡跋龍眠山莊圖云。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又曰。有道而不藝。則雖形於心而不形於手。石禿曰。東坡說到龍眠畫到與箇鼻孔原是一竅。却被司空一串穿過。祇是古今罕聞。庚戌春二月識於幽棲之大歇堂。電住殘者。

題程青溪山水軸（虛齋名畫錄）

書家之折釵股。屋漏痕。錐畫沙。印印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銀鉤蕩尾。同是一筆。與畫家皴法同一關紐。觀者雷同賞之。是安知老斲輪有不傳之妙耶。青溪翁曰。饒舌饒舌。辛亥正月同友人觀於幽栖之大歇堂。石道人識。

跋胡士昆墨蘭卷（南畫大成翻印）

墨花香不盡。石道人。

乙 友朋題識附名賢題詠

題石谿畫

程正揆（端伯）青溪遺稿

石公慧業力超乘。三百年來無此燈。入室山樵老黃鶴。同龕獨許巨然僧。

石溪臨山樵畫

山人黃鶴老山樵。三百年來竟寂寥。非是金針無暗渡。阿師脂粉忒輕描。

題石公畫

黑鶴無樵此道微。溪邊片石獨傳依。畫師少愜山僧意。遺墨蒼龍破壁飛。

題石溪山水立軸（東南日報副刊印）

山色○自變。雲心澹若疑。隨風隨作態。一雨一番奇。斗酒游人意。挾筇老客詩。近年幽興處。且勝學希夷。

題石公畫扇（青溪遺稿）

石公爲省齋何子畫菜數莖。芋半頭。省齋持向青溪。欲作一偈。奇哉。石公不向鍾樓上念讚。却要床脚下種菜。大似磕睡漢思量捉虱子咬。何子見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起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但累及不相干人。硬差判斷。回頭不得。開口又難。乃勉強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散珍珠不值錢。一陣菜香芋

正熟。五更酒醒却流涎。

題石公畫

石公作畫如龍行空。虎踞巖。草木風雷。自生變動。光恠百出。奇哉。

題石溪畫

石公善病。若不暇息。又不健飯。粒入口者可數也。每以筆墨作佛事。得無礙三昧。有扛鼎移山之力。與子久叔明馳驅藝苑。未知孰先。殆維摩以病說不二法門者耶。

題石公畫卷

此石溪在修藏社中所作。時予告之曰。畫不難爲繁。難于用減。減之力更大於繁。非以境減。減以筆。所謂弄一車兵器不若寸鐵殺人者也。石公遂作此圖示予。復笑曰。誠少少許。奈不中律何。予應曰。博浪一椎爲千古絕伎。金人十二。何啻天壤視之。君寧有倖心耶。記此語已二十年。往兒輩收藏。復裝潢。請題于後。因記之。

題石谿秋山釣艇圖（中國名畫集印）

晨起理幽事。看山味各殊。傳殘無杜癖。樹古勝倪迂。買醉尋鄉曲。移家入畫圖。世情尙彫鑿。那得一溪愚。

題石谿松風礪響圖（欽金氏抄本）

石公筆墨得香光神髓。此忽作迂態。在獅林鶴林之間。宛轉心目。令人意遠。可謂獯矣。繡山先生具賞鑒家。珍藏玩味。如對古人。此亦自出手眼。獨行不求伴侶者也。癸丑八月初一青溪道人揆觀題。

自題二溪合作卷（青溪遺稿）

甲寅秋九月。予在鄉居。時有蒙古兵往勦湖南。頗多焚劫之事。予此時唯畫數事相隨。閱此乃書記之。石公與予共事兵火場中。不啻百劫。惜不見此境添一重唱和公案耳。

石谿畫牛首

王士禎（漁洋）王漁洋詩集

兜率崖前雙屐去。鐵心橋畔一筇歸。當時擬向牛頭住。不道風塵與願違。

石谿畫

慈竹林中一徑微。曾尋石窟叩禪扇。雲山舊衲渾忘却。欲借僧雛壞色衣。

題石谿畫冊

方亨咸(邵村)讀畫錄

曲曲村墟歷歷真。長鑱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疎漏。老衲山樵自隱身。

題石谿做米山水

張貽(瑤星)讀畫錄

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却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箇中籠象。直踞祖席。然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偶然游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鬻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請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又

朱一是(近修)讀畫錄

米南宮在潤州。時時看隔江烟雨。山水昏濛。作畫遂入神妙。天下萬山萬水俱作潤妙氣象。數百年後寫牛首諸峰者。亦復得其大意。然可以詩意不可以筆求也。

題石谿山水橫幅

釋道濟(石濤)

欽程氏藏  
石濤題畫錄

古畫小橫幅皆無題跋。即有之多在別紙聯綴裝裱。況以石谿禪師之筆墨。而可輕有所點污耶。偶田主人出此索題。敬書一二言以告後之觀者。使其知所愛重云。伯右先生以此畫贈我。石濤濟山僧跋。

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

白丁墨蘭共一卷 鄭燮(板橋) 板橋全集

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

跋石谿溪山無盡卷 潘正煒(季彤) 欽金氏抄本

明季中以方外而善畫者。首推清湘石溪。兩人同是方外。同是明季方外。而石溪畫流傳於世。不及清湘十之一。豈一則不懈臨池。一則惜墨如金耶。此溪山行脚圖卷。疊嶂則祖述山樵。平林則力追仲圭。溪山無盡。畫理亦無盡。較之清湘。洵堪抗衡也。至書格之妙。與八大山人同一家眷屬。非胸別具邱谿。不能得此。道光己酉孟夏跋于南園聽帆樓。

題石溪山水

何紹基(子貞)歸石軒畫談

苦瓜之前雪个後。吾鄉畫禪來石谿。直從幽巽入  
堅渾。與兩佛子殊町畦。雲游日被洞壑裏。筆落  
能使牲鱗啼。此幅著意更深遠。煙雨一黑天爲  
驚。荒荒水光樹不辨。黯黯苔氣含雲棲。入佛入  
魔信有此。湘君山鬼群來棲。蒙君持贈副所願。  
既到畫處心沈迷。挂壁兩日側臥視。徬徨悚仄不  
能攜。

友朋投贈第六

甲 贈畫

贈石谿和尚畫

程正揆(端伯)黃溪遺稿

捲席洞庭去。長風一葉歸。禪心定落水。吟思動  
殘暉。故國人還老。荒城鬼亦稀。德山托鉢處。  
今昔是耶非。

題畫贈石公

王叔明紫芝山房圖。爲天下尤物第一。其自題  
云。余畫山水自謂在輞川洪谷間。世無子期。孰

知巍巍蕩蕩之意乎。予極讚歎此巍巍蕩蕩四字。

乃千古文章寸心得失最上乘語。非此老無此識。  
無此口。無此手。所謂百世下知其解者。且暮遇  
之。下士聞之。有不耳聾眼瞎者乎。舉似石師。  
感慨筆墨知己寥寥。古今傷心。咸一轍也。適余  
欲歸武昌。石公謂曰。君既偕紫芝以去。何不用  
山樵法補我借雲。遂戲作是圖以贈之。山樵提唱  
絕調知希。見之不知更着何語。黃鶴能復起乎。  
今之子期。又當俟之三百年後爾。

乙 贈詩

晤石谿禪師於祖堂喜而有贈

宋 琬(荔裳)冒襄同人集

篋輿陟危椒。杉篁密難度。相將倚輕策。天闕在  
回顧。蒼芒但烟靄。不復辨來路。倏聞鍾梵聲。  
肅然脫雙屨。瞻茲大法堂。天花粲如雨。碑勒亦  
烏朝。松留天盟樹。興亡渺千載。爐香方一炬。  
大師據繩牀。音儀儼童孺。維摩病起時。天人齊  
了悟。嗟余逢世難。悲憫問其故。回首百慮錯。

六州豈能鑄。如彼遠行賈。揚帆值狂颶。幸免飼蛟龍。心魂長恐怖。未割區中緣。矧乃年齒暮。充盤剝鮮笋。篝燈煮霜芋。永願畢餘生。結茅於此住。

丁丑仲冬十有七日長至禮佛大報恩寺借石齋

諸道人燃燈繞塔乙夜放光應願懽喜敬賦二

十韻記其事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

空門至日拜空王。肅穆爐烟玉几旁。是夜然燈多寶塔。此心所見白毫光。鍾鳴圍繞高低級。梵罷低徊左右廂。良久下方仍暗黑。少焉東壁破昏黃。科頭老衲驚呼急。秃袖中官指顧詳。昱曜乍看銀色涌。晶熒諦視玉毫長。一重爛楯明初地。半壁琉璃映十方。鈎鎖金鋪連白道。瀾漫碧落隱紅牆。水晶宮闕遙分影。天漢星文暗助芒。共說丹爐呈變化。又言火樹漾低昂。似懸荔子銀青色。欲落葡萄紫翠飄。交絡倩誰排帝網。鋪舒那得截雲防。露盤瑩燭如移級。雕角搓挪欲差行。斫樹不愁傷玉斧。既先食月。雨花還喜見金牀。紅綃

得靜香爲介。白氈僧歸月在廊。舍利冥心觀掌果。燈輪彈指斂毫芒。長依慧火消灰劫。但倚光嚴入道場。歡極身雲都湧現。歸來毛孔亦清涼。帝心鴻朗開三寶。佛日弘明長一陽。大地何曾亡玉鏡。普天還欲理珠囊。慈恩盛事人能記。乙夜齋宮每降香。

示藏社介丘道人兼識乩神降語

長干藏社結長期。雪柱冰稜扣擊時。橫掃葛藤談滿字。匡山雪藏詔師。細尋行墨問三伊。普德曰助伊問師。並舟分月人皆見。兩鏡交光汝莫疑。珍重天宮催結集。健錐聲已報須彌。有神降乩云速完經疏天堂報汝。

臘月八日長干薰塔同介道人孫魯山薛更生黃

舜力盛伯舍衆居士

白毫親見相論開。腊改嘉平繞塔來。梵唄經聲籠拱角。栴檀香氣結樓台。千燈昱耀然羅刹。一雨霏微洗劫灰。共作四禪天上侶。紫金光裏首重廻。

長干偕介丘道人守歲

明燈度歲守招提。古殿宮雲入夢低。怖鴿有枝依

佛影。驚鳥無樹傍禪棲。塔光雪色恒河象。天醒霜空午夜鷄。頭白黃門熏寶級。香爐曾捧玉皇西。

諸家評騭第七

龔半千言。金陵畫家能品最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數人。然逸品則首推二谿。曰石谿。曰青谿。

石谿畫爲服亂頭。如王孟津書法。青谿畫冰肌玉骨。如董華亭書法。題程青溪畫。周傑園讀畫樓書畫集粹印

施閏章云。石谿和尚舊爲方外交。而未索其畫。今甚悔之。州來先生爲貽偃松半幅。無論其畫。卽其意已千古矣與方邵村書

杜濬于皇言。吾楚有詩而無畫。直至今日。突出

本文徵引書目

牧齋全集錢謙益

青溪遺稿程正揆

板橋全集鄭燮

讀書錄周亮工

沅湘耆舊集鄧顯鶴

同人集賈襄

清畫家詩史李潛之

賴古堂尺牘新鈔藏弄集

澄蘭室古綠萃錄邵松年

結隣集周亮工

欽金氏抄本書畫錄金應

王漁洋詩集王士禛

瑗

兩人。一爲石谿禪師。一爲青谿太史。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峰石跡。迥絕天機。原本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歎爲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一即便到恁地。結鄰集

張浦山言。石谿工山水。奧境奇闢。緬邈幽深。引人入勝。筆墨高古。設色清湛。誠元人之勝概也。此種筆法不見於世久矣。蓋從蒲團上得來。所以不猶人也。畫徵錄

秦祖永言。髡殘筆墨蒼莽高古。境界天矯奇闢。處處有引人入勝之妙。盛夏展翫。頓消煩暑。蓋胸中一段孤高秀逸之氣。畢露毫端。誠元人之勝概也。又言石谿畫沉著痛快。以謹嚴勝。桐陰論畫

歸石軒書談楊瀚

寶迂閣書畫錄陳慶麟

過雲樓書畫記顧文彬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楊觀

愛日吟廬書畫錄葛金煊

國朝畫徵錄張庚

穰梨館過眼錄陸心源

桐陰論畫秦祖永

書畫鑑影李佐賢

虛齋名畫錄龐元濟

筆嘯軒書畫錄胡積堂

三秋閣書畫錄關冕鈞

夢園書畫錄方濬頤

石濤題書錄程霖生



# 湘綺樓集外文 (四)

## 八指頭陀詩集後序

自晉以來文勝。至唐詩勝。趙宋理勝。而釋家均隨世有拔萃之秀。就詩論之。唐僧詩不能頡頏王李。六朝僧詩無愧陸謝。唐後益靡矣。蓋法顯支公兼文理以爲詩。齊己諸人徒事吟咏故也。謝靈運譏孟顛無慧業。慧者圓頓之所尙。業者退墮之所由。然謝雙舉爲言。豈不以一切法爲悉爲業乎。知業之善猶不善。益知業有善有不善也。其理非趙宋後之理。其詩卽非趙宋後之詩也。吾鄉多詩僧。詩不勝余。僧定不勝余。而寄禪和尚以慧業。故不由識字。自然能詩。衆聲異之。爭相傳鈔。欲其省便。因爲刊布。余初序之引賈島以比。意以爲不過唐詩僧之詩耳。旣隔一年。復有續作。乃駸駸欲過惠休。余序未爲知言。亟刊前序。更爲論定。亦見進步之速也。寄禪得慧而能兼文理以爲詩。可謂希有。雖然。慧亦業也。法亦業也。散花所以供養。何故反以著衣爲結習。衆無花業故。故亦無花慧。知此而寄禪可爲詩。亦可以不爲詩矣。戊子十一月旣望王闔運改定重題。

## 衛生指南序

記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論語亦有饋樂不嘗之戒。則亦所謂藥者合滋補之品而成。如上古禁方之類。非

若伊尹之湯液。仲景之經方。爲千聖相傳。一見而知其藥性者。不然。神農黃帝之書。本草三品之列。經論俱在。豈有聖如孔子而猶未達者。蓋服食滋補之法。自春秋時已然。迨唐千金諸方。遂有養性補益諸門。近世醫學久廢。而泰西各國。發明方技。攷證經絡。立爲專科。擷百草之精英。成諸病之主治。於是西醫西藥徧天下。病者亦藥其簡易。喜購服之。致每歲入口。又鉅萬萬。五洲大藥房有鑒於此。聘我國之通西醫者。製爲自來血。以挽救之。蓋人生之要不外氣血。顧氣可以吐故納新。而血必資乎補養。又其藥之原質幾經化驗。俱有依據。非若詭詐之人。託名秘方。以欺世惑衆者。使他日擴而充之。中華醫院行且見夫泰西。豈非學者之至願乎。余故樂爲志其緣起如此。乙卯六月甲辰朔王閏運題。

答喻味皆問處世法

春秋世愈亂。文愈治。昔人云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不隨世爲治亂也。莊子言利害不得至前。則人無亂我之道。慍羣小者。慍其惑世。非害己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有守死致命之義。箕子比干身在師保。猶爲成仁。况巖穴之士。居於寬閒乎。視吾之所處。守吾之道。水火鋒鏑。境之常也。當死則死。而何憂懼。不憂懼則自治矣。絕食可以拾橡采薇。蹈刃可以神色不驚。盡吾之道。以隨吾之遇。而何岌岌於外緣乎。凡臨難而矯激者。中不足也。賊何足罵。惡聲徒形鄙俗。卽是自亂。故常山睢陽未爲聞道。文山從容。但不可請爲黃冠。明末許人多遜爲僧。船山全髮。而伏匿谿洞。豈大雅之所爲乎。如是不免吾心先亂。由守不足也。旣欲全髮以明節。又慮全髮之見害。是自知其不當全髮。則已有不正也。若坦然處之。聽其執去而完節焉。無愧無怍。亦自無憂無懼。而何以忿憤失性。醜詆夷狄。以自示不弘耶。自古聖人。但欲進夷中國。同歸大道。未聞疾其凶惡。而先屏之人類也。宋儒戴篋弒之君。而靦然講中外

之防。其心外馳。何暇自治。故所論偏頗。不足傳習。至於湯斌。未遑問此。往而安焉。飲食而已。殊不知爲夷狄之世也。如此稍得自寬。若二百年後。而忽興□謬妄而已。亦與之理論耶。人但自修。不必論世。世治亂與人無與。若以亂世爲憂。必以治世爲喜。斯所謂適人之適。乃役人之役。賤之賤者也。至於人生順逆。別有因緣。或有因亂而得歡怡。逢治而多愁慘。此在自治其性。無懟於時。得道者優閒。枉情者荆棘。又自不關世事。無須更問他人。故孔子示其坦蕩。莊生教以逍遙。命也時也。非吾道也。己所不能主。即人所不同量者也。修己但問其在我者。不必爲人謀。人以對己而見。對己即不同己矣。境因人生。千萬人生千萬境。實一境也。我游其間。知其一。則齊哀樂。哀樂齊。則生死齊。故曰生死不得至乎其前。前則我之前也。我不能造境。境即不得混我。我自有我。而何患焉。六經皆以治人。然必由於自治。自治即所以治人也。但苦人類繁多。世局更變。今吾以一人約之。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由此道也。自處於寬閒整暇。然後可以應世。如此乃謂能自治。

題王船山禮記遺稿

禮記雖著令試士。竟無全書。惟鄭陳二家爲完書耳。近乃有船山注刊行。自誇爲開生面。亦了不異前人。然其手稿散在鄉塾者。具見斟酌改定之迹。余每見必跋題存之。此檀弓稿二葉。爲仲銘弟所得。亦爲書端。以志好事。余禮記箋皆楷書。既刻本復以錄本媵女。家無存稿。觀此知薑齋之紙筆。乃以注經等於應試之起草。爲可悲也。壬子題於東洲船山書院北軒。

詞緣說辛未

兩珊自號詞緣。欲余爲說。說曰。有緣之說。自釋氏闡明於世。乃至無聖凡不離於緣。湖外舊無詞家。船山曲妙一時。而詞掉書袋。近世鄧辛眉詞近南宋。然傷穢澀。此外才慧文人皆不措意。豈非緣不偶耶。兩珊才清思深。而尤好爲詞。好者緣也。才思所以滿緣者也。詞於文章。文章於道。不啻大海一滴水。然非緣烏能相近乎。既自號詞緣。屬叔鴻篆之。闡運述其說。辛未四月甲子徐樹鈞并書。

郴州月湖僧欲募化請經回湖南爲作疏頭辛未

蓋聞釋迦垂經。菩薩作論。經論弘演。本傳中土。中土秉五行之秀。尤好文詞。故達摩際斷。而梁武不契。使遇世尊。因物度物。臺城之災。立可澹銷。何至以求蜜之殃。爲捨身之無效。故知元奘翻經。用成貞觀之治。教各有宜。而面壁之功劣也。末法不聞深義六七百年。本朝三皇以佛應世。頒法藏於直省。選士德爲法師。近今凌遲。鐘磬不鳴。余惟敷教之方。莫若講壇之設。況今湘州繁會。才彥雲集。虎士脫劍。泮林未修。直切救時。佛法第一。南嶽藏經。歲久蝕蝕。又僻於深山。赴會艱難。嘗欲修復麓山澗潭道場。延僧開經。然世尊制諸比丘不得安坐受施。又欲廣諸功德。及諸海內。未能出家行履。此願未酬。今郴州僧習聖發大宏願。廣歷十方。求諸檀那助資請經。先至神京。以結勝緣。乃由江淮。以及秦隴。皆兵燹之地。福種之留。具此一念。龍天必聞言欣悲。何假勸募。謹爲疏引。使習僧持詣福德居士門。隨緣得之。

# 近代筆記過眼錄 (十)

## 南齋日記(續)

記太常仙蝶。七月十九日云。「退直。至池邊。太常仙蝶又見於石上。與五月間所見同。」二十一日云。「私念前日見仙蝶。今日或再見。因至御園六月菊上訪之。四仙並出。一黃質黑章。即相傳左翅有缺者。一黃質微紅。有金翠茸。即裕壽田前輩家所見者。一翅中有二翠茸。即陶然亭見者。一外面亦有黃紅翠三色。均四附二鬚。鬚冠二珠如裹形。真仙人也。徐叔鴻方伯扶乩。謂是四仙。今日所見正合。……」二十二日云。「御園又見仙蝶。有一甚大。白質而黑章。其白縷皆如菊花形。飛時則黑章成翠色。白質成澹綠色。二面透光。望之如玻璃鏡。琪夢中見遍身珠璣者。與此正合。大可五寸。蓋實羅浮仙種。乘雲到此。與太常仙翁合而爲一也。連日屢有仙貺。不可無詩。當拈韻以紀也。」二十九日云。「此數日中仙蝶皆時來。或一。或二。或三四。其蝶使有白色者。有澹黃者。白者恆見。澹黃者亦罕有也。」八月十二日云。「今日仙翁又來。一黃質黑章。一黃質微綠。具元白二色章采。皆立久不去。神蹟也。」二十六日云。「太常仙蝶屢至西苑。今日又疊見之。因成四詩。錄後。連日曉直西苑屢見太常仙蝶謹紀以詩。宜南五處見仙蹤。(仙翁之來。先於蓮花寺二見。壽衡師處三四見。江亭一見。雲山別墅二見。虎坊橋廬又一見。)城北元燈結瑞重。(裕壽田前輩住城北。前年試燈日。仙集於庭。壽衡師命琪前往寫影。賜詩有北郭于田大捷回句。並繪踏雪傳真圖。)已助天衢韶景麗。況承太液渥恩濃。……元老昨纔編畫史。可知應瑞出孚誠。(壽衡師輯遇仙諸瑞。介弟叔鴻方伯題曰應瑞孚誠集。)……九陛天章在霄漢。(高廟有御題仙蝶詩。)滿身雲氣點珠璣。(前年余夢見一蝶。大徑五寸。滿身皆綴珠璣。及見裕

壽田前輩家一仙。皆有玉章。與夢正合。今日所見又同。……芝草生時根並託。(今年琪庭中又生芝草。)木樨香裏菊初新。(御園中六月菊一望如錦。)丹青尺寸誇摹寫。(前賢屢有圖繪。)扶翼須知翅若輪。(相傳仙翁冲霄而舞。其翅漸大。有若車輪。)已亥秋八月。徐琪初稿。太常仙蝶舊時盛傳于士大夫間。屢見記載。歌詠相屬。徐氏所記。亦其倫也。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八云。「長沙某尚書。平居專敬太常仙蝶。時瞻空想望。輒拜稽延佇。一日有僕言仙蝶降其家。尚書亟衣冠往視。見一蝶栩栩然。果仙蝶也。因即迎回宅。招諸門生。共尸祝之。且傷咏累日。又謂仙蝶能飲。因競濡以酒。蝶困憊既劇。遂奄然化去。或曰是尸解矣。尚書則製紫檀小匣。藏其遺蛻。擬題其上曰太常仙蝶。一門生杭人某獨爭曰。如此是仍以蝶視之也。宜書曰太常蝶仙。尚書曰。不可。吾恭讀高宗純皇帝御製詩集。實稱太常仙蝶。祖訓不可不遵。乃如舊書之而廢諸隙地焉。(以俟錄。)」語氣涉謔。長沙某尚書蓋即指徐樹銘壽齋。門生杭人某似亦即謂徐琪。

記孝欽禱雨。八月二十一日云。「慈聖因秋來少雨。宮中設壇祈禱。命琪爲求雨文。命吳士鑑書。用黃綾面黃紙紅裏摺。較平時賀摺寬約三分長約一寸。即日撰書呈進。文錄後。維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 日。臣那拉氏率子臣敬祭於昊天上帝曰。時屆西成。納稼盼豐年之瑞。情殷東作。深耕期沃土之滋。乃秋暘倍見夫炎蒸。而甘澍未邀夫滂霽。惟天心之可格。實臣念之彌虔。爰竭丹忱。籲求蒼昊。伏願廣施膏澤。渥漑祥霖。俾二麥之懷新。良苗可種。錫四郊而普潤。嘉穀咸登。賴仁愛之潛孚。庶蒸黎之悉慰。仰祈昭格。用薦馨香。不勝禱切待命之至。謹奏。」二十二日云。「聞昨撰擬求雨文。已邀慈覽。即日在儀鸞殿西設壇祈禱。慈聖爲民請命。至誠所感。當即日大沛甘霖也。」九月初三日云。「慈聖因連日未得雨。誠祈益篤。聞今日邯鄲鐵牌可到京。奉之西安門內大光明殿。將來得雨後鑄金牌報之。金牌不能存寺中。則存直隸藩庫。由藩庫更鑄鐵牌存寺也。聞平時金牌用黃金二百四十兩。此次慈聖命增七十兩。則須重三百十兩。今年金價昂。每金一兩易銀三十七兩。則一牌之金實直銀萬餘兩也。國家重念民生。不惜內帑之報。實亙古所罕。晚風雲四合。得微雨。農心稍慰。」初四日云。「慈聖又命爲祈雨文。即日撰書恭進。文錄後。維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九月 日。臣 率子臣 敬祭於昊天上帝曰。秋將深矣。漸凝露之爲霜。天必鑒之。何密雲而不

雨。誠懼已通於霄漢。恩膏亟盼夫滂沱。是用再竭微忱。仰祈福佑。昔殷湯以六事請禱。深有傲於藐躬。春秋書三日爲霖。實全資夫昊眷。所望醴泉涌注。渥澤咸敷。潤徧邦畿。百穀荷生成之德。歡騰場圃。萬家蒙涵育之仁。庶幾晚歲之告豐。咸賴穹慈之普濟。謹奏。」十四日云。「因連日祈雨未得。又奉懿旨命撰求雨文。即日撰書進。文錄後。維光緒二十有五年歲次己亥九月 日。臣那拉氏率子臣 敬祭於昊天上帝曰。呼籲兼旬。早達圓穹之聽。耕耘千畝。羣思晚歲之登。乃綠囂深盼夫懷新。而赤地未占夫破塊。九霄延跂。亟賴恩膏。五夜通誠。再申祈禱。伏願神功溥惠。昊旰垂慈。消沍氣於恒風。霑生機於甘澍。式敷虔懼。冀頓解乎蘊隆。俯鑒愚忱。定仰邀夫仁愛。不勝急切待命之至。謹奏。」深宮禱雨。無論其效如何。要本乎重農之意。金梁四朝佚聞云。「光緒三年。迭諭籌賑山西旱災。劉績通考（按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也）原按。晉豫亢旱。朝廷恩施疊沛。下詔責躬。至有上天降罰何不移於宮廷之語。聞兩宮皇太后率皇上露禱。長恩歷三四時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於慟哭。向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進。此次特命南書房恭擬。辭意迫切。不讓桑林。具名稱臣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勸舉也。」前例可資印證。（子男二字。當以徐記子臣爲是。）關於邯鄲鐵牌。徐氏所記。亦屬一種小掌故。董恂自訂還讀我書室年譜同治九年庚午云。「六月初七日。先是以祈雨由總理署函致會鑑生通侯（時以大學士官直隸總督）。請鐵牌於邯鄲。至是得雨深透。赴都城隍廟恭送鐵牌。」時董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也。總署以辦理外交而設。而乃旁及乎斯。亦奇。因綴錄之。陳夔龍官河南巡撫時。曾以祈雪而隔省請鐵牌于邯鄲。其夢蕉亭雜記卷二道其情事云。「光緒甲辰冬。中州苦旱。大河南北數千里。望雪孔殷。余率司道府縣。設壇虔誠祈禱。消息寂然。時已仲冬。春麥亟須布種。尤切焦盼。憶前署京兆。親見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至邯鄲縣龍井恭請鐵牌到京。越日卽降大雨。成效昭著。當派道府大員虔詣直隸邯鄲縣恭請鐵牌。維時文武寅僚。僉謂隔省祈禱。豫中向無辦過成案。意在阻止此行。余謂天人一理。罔分畛域。但求精誠之感召。何必例案之拘牽。僅用一紙公文。咨行直督備查。時則京漢火車已經合軌。往來甚便。鐵牌請到之日。於渡黃河南岸後。距省約十餘里。祥符令驛馬來報於夜戌時入城。應先往龍神廟恭候。余出署時。默觀天象。第覺微雲點綴。淡月朦朧。私念天色如此。恐難立沛祥雲。詎輿甫至廟門。朔風撲面。異常栗冽。嗣將鐵牌恭奉神龕。率屬行禮訖。已有薄片雪花。紛披滿地。衆皆驚異。由夜達

且。歷一日許。雪厚八寸餘。四野霑足。人心爲之歡忭。越日謝降。余率襄祀各寅僚。咸集二會祠瓣香樓。公講賞雪。賦詩紀事。詩載松壽堂大梁集中。唐和者廿餘人。會書楷刊石。嵌於祠之石壁。以留雪爪。」極言鐵牌之靈異。亦可供鐵牌故事之談佐。

### 宦遊紀略

嘉慶間。貴鎮（今貴陽）高廷瑞（字青書）以舉人官通判。洊擢知府。歷安徽廣西廣東三省。有循幹之譽。所著宦遊紀略二卷。自叙宦蹟。頗可觀。尤足供學治者之參考。余所見凡兩種版本。一爲刻本。署「桐鄉嚴錫康重刊」。弁以「胡文忠公致前貴州荔波縣知縣嚴伯雅太守（錫康）手書（公時官貴州候補道補授黎平府知府）」。有序六。咸豐十一年辛酉孟春前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鮑源深。咸豐十一年辛酉冬前署貴州按察使後學沈西序。前漕運總督愚姪朱樹。（咸豐己未）十二月既望候選知縣世愚姪莫友芝。雲陽縣訓導前署廣西柳州府融縣知縣後學李咸若。同治元年壬戌季春順天府尹姪壻石贊清。一爲排印本。署「安徽印刷局印」。有序四。（滇刻宦遊紀略序）光緒二十年甲午秋九月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和州鮑源深（文與嚴刻本不盡同。蓋一稿而經修改者）。十二月幾望獨山莫友芝（文與嚴刻本同）。監利王柏心。跋一。門下士李錦雲。兩本均就上下卷分爲三冊。嚴刻本各篇多附列評語。署受業侯金楷或晚學生方恒泰。又有眉批。或即出嚴錫康手。（嚴刻本。余僅見上冊。字句與晚本有不同處。大體無殊。下所引據晚本。）

同通（同治通判）之官。專廳守土者。與州縣相若。其僅爲府佐者。閒曹也。對府屬州縣。雖亦在長官之列。而州縣初不稟命。謔者謂同知曰點頭大老爺。通判曰搖頭大老爺。蓋於州縣偶以公事相啓白。點頭示不敢持異議。搖頭示不敢表意見也。通判秩正六。而知州秩從五。通判可升知州。故又有升到卑職之謔。（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五云。「國朝官制。知州於通判爲屬員。公事須用申文。而通判又可升爲知州。故爲知州者。常意輕通判。而稱謂之間。又不得不稍自抑。嘗有知州與通判爭事。曰。俟汝升至卑職時。便知此事難處。」此爲相傳之諧談。據余所聞。知州之語。爲「等大老爺升到卑職的時候。纔知道卑職的難處。」尤爲得神。州縣舊稱同通爲大老爺。後多改稱憲臺。至卑職之稱。乃同通州縣對



長官所通用。清末各省始多廢此稱。改命自稱其官。如知州即自稱知州之類。世之談官場故事者。對于同通間曹。率不置意。而如高氏所紀。則以地位較尊之故。亦非全無關係也。本書卷上紀嘉慶七年官安徽廬州府通判事云。「余在廬州府通判任。僅七日耳。有三事焉。到任之次日。府縣校官來見。僉稱府學生員某。爲其子求拜門牆。願送贄儀三百兩。余曰。我是來作官。不是來教學也。伊有三百金。儘可請一名師。何用余爲。其意不過欲結官長。爲出入衙門地步。收此三百金。將來聽其父子使喚。伊于胡底。辭焉。後訪此生極健訟。官長與往來者。多爲所累。稍不慎。即墮其術中矣。一日司關某僕。持一呈進。稟稱有人在途拾得二百串錢票一紙。求存案。余曰。得遺失物。應赴縣呈明。何必來此。某僕曰。伊有話面稟。余見之。其人懇將票發錢店取錢。留以充公。伊則聽憑賞賜。余曰。失票人必至錢店掛失票。爾何不持此票至錢店。俟其來將票還之。伊必以爾爲盛德人。或酬爾一二十千。未可知也。若我取來與爾瓜分。是我爲窩家。與爾同夥作賊矣。官可作賊乎。將其呈發還。又一日。書役二十餘人。聯名稟許阜隸某爲子納粟入監。謂其名尚在卯冊。每月輪值。皆以傭賃倩人應役。已則自販稻穀。由廬之三河鎮。運往蘇州。三十年中居積至二三十萬。合肥縣前高闊厚垣者。卽其宅也。某僕亦密言主人方謀迎眷。苦無費。此等事雖萬千取庸何傷。余笑曰諾。立傳某父子詰問。某年已七十餘。其子年近四旬。未頂戴。父子咸伏地叩頭。恐懼不能出一言。余問爾阜隸乎。爲子納監乎。則又叩頭曰。死罪死罪。問其子何不頂戴。曰。不敢。余曰。爾父子有志向上。特誤於不諳成例耳。爾若爲盜爲娼。有玷民籍。我必不容。若爲子納監。是立志爲好人。何不可之有。況挂名役籍以避煩重差徭者。比比皆是。今爾既未執阜隸之役。亦猶之未充阜隸。不除空名。一誤也。不許納監。必再誤矣。官之一念。使人數世蒙恥。其可乎。凡事貴核實而得情者。此類是也。遂命其子頂戴。後取卯冊至。除其父空名。鈐印而示之。父子相率拜謝去。一時堂上書役相顧駭愕。余曉之曰。何識之漏也。見人略有好處。便生嫉妒心。爾曹中有似此空名挂役。能如其向上而不得自脫於籍者。可悉告。亦將爲爾除之。尙願爾曹人人如是也。何許爲。時郡守爲福建張麴園先生。合肥令爲陽湖左杏莊。後官至湖南撫軍。杏莊聞之。告麴園曰。新來通守。舉動出人意表。有見識。有操守。非常人比也。因言此三事。麴園爲人素簡傲。卽日命輿過訪。禮貌有加。杏莊亦從此爲知己。某僕者。京師某所薦也。余謂之曰。爾隨我不相宜。給爾盤費。歸投舊

主可也。由此三事觀之。官閒曹稍不自愛。而又有若輩指使之。寡廉鮮恥。將無所不至矣。可畏也夫。至七日札調接解淮安餉赴鄂。自此離廬郡矣。一閱官數日。居然有以自見。又卷下云。「宋東田之子(名灼)。以入貲得通判。來見。求給一冠一補服。取衣鉢相傳意也。請曰。先生服官上信下字。行一事無人不慕。斷一獄無人不服。某隨父任在皖二十年。更未見有如先生者。此中必有道焉。願受教。余曰。善哉問。余自愧知識短淺。何以副此問也。雖然。不敢不以所身歷者告。大要不過小心謹慎而已。余官通判久矣。深知其難。請先言其當戒者三。一自大。二多事。三卑鄙。通判與知府體雖平行。而分位懸殊。州縣視通判亦如長官禮。今俗通稱之曰大老爺。然其心不悅也。必躬自謙抑。友而敬之。知府則當盡僚佐之禮以事之。庶幾相安。若侈然自大。是將衆不爲禮。孑然一身。進退維谷矣。知府未有不重視州縣而重視通判者也。州縣亦未有敬事通判如敬事知府者也。則自大之當戒也。通判缺多苦。要能守分安貧。如見知府之尊榮。州縣之利祿。薰心肆欲。擅理詞訟。贓私壘壘。一旦事發。或告贓或釀命。一敗不可收拾。見府縣則昏夜乞憐。曲全了事。辱莫大焉。官聲由此玷。終身無進境矣。此之謂多事。次當戒。通判缺雖苦。事事節儉。毋養閒人。毋爲無益之費。如居家然。一切服食器具。樸質無華。取給用而已。若事事求奢。必事事過費。過費必不足於用。不能不有求於人。乞粟貸金。人將厭之。久且不應。愈以增累。所得幾何。而所喪實多。此卑鄙之尤不可不戒也。誠能循分盡職。有識力。有操守。正己無失。鬱久必彰。遇上官委辦事件。盡心盡力。必求妥協。立定主意。潔己奉公。勘破此關。則得其大半矣。錢則有所不取。事則無所不辦。群相倚重。聲譽益增。有要事。上官必曰非某不能辦。僚友士民亦曰非某不能辦。上官既優待有加禮。府廳咸來商質。州縣則靡至求教。視從前之蕭索。又是一番景象矣。至此仍必愈加謙抑。勉爲大器。行見蒸蒸日上。豈通判所能限乎。若夫謹言慎行。留心政體。則無論典守何職。皆宜服膺。又不僅爲通判言矣。宋曰。謹聞命。後聞其分發湖北。官聲卓然。予喜曰。此君其有味乎予言哉。」詳言此官之地位及應如何自處。可合看。

卷上紀接解淮安餉銀赴鄂事云。「余於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即調接解淮安餉銀十萬赴湖北交納。先是江蘇鹽經歷薛某。解至安徽桐城地方。失去九十二號一鞘。至下站查出。故委余接解。余至省。藩庫將銀補足。眼同彈兌。余見方伯曰。見在九十二號某眼見裝銀入鞘。其餘概係薛經歷自淮安解來。鞘內是否銀兩及平色高下。某末由得知。其鞘見存潛

山縣。離省祇八十里。懇提來省聘鞫另兌。某乃赤貧士。設有舛錯。無力賠繳也。方伯以爲拘執。首府亦以不必煩瑣爲辭。余又力求方伯。銀不另兌。懇發封條九十九張。將原鞫封固。接解官所解者九十二號是在皖省新裝銀。其九十九鞫是淮安原鞫。如原鞫有失。惟接解官是問。如鞫中儘非銀兩及平色不足。惟原解官是問。可免將來推諉。方伯又不准。催促卽日起程。余次日至潛山縣。訂一冊。鈐縣印。將九十九鞫一一過稱。某鞫重若干斤。詳註冊中。發通稟立案而後行。至湖北謂同撫軍。問曰。足下接解此銀。鞫中皆銀乎。平色足乎。余以在安徽屢求不准及通稟立案緣由稟知。並將稟稿清冊呈閱。撫軍細閱之。曰。如此可無慮矣。彈收幸無差錯。差竣回皖。寅好告曰。前通稟到時。兩司及首府均以爲事出冒昧。撫軍則曰。此人辦事真結實可靠。大嘉獎。浮言始息。撫軍姓王名汝璧。號鎮之。四川進士。一雖若過于迂執。而干係過重。謹慎可免後患。觀之可增閱歷。

潘世恩思補齋筆記卷七(管閱)云。「官保尙書李書年前輩突疇。乾隆庚子翰林。陳臬安徽時。有霍山縣民某以事至婦翁家留宿。是日與婦共食。適有人從門外招之出。數日不反。跡之不得。其父至婦家詰訊。以實告。疑有別情。鳴諸官。縣令亦疑之。拘其婦。嚴刑拷訊。遂誣認與僱工人有奸。同謀斃命。獄成。函請於公。求速結。公曰。人命至重。天道難欺。今屍身未獲。案情未確。而欲草率了事。於心安乎。案懸未結。逾年其夫歸。言是日正食時。其友招之出。問曰。有貨物一挑。從某至某。可得百錢。汝願行乎。曰。可。自是每日以此爲業。頗有贏餘。近始歸里。急投縣供明。事遂得釋。向從縣令言。則兩人同抱不白之冤於地下矣。公時年六旬。尙未有子。嗣後連舉六男。長子銘皖。予庚子(按此謂道光二十年庚子)會試所得士。今春公九十壽。銘皖乞假歸祝。還京來謁。言公康健如壯盛時。蓋陰德之報云。書之以告世之司刑者。」略述案情。推李氏香福之由。頌其陰德。而閱高氏此書。紀此讞經過頗詳。蓋深賴高力也。卷上云。「嘉慶十二年。安徽霍邱縣招解民婦范顧氏商同姦夫楊三等謀死親夫燒屍滅跡一案。連血衣殘骨兇器招解到司。廉訪李書年先生。恐有冤抑。駁提屍親證佐到省。委余與某令研訊。各供相符。廉訪隔屏諦聽。曰。供情似真矣。某令曰。供情結實。衣骨兇器確鑿。案不錯。余曰。僞也。廉訪曰。何以知之。余曰。范壽子贅於岳家。正月十三夜同妻母弟諸人出觀燈。燈散回家。鄉間雖無更鼓。應有二更時分矣。又他往關牌返。自己三更矣。返後范顧氏與楊三及母弟諸

人商定。各持械將范壽子兇毆致死。自己四更矣。又將屍支解。煮成肉汁。撈骨燒灰。然後棄埋漫地。人肉未經煮過。豬肉則所常食。每煮煮必須一二時方熟。若要熬成肉汁。非一晝夜不能。四更至五更。爲時幾何。此不確之大端也。况范顧氏母家住居集中。前後左右。各有緊貼鄰舍。死者被毆。豈無聲息。焚骨臭味。豈無見聞。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無者也。時已交三鼓。廉訪曰。明日再細心鞠之。次日復訊。某令請病假不來。余先喚屍父至前。曰。汝媳罪擬凌遲。楊三斬決。媳母媳弟及雇工三人皆擬絞候。冤乎不冤。屍父曰。無冤。余曰。汝媳與諸人正法後。設汝子出。則五人之命應汝抵償。汝願具結乎。屍父曰。我止告子贖不歸。所有因姦謀死之情。乃官審定。與我何干。余將全案一一研訊。俱如昨供。打死後砍成八塊。肉煮化了。骨燒了。尙存零碎骨數塊可據。天衣無縫。欲雪無從。余沈吟久之。因案關五命。哀矜之心不覺見於顏色。范顧氏及其弟顧三麻子忽然叫冤。余曰。壽子之屍地方官詳辨是煮了燒了。今日壽子若是尙在。固可伸冤。即使已死。或是全屍。亦可從此根究。今日既不知屍身所在。爾曹又未供有別故。何以見得冤。顧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一路來省。他說此案實在冤枉。余曰。地保昨日審過。如有冤枉。豈不供出。僉曰。解差再三諄囑。按察司衙門審案。如有翻供者。就夾一夾棍。因此地保不敢直說。即提地保問曰。此案是官訪聞是屍親告發。地保曰。是屍父四月初來縣告狀。官差頭役李遙協同小人查訪。余曰。訪得何如。地保神色驚懼。囁嚅不言。掌責之。地保曰。小人實供。五月初十外。小人同李遙查至壽子姨父陳大鳳家。大鳳外出。伊妻說壽子十五來拜年。指廂房云。在這間房宿。十六喫早飯方去。余曰。此等情節。如何不稟官。答云。未見官。是以未稟。不知李遙已稟否。提李遙問之。地保謂李遙曰。這裏審案。不比府縣。我已將訪得實情供了。李遙所供無異。余曰。汝稟官否。李遙曰。小人查訪回時。捕衙官已問成煮了燒了。官未見面。是以未稟。提楊三問之。供曰。犯人實未殺死范壽子。因捕衙官問犯人要屍。犯人何處尋得屍來。熬刑不過。亂供數處。第一次起不出屍來。鞭背二百。第二次鞭一百。第三次夾一夾棍。犯人沒法。就供說屍是砍成八塊煮了燒了。余曰。汝一人誣服。顧氏諸人何亦誣服。顧氏乃與衆人僉供熬刑不過。是以誣服。壽子既十五尙在。十三之未死可知。稟提陳大鳳到省。訊之果確。遂逐層駁詰。按名細訊。原審情節。盡屬子虛。詰其血衣兇械殘骨從何而來。原役云。因官比急。始令楊三諸人家屬用豬血染衣。取家中刀錘及荒塚內朽骨。送官作據耳。余復於廉

訪。將五犯提禁保候。飭縣確查范壽子蹤跡。此嘉慶十二年十月事。十三年十二月。范壽子自河南回。而五人之奇冤始雪。嗚呼。原告止因伊子久賚不歸。呈追下落。而縣令性耽安逸。輒煩典史代勞。以致酷刑鍛鍊逼認重情。招解過府。不過略問一堂。依樣招轉。幾致良民五命負屈夜臺。可見鞫獄不可徒事刑求。微員不足專任要件。而於無屍可驗之案。尤應慎益加慎矣。再委員往提時。霍邱令已撤任。委陳令往署。案雖訊有端倪。府縣大不輸服。噴有煩言。余謂署任陳令曰。壽子一案。一日不了。爲足下一日之累。不可不密爲防範。設府縣囑陳大鳳等不認。將奈之何。君到縣。將各證交委員起身後。傳陳大鳳之妻。取一結實口供。專人送來。使不能翻異。此事宜密。不可洩漏。陳令然之。越十數日。接陳令來稟云。陳大鳳之妻已傳問明白。壽子十五在他家宿。十六喫早飯而後去。並該氏口供一紙呈閱云云。余閱畢存之。後數日。委員解大鳳到省提訊。供云。正月十五壽子實未到伊家。出示伊妻供。始無詞。問其何以不認。供云。本府囑云。若認壽子十五在他家住。則此案無出路。故囑無認。設使無伊妻之供。則案情又不能得矣。甘心殺人而不顧天理。忍乎哉。忍乎哉。再壽子歸來。霍邱縣適到省。是日除夕。潁州守亦在省。各有司僉至撫署慶歲。撫軍曰。今日本不欲見諸君。因范壽子已回。不得見。向非高別駕細心研鞫。力平此獄。則五人已伏法。今日將何以處。諸君尙得晏然卒歲耶。又顧潁州守謂曰。君前此退有後言。今壽子死耶未耶。某守長跪請罪。撫軍又言。乾隆間蘇州一案。與此相類。有輿夫左脚大指駢生。共六指。肩輿度日。出門兩月餘矣。一日水漂一屍沙灘上。左脚大指亦駢。地保告其妻視之。皮肉皆化而六指宛然。妻誤以爲其夫也。官審爲懸姦推夫墮水。照例正法。後數日。其夫歸。鄰里以爲白日見鬼。皆走避之。其人曰。日正午。何以有鬼。我也。非鬼也。衆告以數日前其妻凌遲姦夫斬決之故。其人號哭至縣署擊鼓鳴冤。府縣地保問抵。撫臬遣戍。此二命以三命抵之。今五命如何抵法。某守面色如灰。各官駭然。余亦心膽驚破矣。个中曲折。觀縷悉具。且霍邱而非霍山。(霍邱屬潁州府。霍山則屬六安直隸州。)幾以冤死者亦不僅兩人也。特范壽子因何赴豫。而其行不使人知。高氏何未敘及乎。篇末侯金楷附注云。「此案向聞之李書年尙書。謂余作安徽廉訪時。昭雪范願氏一案。全藉高別駕一人之力。皖民以高青天呼之。固宜。至同時委審之某明府。余庚子同年也。而於此案轉多方規避。不副所望。至今不能無憾也。今得讀此篇。因並誌李公語。門下士侯金楷謹識。」

侯注。是李亦歸功高氏焉。與霍邱事情節相類之案。憶他書尙有紀之者。一時不及檢查。惟李慈銘與樊增祥書有云。「頗聞已巳庚午間。直隸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婦殺其夫。時曾文正爲總督。太倉錢中丞爲臬司。竟磔其婦。越三年而其夫歸。官吏獨制之。不得白。」語焉不詳。蓋僅屬一種傳聞。似未必果有事實根據。

卷下紀設法援助宣城故令事云。「宣城令陳君(名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病故。接署之員以虧缺倉庫銀十七萬兩揭報。撫軍駭異。並以本管知府近在同城毫無覺察。即欲具摺參奏。有檄余接署府篆之議。時余晉謁。因進言曰。雖據稟揭。但實在虧短之數。尙未覈實。與其先參後查。莫若先查後參。撫軍允之。即令藩司下札委余前往查封。余馳詣審郡。會同太守鍾君(名奕)。密赴縣署。見二堂旁屋楹懸喜聯。詢知係新婚入贅。余急曰。此甥館也。烏可波及。命從人毋驚擾。隨入上房查點。除親屬男婦輩隨身衣服外。查封入冊者。估計不值三百金。其子年僅十四五。匍伏庭前。泣請援命。目覩慘狀。交相惋惜。因爲之調齊卷簿。徹底清查。除可報銷請領者。實虧銀四萬餘兩。在管事家丁及經管書吏名下追繳銀九千有奇。餘則均係因公挪用。毫無著落。余思數逾三萬。實難彌縫。且連及本府同于例議。躊躇再三。因謂太守曰。屬員虧空。知府例賠六分。君既未能查察於前。又不據實揭報於後。今人亡事敗。處分固所不免。而勒限分賠。更例所應然。曷不乘此未經參奏。先同赴省認賠。分限繳補。則萬事俱可冰釋。夫同一賠也。而一則嚴于部議。一則保全功名。是非爲陳計。實爲君計。深思計孰得。太守唯唯。泊酒闌將寢。又謂曰。大府濡筆以待。不容緩。余明日行矣。果否請決於此夕。詰且。太守出曰。細味公言。真篤誠君子也。爲謀良是。請即偕行。余思公款既有著落。或可仰邀寬卹。惟寡婦孤兒。如何歸里。自愧宦囊羞澀。不得不憐他人之慨也。因伴謂太守曰。委員奉差。地主當爲盡情。必得白金三百見贈乃可。太守如數送出。余故令家人開封檢兌無差。置几案間。復謂曰。今既不署府篆。此數實不足用。可復增二百。維時不獨太守詫異。即伺列僕從。亦無不互相驚訝。余故更爲催逼。太守不得已。復如數補送。余始告之曰。高某雖係窮通判。幾曾見出差而收人餽送乎。君既肯以數萬金保全一家性命。又何惜數百金而不令其家屬扶柩歸里耶。此陰德事。我爲君種之。用太守名刺送交。旋即同行晉省。婉爲乞請而止。此嘉慶十年事也。自後由皖而官粵西。由粵西而官東嶺。嘉慶戊寅於廣州任內引疾還黔家居數載。道光三年。鴻爪重尋。膏車北上。途次直隸之柏鄉縣。

適與新選廣東增城縣令明君（名達。亦湖北人）望衡對宇。偵余曾守廣州。投刺請見。述及伊即陳塔。先年在辦虧空時。伊適在彼。其就姻者乃其僚婿也。深知拯恤之恩。陳氏學家至今啣感。詢以當年出見之稚子。答曰。名鑾。已於庚辰以第三人及第。典試浙江歸詞館矣。余聞之喜曰。有子如此。陳君不死矣。抵都甫二日。忽謁者傳云。陳太史拜謁。已登堂矣。余未整冠出迎。而太史已長驅堂前。隨拜隨泣。余即出扶之起。告以途遇明君歡忭之緣。太史云。爾時身遭顛沛。若非保全終始。業已早填溝壑。今日之能讀父書幸叨寸進者。皆出自仁人之賜。銜環莫報。沒齒難忘。余追懷曠昔。亦不禁今昔榮衰之感。自後頻來客館。動問起居。杯酒言歡。扇聯相贈。既殷勤於握手。復稠疊於瀕行。余以奉命又復東來。重知首郡。與明君同寅者再歲。而太史亦已一麾出守矣。年壯才優。後日之騰驥正未可量。此事在當時不過自盡其心。事遠年湮。忘之已久矣。太史誠能樹立。不謂隔十八年後而有京邸之一遇也。焉得不書之以誌一時之盛事乎。蓋其得意之舉。敘次亦頗有致。陳鑾於道光五年以編修簡授江蘇松江知府。後官至江蘇巡撫。卒于署理兩江總督任。蒙優卹。加官銜。

書中所紀政績。尙多可述。茲不備引。

### 卓異

士

清代官吏三載考績之典。各省曰大計。以計典被舉者稱卓異。猶京曹之有京察一等也。宦遊記略卷上云。「嘉慶十三年。安徽計典。鐵冶亭制軍致書董觀橋撫軍。問所舉劾之人。撫軍復書。謂卓異必其人才識超羣。氣量宏深。將來可至督撫兩司。方膺斯選。今安徽省道府廳州。勉強供職。無可卓異之人。一一加考送閱。可卓異者。高通判一人而已。亦加考送閱。制軍復書。以爲必得七人方合例。撫軍以太平府通判鄒（名駿）石埭縣白令（名守廉）教官二人雜職二人足其數。道府廳州無一人。入議其舉劾太嚴云。」亦大計舊事之可述者。

天治 (十五)

蔣尊禕

△ 法 治

(三) 更就凡見於五經書者証之

世界人類。自太初以來。得高等生活。遂以建設萬有。稱文明種族者。其原則莫不溯源而得諸上天真宰。歷攷東西經典史冊。不期而同。事實昭然。不可誣也。

世界文明種族。蓋起於中亞細亞。一為黃種。流入亞美之間。一為閃族。徙移歐非之際。試觀西史所載。閃族始祖。親受天經。歷巴比倫之復興，至於羅馬帝國。奉天主為國教。其一切政教信條。各種禮俗。盡皆以天經為中樞。以至於物質文明之今日。是西國之法治。根蒂於天治者也。

東洋支那載籍。自羲軒至於堯舜文武。所受種種之上天政教原則。尤為繁賾。先聖先賢。踵而奉為不易之圭臬。迄乎數千年之久。文明燦爛。照耀四裔。地大而物博。治隆而民安。是東國法治根蒂於天治者也。

茲為東洋言天治。故特採東國之經籍以為証。舉此而世界可鑒矣。東洋經籍。莫精且賅於易。極天治所含之各要法。發其至隱。而闡其至顯。體之於道。而致之於用。辨之於教。而成之於治。使人能明此而善為取法焉。所以昇生活上之建



設者。正自無涯涘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鈞深致遠。探賾索隱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龜蓍。

東洋天治精華。顯見於易。而所有天治中之法治與物治。尤有極綿密之關係焉。前既於禮治章中引証易文。以明人飲食男女冠昏喪祭之所由起。茲更就法則物象上。申示吾人生活之必需。

夫人道之能立於天地間也。必有物以經維之。無物經維則人道滅而天地息。不可以苟焉於一息之頃也。此物也。在上爲天主。在下爲眞宰。在人爲本性。在物爲太極。其實一也。

因上下人物而合名之爲太極。分名之爲二儀四象八卦。天地爲之法象。則所謂法者。爲何如其大乎。日月爲之懸象。則所謂則（則卽方式也。與法字少殊）者。爲何如其著乎。聖人爲之備物。富貴爲之崇高。則所謂治理者。爲何如其美善乎。法治而能取此。於人類生活。亦可以爲經維也夫。

且太極者。寓化庶彙之祖穴所在者也。卦象者。寓事萬物之準的所視者也。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占之在乎龜蓍。行之在乎倫常。苟能由法治而會之於物治。由禮樂而證之於器用。則盡人可以合天。逢凶可以化吉。無往而非法之利也已。

倫常之著爲禮樂以界民生也。是爲天地之無上法治。其始效則肇端乎上天。自太昊伏羲因河圖而畫卦。軒轅黃帝受鳳書而制律。五行五音。乃建五倫之始基。衍之爲歲月時日之曆。推之爲律度量衡之準。見諸讖緯。附於尙書。載於禮記。班班可考。千真而無一妄也。

尙書舜典曰。正月十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后。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中略）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南巡至南岳。西巡至西岳。北巡至北岳皆如之。

注。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璿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觀

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緩。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

據此以觀。足見吾國之法治。根源實出於天。軒轅帝受鳳書而明五行五音五色五倫之所由。崑崙聽鸞鳳之鳴。釋谷取琅玕之管。而於是黃鍾立焉。黃鍾立而律呂逐次皆作。所有世間一切德禮器用。各方各法。胥基於是。載在儒經。昭在史冊。非荒渺神話之幻影。乃開物成務之實功。諒哉天治。爲法治之根株矣。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觀察天象。敬授人時。本真宰之旨。爲政法之準。雖經緯萬變。胥在樞機。縱有神姦。莫得而紊之矣。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四裔。裁補盈絀。(四裔邊地日時或較有差爽。故必正日後始可以同律。)本上天之法。爲群治之經。雖機緒紛錯。皆入條理。縱有巧黠。莫得而奪之矣。莫紊莫奪。人民之生活永定。古聖之所以爲治也。

上天之樞命。集於斗極。其顯示者也。上天之倫叙。見於瑞文(如鳳書河圖等)。其默示者也。故伏羲觀天象以創曆。至虞舜準璿璣以齊政。璿璣之所運。卽斗柄之所指也。故軒轅本鳳書以制律。至夏禹遵洛書以敷言。彝倫之攸叙。卽五行五事之所經也。(五行五事。乃瑞文所具音律爲之始端者也。乃上天默示之事。與前顯示者對立。)

凡顯示之天則。璿璣之所運。斗柄之所指。歷夏商而至於姬周。遂成月令行政之定軌。斗柄東北指。謂之建寅。斗柄北指。謂之建子。日月交躔。五星依次。而國之賞罰。民之農桑。事之興造。禮之祭享。各因天道爲法。而無少悖亂焉。天人和順。而年穀豐盈。雖經千百歲無敢改易者也。（如春夏建寅建午之月。宜行慶賞。秋冬建申建亥之月。宜行刑罰之類。載在月令。皆法天之治。此不能盡述耳。）

凡默示之天則。樂律之所啓。五行五事之所經。歷夏商而至於姬周。遂成藝倫攸叙之常道。而設官分職。體國經野之成法。亦於是準。聽黃鍾之正宮而立君道。於是乃建天官焉。聽大呂之商聲而立臣道。於是乃建地官焉。本木行以準乎貌。則建春官。本火行以準乎視。則建夏官。本金行以準乎言。則建秋官（西方兌主言說。司寇與大行人之職。）本水行以準乎聽。則建冬官。本土行以準乎思。則體國經野。分配四方。合綜六官。以仰承天子。月令所以於春夏之交。而立中央黃鍾之宮爲土王也。

凡前所述。其關於天之顯示者。見於易繫辭尙書舜典。論語爲政篇。禮記月令。周禮六官。或已引証。或未盡言。其文各在經籍。不難攷証而知。茲故不盡援引。以省篇幅。至其關於天之默示者。亦早含具於禮經之中。不過世人習而不察。致昧其旨。茲則不能不爲指出以便修習焉。

禮記樂記篇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適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樂記者。孔門弟子記二帝三王所傳之精要意旨。曾經師授。而定爲嘉言懿行。垂諸典策者也。蓋五聲六律六呂。始於黃帝。而備於唐虞之際。黃帝通神明之德。感鳳瑞之祥。始定此聲音律呂。而人間之君臣上下。父子長幼。人民之相處。事物之相因。所謂倫彝之大法者基焉。

此所謂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者。卽樂而卽禮。卽人而卽天。大之存於名教民彝。國家財用。小之見於人生日用。器物制度。其爲法則莫不皆源於上天。真宰之所默示。後聖因而廣之。推而進之。遂漸成璀璨美備之法治。學者沿流而遠。可忘本乎哉。

世間法治。而能仰合天所默示之法則。則常得安寧秩序。無危亂爭殺之事。苟一有不合。則其機朕立見。所謂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啟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是人之心理。與其行事。違亂天之常法。則秩序立紊。危亂爭殺立至矣。

凡此哲理。皆天演之學之最精極微者。亘古今中外。而莫能外此軌轍。不獨東國如是。即西歐亦何獨不然。自十八世紀以還。教權漸墮。天理日泯。人欲橫流。英法俄之革命相繼。乃造成從來未有之恐怖時代。識者固早決其打破天主教條。必無良好之結果矣。

乃無識者。徒以西方物質之進步。與勞農解放之誘惑浮辭。信爲科學神聖。可以蹴破一切哲學神學及道德論者。目爲之張目於我神州瀛土。殊不知彼歐人物質之進步。無一不託胎孵卵於天主教各學理中。如斯賓塞爾達爾文等初皆研修舊教經典。遂以啓迪進化之原則。奪殼換骨。赫然爲進化學之鼻祖。

笛卡兒倍根奈安之徒。其唯物學理。不能不根據斯賓塞爾等進化之基礎。地心熱力。誰其賦之。天空電子。孰爲造成。(周禮所謂地孕天之鉛而爲陽德。天受地之汞而爲陰德。此西人地熱與空電之原理也)太陽爲米。寧非天樞。原子不滅。良因主性。舊教之經旨不明。科學之進步詎啓。然則西人今日燦爛美備之物質文明。實無一不根芽於其天主教之學園中焉。西儒之學案俱在。東聖之經典猶存。沿枝尋本。溯梗汲源。嘗一勺之水。胥知海波味鹹。窺穹廡之形。皆信天色蒼翠。攷其因革。察其損益。學術之遞嬗。法制之承轉。西哲東彥。皆發祥於天道。演繹於真宰。輝極萬化。博攬群工。如出一轍。夫豈能外此群衆生活之源泉哉。

循是以觀。則世界文明種族。其法治之精神與方案。皆出於上天真宰。或顯示。或默示。或以象教。或以文垂。演繹遞嬗。著爲經典。衍爲學理。事殊世異。轉爲物質之繁華。運改時來。蔚爲道德之淵藪。交通互輔。必將有大同進化之一日。固已粲若列眉明指諸掌矣。

所望吾東亞有志之士。本數千年文明列祖之所訓示。建十萬里歐亞兩洲之新信條。以天治爲大本。使共循此天治下之法治。以真宰爲至尊。使共結此真宰下之真心。則危者可以安。亂者可以治。人類之生活日以繁茂。秩序日以靖定。是豈徒吾東亞一隅之幸。世界民生。將胥於是賴也已。

# 馬來戰記 (二)

杜 若

## 馬來戰記

馬來太平二十九日電：防衛馬來之英野戰軍，爲挽回吉特拉線慘澹之敗戰，事前於特有要害之河流線構築陣地，以太平東南爲中心，第十一師之殘存兵力，重戰車，各種砲機關槍，展開必死之防禦戰，得此好餌之日軍精銳諸部隊，以得意之包圍殲滅戰，一舉而屠之。自二十六日沿配拉河強行渡河，立即奪取以掩護主力部隊之渡河，向南方急進，二十八日晨來猛攻北方之既設陣地，以肉彈奪取之，驅其餘勢，於同日午後一時突入伊波而佔領之。當時已放棄防戰企圖之敵主力，向南方潰走，一方先此二十六日奇襲渡河之部隊，一氣向配拉平原南方，晝夜兼行大迂迴，二十八日午前七時半進出伊波南方，如是斷其退路之敵極其狼狽，遁走無路，成爲四分五裂狀態，逃避不及者，漸於日砲火下殲滅。配拉河防禦因日方緊密包圍戰，完全歸於畫餅。是馬來西岸北部之敵兵力完全潰滅。

馬來前線卅日電：英東亞軍總司令官波巴姆，被責問馬來戰敗責任，已被罷免，據情彙稱，在以上同時，東亞軍參謀長德印古少將亦被罷免，又目下爲日軍進擊部隊所迫，潰走中之敵第十一師

團長北部馬來防衛司令官拉恩中將，爲吉特線慘敗直接責任者，由英本國陸軍部發出逮捕命令之結果，英軍指揮系統，據云已陷大混亂云。

斯時倫敦傳來情報稱，馬來英軍當局發表，馬來西方要塞已瀕危殆，英遠東司令部爲挽回北部戰線之不利，派遣有力援軍於干割地區中，乃次日已復由于割後退，而英領婆羅洲軍隊亦破壞設施而撤退矣。

不寧唯是，日軍進出於干割南方，予馬來北島西北地區一帶以重大威脅，而檳榔嶼亦不得不放棄矣。該島有與地中海之馬耳他島同等之價值，一七八六年英人來得大佐向土酋獲得其地，其歷史尤較新加坡爲悠久也。

十八日日大本營發表最近綜合戰況略云：自開戰以來，於泰領馬來海岸上陸進駐之日軍續行進擊，十四日攻略克拉地峽西岸之要衝緬甸領內比克多里亞飛行場，已完全制壓該地峽，又於行哥拉客他巴爾附近上陸之日軍突破國境陣地後，克服瘴癘，與海艦，戰況有利進展。

十九日檳榔嶼陷落，二十二日干割維爾斯里二州完全被占領，英軍乃於克拉利哥扎爾附近構築新陣地，斯地爲霹靂州首邑，然至次日日軍又已席捲該州全州矣。是役日軍以一往無前之勢，突破霹靂河，該河爲英軍吉特拉松（干割州）崩潰後馬來防衛軍之生命綫，自此所向無敵，遂於二十八日佔領霹靂州之要衝矣。

本年一月一日更突破霹靂雪蘭峨州境，而東部進擊部隊亦占領東岸最大據點關丹，每日繼續十五至二十公里之進擊。

據馬來戰線○六日電：因日軍東西相呼應之猛進擊，馬來南端之敵防衛軍，已陷入大混亂，經協力地上部隊之陸海航空機晝夜連續轟炸新加坡，敵後方慘遭痛炸，新加坡南部馬來之諸重要據點，目下正在劇烈燃燒中，由塞蘭格爾州至新加坡地區成爲一火焰之線，淒慘萬狀。

同時日軍對塞蘭格爾州最大要衝吉隆坡之攻擊體勢，至六日晨節節完成，可謂爲新加坡觸角陣地之該要衝之崩潰，已迫於一兩日中，卽利用南部馬來兩岸水流，以舟艇作神出鬼沒之進擊，日軍新兵團，更迅速進進擊之步伐，更突破配拉，塞蘭克爾州境，南下中之日軍大縱隊，向敵防衛主力據點○城，六日下午開始猛烈攻擊，如此由望馬六甲海峽，接近馬來背杭山脈之山麓，蜿蜒百五十公里之日軍半月形大包围圈，已行完成，有吞食敵人之概，又敵在該地防戰中，盡最後死力，將殘存馬來英軍大半，均集中此地，馬來軍司令官鮑那爾中將，南部馬來軍司令官斯少將等，自立第一線督戰。自馬來上陸以來似將展開最大決戰。

敵方用盡所有之手段以防衛之，於北中部戰線敵方炸破橋樑以圖阻止日軍之進擊，而於南部敵軍恃其特殊之地形，構成複雜堅牢之陣地，繼續頑強抵抗。按馬來道路艱難，巖谷深長，敵人利用此構置要塞，而破壞幹線道路，炸燬橋樑，以圖抵禦日軍，然日軍毅然以舟艇沿海岸線，對敵之腹背加以奇襲而收莫大戰果，如此敵軍爲盡力防衛馬來，而展開陸空縱橫的防禦陣容，與日軍之陸空軍相峙，而將形或光彩之立體戰云。

日軍自去歲十二月三十日占領敵據點關丹後，仍繼續南進，擴張戰果，馬來東岸進擊部隊，更於三日向關丹南方六哩之馬來東岸對敵軍最後陣地飛行場，予以壯烈之夜襲，並殲滅澳洲軍約一千名，其半數五百五十名皆被捕虜，獲得輕裝甲車七十架，迫擊砲六門，輕迫擊砲四門，載重汽車七十輛，同飛行場亦被日軍占領，全面制壓馬來東岸之敵陣地，使敵東岸防衛軍之殘餘者四分五裂，現正向柔佛州潰走中云。

據新加坡電稱，日軍新銳部隊五日夜半，於馬來西海岸庫瓦拉森哥爾地區，奇襲上陸而將由配拉南下之敵軍退路遮斷，因此，與從伊波南進之日軍挾配拉河而對峙，英軍之防禦，南北被遮斷而呈大混亂之狀，日軍自由使用得意之輕機關槍，而憑據密林極力抵抗之英軍已呈狼狽之態，且野砲之砲火與航空部隊之出動，雙管齊下，對英東洋軍司令部以及塞蘭格爾南方波托塞典公飛行場急襲。

馬來戰線西岸部隊之先鋒進攻，八日黃昏攻陷丹均馬利姆要衝，

日精銳諸部隊九日正午突入丹均馬利姆南方十六公里之加布羅宅市，該市跨於比拉及藍格爾兩州，全長為四十餘公里，當丹均馬利姆鐵路南出口之要地，依此日軍馬來南岸進擊部隊，已扼馬來第一之難關，突破全敵，向廣闊的庫瓦拉倫布平原進攻，日軍屢開得意之大軌道線，更與此相呼應之東岸進擊部隊，數日來飛躍的進展，戰局之中心漸向新嘉坡推進。

按自五日早以來，由八十小時不間斷之猛攻，八日薄暮卒全面崩潰之丹均馬利姆陣地，為配拉，塞藍格爾兩州境附近自特羅拉克南北四十里間，利用天然要害構築之堅固縱深抵抗線，此間地形為一面濕地與森林間向南行走之一線道路，敵以塞藍格爾州防衛軍之主力，集中此處，欲阻止日軍如怒濤之南進，在于帕爾附近粉碎澳洲兵團之日軍，不遑休息，向此丹均馬利姆陣地猛進，自五日晨加以砲擊，自敵陣地正面，加以猛擊，又其他部隊，深深突進塞藍格爾州，六日一舉肉搏至吉隆坡西北方，示出遮斷丹均馬利姆敵人退路之體勢，如此將丹均馬利姆陣地以蜿蜒百五十公里半月形包圍，日軍加以猛攻，七日下午一時九谷，花輪，小林各部隊，先突入特羅拉克市，粉碎縱進陣地之北半，更於八日下午五時半○○部隊攻佔丹均馬利姆市，於此該陣地全面的在日軍鐵蹄下蹂躪，日軍乘勢，九日晨更追擊敵，殺至要衝吉隆坡，據飛機偵察，在日軍怒濤進擊之前，南部敵人陷於大混亂，九日晨來繼續潰走中，如此可謂為新加坡外門之塞藍格爾州防衛，已至潰滅運命云。

馬來西部海岸之戰況，英軍日趨不利，八日新加坡之英當局，已自認其敗勢，發表如下：英軍蒙受甚大之損害，已由配拉南方防禦地撤退。

又馬來戰線九日電稱，八日塞蘭格爾州北方○○守軍遭我方之猛擊，不支潰去，並將通往要衝○○之道路上的橋樑予以炸毀，該地之敵已陷大混亂，開始向夸古里森比朗州方面總退却云。

塞藍格爾州最大要衝之吉隆坡區英野戰軍遭徹底殲滅後，十日日軍已以該地為中心完成數條包圍網，十一日晨主力部隊進出於其北方，張開東西十餘公里之陣翼，開始對吉隆坡總攻擊，午刻其第一線有突入正面市街之態，日軍砲火命中市內敵設施數處，黑煙燃燒中，敵已達混亂之極，以機械化部隊為先鋒之日部隊，包圍吉隆坡西方臨馬六甲海峽之一要港，與攻擊吉隆坡之部隊相呼應，以十一日晨為期開始猛攻，已突入其一角，對敵正繼續殲滅中，日軍砲聲股股鎮壓馬來半島上空。

在猛攻之下，英軍不支，終於放棄吉隆坡，十一日退却至該市南方五十哩處。

十二日日本大本營發表，馬來西海岸方面進擊中之帝國陸軍先鋒部隊，十一日下午十一時半突入吉隆坡。

據同日馬來前線電訊，馬來西岸進擊部隊於十二日未明進發，猛烈追擊向內吉利遜比蘭馬六甲州方面潰退中巴希巴爾中將指揮下之第三軍團的殘餘部隊，至上午十時業已推進至吉隆坡西方○○港之日軍精銳部隊，亦繼續破竹之進擊中。

據新加坡電訊，在吉隆坡西南地區進擊之日軍，十一日拂曉，對於該市南部，出以猛烈總攻擊，與北部進擊部隊相呼應之下出以夾擊態勢，英軍無法忍受此項猛攻，刻潰亂向馬六甲方面撤退，且日軍利用塞藍格爾平原，以其獨特之輕戰車隊，縱橫活躍，正出以急速追擊戰，英軍直無重整殘部之餘暇，關於此事英軍從軍記者羅爾得加特報道如左：日軍自九日以來，以戰車隊對吉隆坡之英軍，加以猛烈攻擊，自十日至十一日拂曉，俄然在該市南方地區，發生激戰，該方面之地形缺乏能以防備日本軍奇襲之天然要塞，一切均為平坦平原，道路亦比較發達，勿寧適於戰車部隊之活動，英軍由於吉隆坡之撤退，愈陷不利之形勢。記者會見之英軍指揮官，亦謂不能止日軍之進擊，作如次之談話：英軍最初即不能阻止日軍如怒濤之進擊，尤以機械化部隊之攻擊甚為猛烈，以輕戰車穿破樹膠林，出以奇襲戰術，塞藍格爾州之防衛刻刻迫近危殆，日軍除占數項有利條件外，對於森林戰術知識尤富，由於住民之協力，情報方面頗似得力，在英軍方面最屬不利者即為缺欠空軍之援助也。復在另一方面由於日軍南進作戰之進展，馬六甲海峽控制權已然歸握日軍手中，據每日先鋒報新加坡特派員報稱，馬六甲海峽一帶之制空權已然完全歸握日本軍手中，英軍如欲死守新加坡時必須再行增援空軍部隊云

吉隆坡位於馬來半島之中央，為塞藍格爾州之首府，且為馬來聯邦政廳之所在地，由新加坡總督兼任之聯邦總督駐此，政治上為馬來半島之心臟部，人口約十六萬，其中十萬為華僑，馬來人，印

度人，白人，日本人戰前有一百五十人，西部縱貫鐵道由該市至斯耶天公港有支線可達，道路四通八達，為陸上交通要衝，戰前有一澳洲兵二千駐屯，且有中型飛機場，又為軍事的重要，有世界第一之熱帶植物試驗場，其回教寺院，博物館，大書院等為可誇示之建築美，又附近為錫，米，椰子核，咖啡等大量之產地，因鐘乳洞有名之巴特凱布及頓瓦那泉溫塞藍格爾之土侯居住地之舊都，至新加坡為坦坦之原，繼續不斷之樹膠園，由吉隆坡南下，即為峇古里森比朗州之首都斯波邦，日僑多於此經營樹膠園，新加坡與吉隆坡間已成敵之必死防衛據點，西海岸有姆拉，東海岸有邁爾新灣，姆拉有姆拉河，邁爾新為新加坡背面防衛第一線，敗退之英軍將於此作必死抵抗云。

吉隆坡陷落後，日軍長驅直進，十四日日軍馬來西岸進擊部隊，完全蹂躪奈哥里森比蘭州，其先遣部隊已進入馬六甲州，西岸之戰局呈示飛躍的進展，使新加坡當局甚為驚愕，對吉隆坡至新加坡途中敗走敵人追擊中之日軍大縱隊一氣壓制奈哥里森比蘭州，十四日午後零時半猛攻馬六甲州要衝坦濱（吉隆坡南方二百公里），敵人四散敗走中，且據日機偵察報告敗敵之已由奈哥里森比蘭州柔佛州兩境上之凱瑪斯向柔佛境內雪崩敗走，更於馬六甲海峽海岸地帶進擊中之日軍〇〇部隊，十四日占領奈哥里州之要衝寨杜班及塞班（皆位吉隆坡西南方百公里）繼續殺向馬六甲州境，由於日軍可驚之快速進擊，已使陷於最惡局面之新加坡軍事當局心胆震撼云。



東岸方面繼續進攻山嶽地帶之日軍精銳部隊，十四日終將巴汗全制壓成功，即將要塞關丹占領後之一部精銳突入巴汗阿森林地帶北部，一方占領關丹後追襲敵向方敵軍之日軍部隊，其後在東岸第一大川巴汗河敵前渡河成功，隨之進至關丹南方五十公里之地點，將敵軍完全擊出巴汗州外，於是巴汗全州悉歸日軍制壓之下云。

陸軍航空部隊，十三日大舉出動，痛炸自吉隆坡向新加坡敗走中之敵人部隊，炸毀貨車二十輛，汽車九輛，又其他一隊，在馬六甲海面轟炸旋泊中船舶，破壞其中七隻云。

據新加坡哈瓦斯電稱，英東亞軍於十三日戰況發表中，確認去吉隆坡西南方十二公里之重要基地波池斯外那母陷落，同時發表西部馬來方面軍亦向預定陣地退却中云。

同日日東西南岸部隊互相呼應，突入柔佛州向新加坡進擊中，新加坡正面戰線約達百五十公里，防衛兵力約在三萬左右，然而日軍對此已經確立攻擊陣容，英軍潰滅之期將在不遠云。

十五日晨日軍已飛揚於柔佛州內，馬來戰局已進入最後階段，即攻略吉隆坡後南下之日兩岸進擊大縱隊，以精銳部隊作為先鋒，十四十五兩日二十四小時內已席捲奈哥里森比蘭州，十四日夜繼續進攻柔佛州，急追敗敵中，進擊馬六甲海峽沿岸之日軍精銳部隊，十四日正午自吉隆坡西南方攻擊馬六甲州，一舉踏平該州北部大半，該日夕刻，殲滅敵約六百餘，突進柔佛之日南進部隊

與西南進部隊行感激之握手，於東岸方面向關丹渡巴汗河，沿該海岸追擊敵，繼續西進之日軍部隊，十四日薄暮突破巴汗柔佛州境與關丹同時占領東海岸之敵重要據點，繼續向柔佛進擊中，自關丹向西急追敵，向馬來背柱山脈突進之日軍部隊，十四日夕刻突入該山脈頂上之〇〇市，擊滅敵步兵九師之散殘部隊後，向西南方進擊巴汗河流域中，現日軍已追入為存殘之馬來最後據點之柔佛州內，為英國榨取東亞之運命，只餘有殘喘之一息云。

據倫敦方面傳來之路透通信報稱，日軍已迫近新加坡，繼續退却之英地上部隊之所在地點，戰鬪狀態，倫敦方面一切不明，但日軍航空部隊轟炸新加坡，愈益熾烈化，可知基地已顯著前進云。十六日午後四時日本進擊馬來之部隊，皆連合形成剽滅進入柔佛州內之馬來英軍最後陣形，期待展開戰局，即進擊通過新加坡中央道路地區中之日本大縱隊，對在蓋馬斯南方頑固抵抗有迫擊砲重砲之敵，於十五日夜半決行壯烈之夜襲將其擊退，其一部部隊在敵之側背作迂迴攻擊，現正在攻擊深深突進柔佛州內，在蓋馬斯南方之道路上如長蛇敗逃中之敵人中。

西岸進擊部隊主力，十五日下午突破馬拉加柔佛州境，至五時進至該州境南方十公里馬河之線上，又別動快速部隊，十六日早奇襲柔佛州西岸重衝克馬斯占領之，該方面之橋樑有敵守備軍印度兵一旅，在敗退之際，施以澈底轟炸，日軍進擊部隊妥為修理後猛攻敵。

日航空部隊，十四日空襲柔佛州西岸巴瓦特港，擊沉滿載軍需器材一千噸之輸送船一隻，炸毀在該地飛行場停留之敵機二架，汽車五六十輛云。

馬來戰線十六日電稱，縱貫馬來中部迫入柔佛北部之日軍各精銳部隊，十六日晨已進入柔佛州中部，同時馬六甲海峽沿岸向東南方急進中之快速部隊，十六日晨形成對敵側面進攻之有利體勢，於赤道下熱風中之精銳各部隊，直指新加坡之意氣衝天云。

日帝國海軍航空部隊以大編隊徹底轟炸防衛新加坡外廓之斯克代及克爾安飛行場，全機安然歸還，斯克代飛行場位於柔佛州巴爾市街之北面五哩斯克代河岸上，過去原為民間航空飛機場，自此次大戰勃發後，而大行擴張作為防衛新加坡之補助飛行場，克爾安飛行場為柔佛州之唯一重要飛行場，位於交通之要衝克爾安站北方約一哩之鐵道旁，二年前起工，客年十月始完成，為新飛行場，與西之巴巴哈飛行場東之加哈列飛行場同為柔佛州空軍基地之中樞云。

十七日日本大本營發表，馬來方面之日本陸軍部隊，十五日正午攻陷馬來西岸之要衝馬六甲，繼續西追敗敵中。

據前線十七日來訊，沿馬來西南海岸，深入柔佛州而猛進中之日軍右翼部隊，於十六日未明，突然對新加坡西北方七十五公里馬六甲海岸之要衝，施以猛攻，而與東北方追擊殘敵之中部追擊部隊相呼應，而結成一堅固的柔佛州西北部之一大包圍網，故柔佛州北部之敵軍已陷於極度混亂中云。

日軍突破柔佛州境之後，急襲敗敵，縱貫馬來中央節節猛進，十五日夜半殺至開斯南方之隘路，當將防衛敵軍澳洲兵第七聯隊約一千名擊潰，十七日未明已將中央路上之要衝巴達姆完全佔領，在開斯一役，敵軍以殘存空軍及砲兵曾經頑強抵抗，而在日軍包圍戰術之下，竟而迅速崩潰，此役敵遺死體五百餘具，同時繳獲野砲十門，速射砲四門，並擊墜敵機一架，戰果頗屬偉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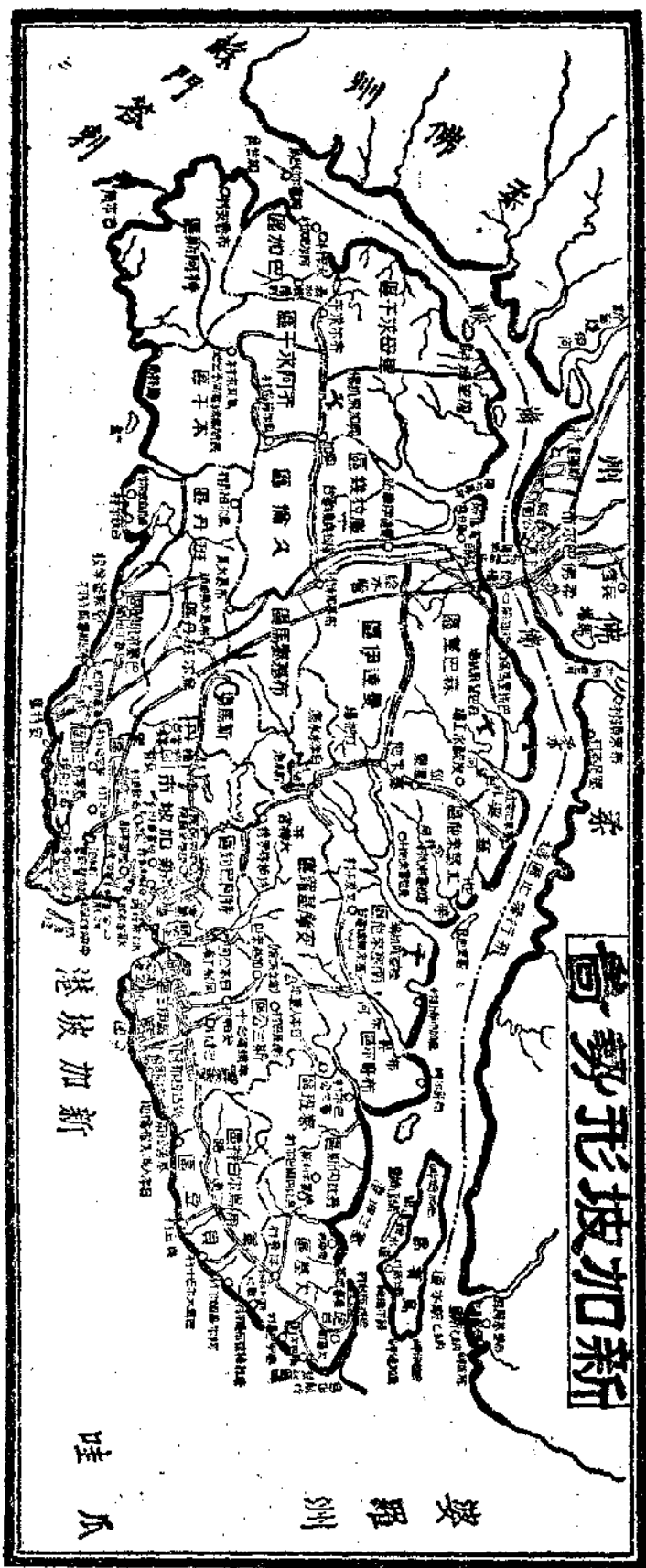
臨馬六甲海峽柔佛州西岸之要衝，巴特巴哈港，因十六日晨奇襲攻擊，歸日本軍掌握中，此與馬六甲檳榔嶼之陷落，五十海里之馬六甲水道，已完全為日軍所制壓，新加坡與印度方面之敵的海上連絡完全遮斷，又日本軍占領巴特巴哈郊外之飛行場，該飛行場為馬來本土唯一之敵殘存基地，馬來半島之敵飛機場已全滅，只存有新加坡島內之塞勒達典，加廷，巴宛之三飛機場，新加坡島之死期更迫近云。

日軍主力，繼西海岸進擊快速先遣部隊之急進，由馬六甲海峽冒險縱橫之猛擊，十九日下午零時向姆亞河左岸地區推展已告成功，如斯戰局全面的向姆亞河左岸地區移動，柔佛州大包圍戰由西北方面更加壓縮又成為日軍網中之魚之敵二萬，為屬於第八師團第二十二，二十六旅團及第四速射砲大隊，第十四旅團及約三千之印度獨立第四十五旅團云。

同日夜馬來東岸之要塞關丹攻略後，追擊敵第九師團之敗兵而西進，橫斷馬來半島中央山脈之峻險地帶進擊中中之日軍精銳部隊

突破關丹，吉隆坡間三百公里而抵達吉隆坡，與西岸進擊部隊行感激之握手，由於該部隊之橫斷突破作戰，潛伏於半島中央山岳地帶之敗殘部隊，完全被剷滅，不見敵之一卒云。

英機械化第八師兩萬，因退路已被遮斷，在中央新加坡街道拚命繼續抵抗，日軍中央進擊先遣部隊，為予以殲滅起見，一再向前推進，十九日下午一時，對巴札莫東南地點，已開始猛攻，股股



砲聲震盪柔佛北面平原云。  
據新加坡電稱，馬來攻防戰之中心戰場，現下已經移至蓋馬斯東南三十公里之戈麻頭附近地區，該地之澳洲軍竭力勉強支持，抵

抗日軍之猛攻，此外馬來西岸之英軍，不堪日軍之反復襲擊，已向南方退却。  
由十九日夜至二十日晨，馬來戰線中央縱貫道路地區姆亞河地區

及柔佛西海岸地區各戰線，雙方皆展開極激烈之戰鬪，敵殘存空軍，亦奮掉尾之勇而出動，到處與日陸軍航空部隊展開空中之死鬪，緣於中央縱貫道路配於姆亞河上流山岳地區之敵機械化第八師團二萬，與由姆亞河至柔佛州西海岸所配置之印度獨立第四十五旅團約數千，皆被包圍於日軍至妙之迂迴作戰網內，今完全與新加坡英軍之合流絕望，迫於投降或殲滅之最後關頭，又新加坡軍當局發表柔佛州內二萬數千野戰團由日軍一鼓擊滅，新加坡內要塞守備軍不足一萬之英軍，不過殘留者，因在新加坡內作戰招來決定誤算，故為救出日軍包圍下之野戰軍，僅出動不足二十三架之殘存空軍，已然成為日陸軍機之好餌，且新加坡之制空權完全為日軍所把握云。

因衝破敵軍意表之日豪壯雄大之大作戰，柔佛州內之敵敵，陷於大混亂，二十日夕刻陸續潰走，日軍已迫於至新加坡直隸距離二十公里，繼追擊新加坡街道中之日主力，二十二日上午七時半推進至拉比斯南方八公里之綫，又西岸進擊部隊之急迫，亦於二十二日下午在新加坡街道接續肉搏，至威脅其背後，本街道方面之敵軍業已搖動，又占領耶達烏尼亞市之東岸進擊部隊，沿海岸南下，急追敵敵，因此防衛新加坡之敵最後牙城之柔佛州之防備陣自十九日至二十日晨有逐漸總崩潰之勢，日軍諸部隊正壓縮敵軍中，即：一，十八日來利用有利之地形繼續抵抗之新加坡道路方面之敵，二十日夜以來全面的退却，日先遣部隊二十一日夕追擊有野砲八門之約一千敵軍於拉比斯西北十公里附近而攻擊之。

二，西海方面追擊之部隊，二十一日到達巴利士頓（永般西方約二十公里），目下攻擊有十種榴彈砲十二種榴彈砲各數門之敵軍。  
三，西海岸方面追擊部隊，二十日正午為止，所判明之戰果，為俘虜一百五十人（內英人十名），齒獲品戰車六，追擊砲三，速射砲四，貨車六十輛云。

又日軍自二十一日夕刻以來即在拉比斯西北方與敵有力部隊交戰中，至二十一日夜推進至拉比斯南方八公里，與由拉比斯南方新加坡街道之貝克方面迂迴之部隊相呼應，急追敵敵中。

由新加坡公路進擊之日軍左翼精銳部隊，二十六日拂曉以壯烈之肉彈戰，突入亞爾庫爾安之敵陣，猛攻三十四小時後而奪取之，現繼續猛進中云。

日軍新加坡中央街道進擊之右翼部隊，對包圍猛攻中之要衝阿耶羅達姆，二十五日午後十一時施行猛烈之夜襲，決鬪數小時之後遂於二十六日拂曉完全制壓頑敵，阿耶羅達姆陣地奪取成功，復對距新加坡〇〇公里之敵軍陣地續行猛攻云。

由日軍精銳部隊之奪取庫爾安，阿耶羅達姆之陣地，馬來戰線已在庫爾安東南方〇〇公里自林格姆經庫拉伊通柔佛巴爾之〇〇公里道路以及與此併行自阿耶羅達東南方新邦林格姆，在庫拉伊相合約〇〇公里之中央縱貫道路被壓縮，同時東西兩岸，由日軍兩岸進擊部隊之夾攻，馬來戰線之東西全正面，僅不滿五十公里，其中部深向新加坡刻擊人，如此新加坡要塞攻擊，已在目前，越過敵人野戰軍累積之屍體前進之機械化精銳各部隊，士氣益行高昂，

反之敵人已由混亂而潰走，已萌有丹刺庫二次之潰亂朕兆云。

日軍部隊此次攻略阿耶羅達姆之成功，係因突入柔佛州以來，將敵軍遊擊戰術粉碎，同時沿向新加坡之道路取下二三要塞所致。

阿耶羅達姆，先由日軍拂曉攻擊開始戰爭，二十六日上午三時，日軍已迫至〇〇公里，當有精銳日軍別動隊，在隊長命令指揮之下，不久密襲至森林地帶附近，其時林中俄然砲火齊鳴，於是兩軍展開血鬪，須臾日軍突入敵陣之一角，隨之敵軍全面潰退，及至翌日拂曉已將阿耶羅達姆攻陷云。

日軍追擊西海岸之部隊到處衝散敵敵，二十七日午夜一時到達巴特巴哈東南四十公里之卑奴郊外，展開激戰。

又奪取要衝庫爾安後，從馬來縱貫鐵道南下猛進中之日軍中部進擊部隊潰滅庫爾安東南二十公里新加坡近郊之抵抗線，二十七日午後四時十五分佔領廉加姆，更於新加坡街道上續行疾風之追擊戰中。

於庫爾安試為最後抵抗終於敗退之英軍，全面的放棄防禦綫，自二十七日以來全面開始總退却，沿中央縱貫道路猛進之日軍精銳，意氣軒昂，去柔佛巴爾僅有德那克，克來，薩林，賽奈，坎巴，五站矣。

馬來南部之日軍，正由東西兩海岸道路及中央縱貫道路之山路，迫至距柔佛水道五十公里之距離，半島最後之戰場，係以新加坡為中心東西約百公里半徑地域，日軍精銳急迫敵人，在敵集團之股軍加以痛烈打擊，據最前線之報告，在進擊之後，到處或為敵輕戰車，貨車，迫擊砲，軍輕機槍等之殘骸，或焦黑或零亂，英

軍之遺棄屍體，積於路內，沿線之敵人設施，漸吐黑烟，敵人部隊之甚大損害，已不能計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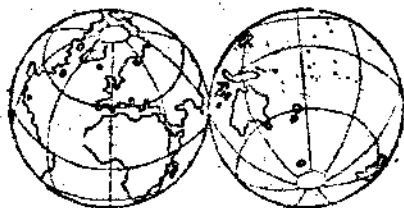
據新加坡電稱，衝英空軍熾烈之轟炸馬來東岸齒頭之敵前上陸已成功。

猛進馬來西海岸道之日軍部隊，在奪取卑奴後，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在西街道與柔佛巴爾交叉地點之本壇戈爾附近，突入其西北八公里之阿彼亞比，迫至距新加坡二十五公里之直線，又西海岸方面之敵軍，除擁有火砲之退却集團部隊，尚在本壇戈爾附近勉強支持外，餘者成被日軍擊潰，現在馬六甲海峽方面敵軍已經全行覆滅。

又經新加坡大路猛進中之日軍精銳，二十九日夕刻奪取阿耶羅達姆北面第一抵抗線，三十日晨繼續對於敵約五百名擁有迫擊砲兩門野砲入門之第二線陣地猛攻，又沿縱貫鐵路猛進之各部隊，以其一部敵擋在鐵路上抵抗中之敵軍，另外以主力於二十九日奪取史得拿，對於敵軍最後據點庫萊，已開始總攻擊。

至馬來半島之敵空軍基地，因日軍之猛進已先後歸於日軍之手，殘餘基地柔佛南部只有一處，新加坡島僅有四處，合計共五處，又經日軍連日之轟炸，已將全行潰滅，目下敵殘存勢力僅有典加飛行場，對之日航空部隊三十日晨與陸上部隊協力，加以最後之殲滅，敵空軍之於馬來半島與新加坡被一掃而盡之日近矣。

三十日晨來日軍諸部隊對殘留於柔佛巴爾北方之敵唯一據點庫萊猛烈攻擊，各部隊取緊密包圍態勢，壓迫庫萊陣地，敵將印兵置於第一線，在澳洲兵極殘忍之督戰下，作如狂之抵抗，日軍步步收獲戰果，柔佛州最後之凄壯野戰於酷烈下展開。



# 時 事 記 實

## 英美戰略失敗與太平洋新局勢

(譯自二十世紀月刊二月號)

Klaus Mehnert  
建 章

每位太平洋問題專家都有百八十種書籍和千八百段剪存的論說。四十年來諸家論斷太平洋問題所成的著作稱得起是汗牛充棟了。不論諸家所言何等奇幻精深，到了今日也難免變為陳腐失實；因為開戰後幾星期以來所發生的戰果已將他們論斷中所根據的原則完全推翻了。本文目的在於檢討最近當前的太平洋事局和戰略。因為各國海陸軍事力守秘密，細情不得而知，本文論敘自難周詳，

但是根據許多專家所供給的資料和意見，只可慎重立論，力求接近真情實相罷了。

### 麥哲倫開通太平洋航路

在戰略上所應首先理會的，就是太平洋的面積十分遼闊。在四百年前麥哲倫首次橫渡太平洋之時，他的水手饑寒焦躁疾病纏身，以為他是個瘋子，因為週復一週，月復一月的航行大洋之中，除了藍天便是綠水，偶見幾處珊瑚島外始終瞥不見大陸的踪影。除了饑麥哲倫那樣意志堅強信念固執的物性人之外誰也不能壓服水手走過從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到關島的這片茫茫洋面，歷時百日之久啊！

自從那時起，跨洋船艦的航速日漸增高，同時也越倚賴霧給的站地了。太平洋季風也過靠得住，所以在帆船時代，一隻舊式巡洋艦，如果食糧軍火足用，盡可安然續航。現在海上戰爭中，軍

艦在在需要基地，凡用煤炭或石油的船艦離了基地就不能樹立大功。上次歐戰德國拉克納伯爵的船，在太平洋裏就落到這種劫運。

### 海軍基地的重要性

面積越大基地越顯重要，而太平洋的面積還是最大。英國首先認明這一點，美國也學得明白一些了。在太平洋裏佔據並且建築許多基地可使英美的地位越發穩固，研討英美戰略，首先應行檢查太平洋內英美現有的基地。日俄戰中對馬島一戰毀滅俄國艦隊，可以證明艦隊遠出不得基地，是何等危險的事體了。

一覽地圖，可知英美直通遠東有四條基地路線。有三種特色非常顯然。第一，任一路線的距離都是太長（例如：美國北路聖地亞哥到蘇聯的海參崴五千七百零四海哩；美國中路聖地亞哥到香港七千八百七十七海哩；美國南路聖地亞哥繞道到新加坡一萬零二百二十四海哩；英國中路仰光到香港二千五百三十海哩）。第二，這些路線的樞紐就是夏威夷和新加坡。第三，其中英美兩中路比其他兩路，尤為重要，美國對於南北兩路的防務向例未曾注意，直到最近纔急起直追。例如蘇摩亞群島中羅絲與托圖拉兩島設防，又阿拉斯加與阿留地安群島建設空軍基地，乃是在一九四〇年底和一九四一年初纔決定的。

南北兩路的開闢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路線本身還有他的弱點。北路是氣候問題。北太平洋和白令海是最不適宜於海空航行的區

域。北冰洋的冷流和太平洋的熱流相遇，時常發生大霧和狂風，風裏時常夾雜冰雪，而且氣候變化的定律無從查明。南路的航程太遠，從聖地亞哥過夏威夷達爾文港到新加坡一線，幾乎一萬二千里，足夠從上海到馬尼拉航程的十倍之速，而且從夏威夷向西沿線不斷受著委任統治區內和東南亞洲日本基地的威脅。

### 變化後的太平洋

大東亞戰爭發動後幾星期內太平洋基地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英美中路失去了重要基地（祇檳榔嶼，新加坡，香港，維克島，關島，菲律賓）。中途島雖仍在美國手中，然而損壞不堪無復價值可言，因為他是兩個小珊瑚島所成，能作夏威夷到維克島的航空中繼站，本身並無軍事價值。

第二，戰事已臨到兩個樞紐地點，珍珠灣和新加坡（今昭南島）却在日本飛機轟炸圍內，西南太平洋唯一軍港，就剩斯拉巴亞一處（現亦失掉）。此港在已過二年內加緊建築，但是仍然缺少新加坡那樣優良的設備。

第三，蘇聯在太平洋中立自然是英美最不歡迎的事，因此北路從荷蘭港到海參崴二千五百四十一海哩那段路線也無效用了。自從夏威夷香港一線失掉之後，從美國西岸加州到夏威夷又從南路繞往新加坡一線也受到相當威脅，本年一月八日在詹斯吞島南方有美國水上母艦爾格雷號被擊沉，又一月十二日在夏威夷西方有美國航空母艦瑞興吞號，也受魚雷襲擊，都是明證。最近日機

轟炸歐瑞，詹斯吞，郝爾，貝克，格納爾等島，以及薩摩亞吉爾伯特和鳳凰等群島，又佔領拉拔爾，頗足威脅美國，不得派遣飛機到西南太平洋戰區，甚至不能安然派遣軍艦自夏威夷去澳洲。

軍事局勢在幾星期內如何會發生這種根本的變化呢？全世界都驚訝日本竟能著者不漏的打破這些路線的中心和要點，好像鎖鍊的環子個個脫節，直到最西端的菲律賓群島如同熟透的菓子自然落到日本手裏。日軍又擊毀新加坡的英國主力艦，猛攻馬來，切斷英國路線，以致香港的陷落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劫數。

#### 日本的基地

檢討太平洋戰略，必須根據這種新局面。日本基地的情形與前述英美的基地情形却顯然不同。日本的基地都是彼此相連，因此很得集中和內部交通的便利。他們有兩面的功用，一面足以威脅敵方遠近疏散的交通路線，一面是以保衛本土。日本下了幾十年的苦工完成這個基地網，一八九五年已經開始開發台灣和琉球群島，繼續按著計劃取得並且經營着拉他斯和斯普拉特雷群島，在戰前又取得海南島和加爾灣。只日本東面沒有甚麼島嶼存在。英美方面的基地網却疏散的很，他的中心地如同加利福尼亞，夏威夷和新加坡（今昭南島）都沒有了前衛基，美國也無乃太胆大，許多飛機工廠竟設在西方沿岸。

若將一個基地週圍劃半徑五百海哩的圓圈，代表艦隊活動的範圍，就可以明瞭日本和英美戰略地利不同之點了。自然獨立艦隊的軍艦活動的範圍也能比比還大；但是數目較多的軍艦，若有強敵當前，而謀活動的安全，那樣就需不出基地週圍五百海哩之外。就日本而論，她的那些基地相近，五百海哩的範圍彼此銜接，而英美的基地範圍彼此相隔很遠。

#### 巴拿馬運河效用減削

巴拿馬運河的開鑿工程浩大，爲了防衛這段運河，美國花費的金錢不知其幾千萬億了。此次戰前美國報紙雜誌盈篇累幅盛稱這條生命線的重要，他們以爲一旦太平洋戰事爆發，美國就能立刻從大西洋調遣艦隊經過運河到太平洋；若是大西洋有事同樣立刻能從太平洋調遣艦隊過此到大西洋。但是今日是兩洋同時都有戰爭。事實證明萬不能從太平洋調遣艦隊到大西洋去，因爲太平洋的艦隊還遠不足此地之用。同時不必等海長諾克斯明說，人都知道大西洋的艦隊也難於調到太平洋，因爲英國在大西洋的海戰現在比以前更多需要美國軍艦來幫忙呢。

此次開戰業經七星期之久了（著本文之時）還沒聽到巴拿馬運河有甚麼作用，只以商運爲主美國東西兩岸近海商船航行必過此地，至於跨洋商輪都去大西洋接英運貨去了，因此運河的商運也並不見得十分重要。

還有一處軍事要路，就是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此地雖然重要，而一般人士估價也未免太高。阿根廷京城同盟社一月十二日



通訊稱，阿根廷智利秘魯巴拉圭四國協定聯防麥哲倫海峽。這種辦法很像鎖上內庭小門，而敞著院外大門，因為在這個海峽稍南一點，賀恩峯有幾百哩闊的一片洋面，商輪可以隨意過此航向大西太平洋兩洋之間，南美四國這種協定是不是逢場做戲敷衍華盛頓呢？

### 日本的四種優勢

再就兩方的海軍實力加以比較，可知日本佔有四種優勢。第一日本艦隊集結在本國近海，有以逸待勞之勢。對華作戰四年之久所得的經驗大部都可以在最近幾星期內實用出來（敵前登陸便是一種特能）。自從日本建設海軍之日起，就訓練將兵應付西太平洋的日後戰爭，到了今日對於這種作戰他們已經瞭如指掌了。日海軍這些年來所受到的訓練以及對太平洋作戰的預備是何等透徹精妙，有此次戰初犀利的勝利就可信其屬實了。英美方面迥異於此因為放棄責任小觀日本，事前既未嚴重預備，臨事張皇失措手忙腳亂，戰初被日軍打得頭暈眼花，以致日軍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請看新任反極軸國聯合艦隊總司令竟至被迫乘坐潛水艇在水面下偷著從馬尼拉逃向爪哇，這大概不是一種尋常無意義的事吧！

第二種優勢就是日本艦隊的速度高大，巡邏的活動範圍寬廣。美國軍艦平均時速是二十一節，日本軍艦平均時速是二十三節。根據這種便利，日本軍艦作戰的效能較大；而且距離基地較近，因

此活動力越發強大。美國潛艇目的在於防衛近海，所以巡邏航程力小，距離基地只能在三千到五千海哩的範圍以內。西太平洋基地既已失陷，這些潛艇除了少數新型作為長距離巡邏之用者外，只館以夏威夷或加利福尼亞或泗水為基地出發而活動。在那一方面，日本潛艇都能在西太平洋裏活動，因為基地接近；其中許多續航能達五千到六千海哩，能從太平洋中日本委任統治區域出發，巡邏活動直達美國西岸。

第三種優勢就是日本能用驅逐艦和飛機代替巡洋艦擔任偵察的職務，而美國只能用巡洋艦或最新驅逐艦擔任這種工作，因為西太平洋基地喪失之後，許多美國驅逐艦因為不能續航這般長的距離，所以活動也就有限了。

第四種優勢就是日本艦隊是在統一的最高指揮部之下，歷年來內部從無摩擦。對方艦隊却由英美荷澳四個單位組成。固然最近也曾置於美國哈特海軍大將統一指揮之下，但是很需相當時日的調處，纔能收完美合作之效。英國海軍兵將向來驕矜自負，輕視美國將官，自然不甘居人下。美國兵將向來覺得這次仍然和上次歐戰一樣是替英國作戰。荷印兵將主要關心之點只是保衛荷印帝國版圖，對於此次聯合艦隊最高指揮部裏未曾派得一位荷印將官在內，很覺不大滿意。澳洲兵將要旨在於保衛澳洲本土，英國只知調遣自治領軍隊為祖國作戰，對於自治領的防衛却屢語未諱，因此澳洲兵將也致不滿。這些島台之衆同床異夢，作起戰來能否

內部精誠團結，很有疑問哪！

太平洋大戰中主要腳色實係日美兩國，但是此次太平洋上日美間的武裝衝突轉瞬即逝，日美兩國海軍將士優劣之比，我們在事前都來不及加以評論，現在且將美國海軍將士的材具略述一下。

在美國的重要海軍基地夏威夷，我曾見到許多兵士和將校。我對他們講過兵書戰策，在教室，在茶會，在陸上海上旅行，時常和他們見面，有時也被請到軍艦上參觀敘談。我看出他們一切行動都是純粹美國派頭。他們對於軍事科學很感興趣，也受過相當訓練，態度坦白，和藹可親，酷嗜打拳踢球之戲。一般軍官都攜帶裝麗容的太太，乘坐華美的汽車。我永遠不能忘掉的趣景，就是有一天夜晚，明月皎潔棕葉搖影，軍樂隊奏著舞曲，我們在岸上的珍珠灣軍官俱樂部裏，一面飲宴一面跳舞，那種樂趣，真是南面王不與易也。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世界不景氣，迫得多人入伍投軍，自此以後美國海陸軍內也添了優良份子。先年美國人士心目中也有中國俗語所說的「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那種感想，到了經濟蕭條的年月，許多體面的青年也被經濟所迫投筆從戎了。

話雖如此，而一般尉士階級的軍官多半只拿軍役當作職業，按時奮勇，到時交差，出了營壘還是普通住民，衣食遊樂一如常人。美國艦隊的將校胸懷中也沒有神聖狂烈的愛國精神和熱情。況且美國向來還自誇美國海軍將兵既不像日本陸軍士官又不像帝德軍官

那樣威嚴引以為榮；他們乃是一般國民當差役而已。自然美國軍隊裏也有他的風習，尤以軍人世家為然，軍人聯姻也是常見之事。但是所謂軍人的精神根本與日本不同。美國富庶，生活優裕，敵國遠在萬里之外，因此軍人毫無戒慎振奮之可言。除了美國之外，走遍世界其他各國，誰會看見招兵布告上寫過「加入海軍遊覽世界」那句話人的流行標語呢？

#### 打仗成了買賣營業

報紙刊載本年一月十三日弗羅利達州國立銀行懸賞，每位駕駛員如能擊毀一隻敵船，可得獎金五百元。這不僅是資本家異想天開之念而已，唯利是圖的精神十分卑鄙。將軍人捨命衛國而立的戰績變成營業和遊技，這真是日本從來未曾想過的。

美國報紙，因為夏威夷守軍海陸將領疏防敗戰，而對他們個人施以憤怒的攻訕，這也未免責難過當有碍聽聞。這些人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不能說戰鬪之罪，因為他們的大統領羅斯福先生儘管用著高壓的手段盲目的激惱，激斷了日美間和平的繩索，戰事猝然爆發，正在這時，這些不幸而無備的海陸將領正在夏威夷駐軍當差而已。

近幾年來英美艦隊屢次調換最高將領，這也是兩國艦隊吃虧的原因。去年一月美國發表了一批新貴到艦隊去瓜代，如同巡邏隊的第五巡洋艦隊長官和戰艦隊的第一第二戰艦隊長官等等。去年十二月八日夏威夷主力艦隊受了重創之後，立刻罷免金梅爾

改任尼米慈爲太平洋艦隊司令，任前大西洋艦隊司令金爲全美艦隊總司令，任羅赫爾爲海軍參謀總長。本年一月十六日海長諾克斯發表，金大將和作戰部長史塔克此後加入最高指揮部兼知海部行政事宜。這種調度也不足以清理統一指揮部的大事。同時英國也調換他的遠東艦隊長官，雷頓代替了菲利普斯，斯普納作了馬來艦隊總司令。如此英美艦隊中的要缺都由新任人員補充，人生地疏，很需要長遠時日的認識纔能駕輕就熟哪！

#### 日本海軍將領無大變換

近年來功績卓著的日本海軍三位要人現在都任了要職。前中國沿海日本艦隊總司令官島田中將現任海相，山本五十大將現任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總司令官，前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第二艦隊司令官現任中國沿岸日本艦隊總司令官。最近迄無其他人事調換。英美前傳日本海陸兩派軍人爭權之說，證諸年來陸海聯合登陸作戰的諸多實例，可以斷定其說失實了。

要將日美民氣比較一下加以最後斷語，似乎爲時尚早。暫時就日本而論，國民全體都已明瞭國家的使命，無條件效忠天皇，忍苦耐勞，善戰效死。但是美國不然，她所遭遇的事局真是空前。此次與上次歐戰情況不同，那時德國已經數年被困於經濟，疲於戰鬥，感於虛僞宣傳，美國最後上手，奮然一擊，群起而攻，當然容易成事。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只是逢場作戲白檢便宜。一八六一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戰爭原是內戰。再前的戰爭，那時美國少

年氣壯，還未受文化城市生活和失業的消磨，而且那時國民純是英美血統，現在已經加入了幾百萬的日德義人和愛耳爾民族，況且勞資之間又盛行著嚴重的衝突。我們姑且拭目以觀，此後羅斯福究竟能進行到何等地步，使美國民衆走向戰爭之途拚命效忠呢？

#### 軍事目的

關於軍事目的，日本所懷抱的是絕對明顯，準備的實力也很適合此種目的，就是驅除英美帝國勢力於東亞之外。爲達到這種目的，日本帝國陸海兩軍已經準備幾十年之久了，堅決進行不息，起初尚似徐徐，最近幾星期內却顯出急驟的長足進步。此次大東亞戰爭的命名足以顯示，日本主要企圖在於樹立大東亞共榮圈。但是這並未限定日本達到這種目的之後就不再向外發展以求確實保障這個勢力範圍圈。一說日本或許進攻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澳洲，有人聽了很易於認爲幻想過甚，揆諸事局現實情況，這種計劃的實現不但可能，而且難保其不然。本年一月九日日本時事評論報稱『美國艦隊經珍珠灣一場猛炸今已重傷，日本武裝軍隊此後踏上美洲大陸作戰，不但可能，而且事或必然。』

#### 軍政大計不決的美國

再提美國，她的軍事準備情形，在太平洋沿岸各國內算是最亂七八糟的。

第一，美國必須防護大西太平洋兩洋，而實際她現有艦隊只夠防護一洋之用，那一洋的艦隊縱或建造順利，也得遲到一九四六年

纔能完成。

第二，美國在太平洋裏有兩個當前問題，互相牽掣迄未確定解決。一個是防衛橫濱太平洋的前站島嶼從此進攻敵國。一個是防衛美國大陸沿岸和巴拿馬運河。我在夏威夷居留四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太平洋風雲日急防務急需確定進行的期內，我時常感到美國對於太平洋的戰略始終缺乏明瞭性。究竟是採包圍電擊戰術強迫日本屈伏呢？是在西太平洋上與日本艦隊實行大決戰呢？是用空軍炸毀東京大阪呢？還是放棄或是防衛菲律賓呢？這些燃眉待決的問題迄未解決。猶豫莫定的原故，一部也許是由於對日認識不清吧！例如美國常說日本艦隊決不敢進攻爪哇，因為從日本到爪哇正和從日本到夏威夷一樣遠，日本決不肯調艦遠出而輕忽本土的防衛，然而基於去年十二月八日的事實來看，美國的這種推測是何等幻謬呢！

#### 缺乏明確的指導計劃

不論書報雜誌演講集會，甚至海軍每年大演習中，都沒有明確周詳的指導計劃，因此戰爭一啓，日本立刻採取攻勢，美國只落得拚命招架無暇反攻。海軍當局疑慮莫定已經失著；另外美國外交政策也始終模糊，這是由於大總統親信一派政客的設計與一般國民的願望衝突之故。關島設防就是一個實例。二十二年來海軍部屢次請款設防關島，關島為海軍基地，而國會概予拒絕，因為一般議員認為關島地處日本島嶼包圍之中，設防也不濟事，反而足以

激刺日本。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突然批准撥款建築潛艇基地，區區四百萬無濟於事姑且不言，而亡羊補牢也遲之又遲了。背後既無實力，還要虎口拔鬚激惱日本。此種舉動可謂遲之又遲微乎其微了。

#### 英國主張維持現狀

英國的軍事目的比較明確一些，是用基地軍艦軍隊鞏固遠東的英國大批資產，主張維持東亞現狀，盡力限制敵手日本。爲了這種目的，她以前盡力取得威海衛，香港，新加坡三處，關島基地，並在南太平洋取得許多領屬，比起美國來她還是較爲著實的國家。十一年前威海衛交還中國之後，香港九龍成了英國在東亞最北的基地，近年來報紙常談關島爲重要軍港之說，但是日本佔了中國大陸沿岸的大部，香港，九龍究竟可守與否大成疑問。按照去年十二月一日香港九龍設防的現狀而論，殊不足以當日軍的攻擊了。

開戰以後幾星期內日軍的戰績已經迫得英美改變戰略了。現時，甚至以後若干時日，英美只得盡力一面防守所未失的領土，一面阻撓日本從荷印馬來和日軍佔領區內取得石油或其他軍需補充物資，但是許多基地業經丟失，新加坡情勢危急（本文係本年一月內所著彼時新加坡尚未陷落），這種工作就很難做到。本年一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週刊上說，「日本既已獲得太平洋上大部領域，威力甚盛，暫時不易迫她放棄」一月十二日美海長諾克斯稱說，德國是第一敵人，所以美國不便將大西洋艦隊調到太平洋來對日作戰。

他又解釋說「美國艦隊散駐各地，暫時不便早期對日實行大決戰。」

因爲這種觀點，美國現時難於在南洋取得軍需工業的物資。太苦了！因爲荷印馬來產生世界糧食的十之七八，荷印馬來產養產生世界上糧的三分之二。在日軍所攻佔的區內還出產米、蔗糖、金雞納和其他重要物資，尤以石油爲最重要。美國商船現已取道荷印繞行澳洲南岸，多涉幾星期的航程，不敢徑航澳洲北岸，就因爲日軍已經佔了婆羅洲西里伯和新不列顛島。因爲戰局丕變，英美現在已經不再指望經濟封鎖日本，只能專賴軍事抗爭，以求最後勝利，但是却也自認這種武器生產軍事反攻尚需多年的預備呢。

誰替英國作戰呢？

就此一點看來，可以知道英國爲何拚命拉攏別國替她抗日了。在英帝國發達史中，她不斷拉人替她作戰。在歐洲有波爾、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南斯拉夫、希臘、蘇聯，在亞洲有中國、印度、甚至蘇聯也許再度出頭替她作戰。在歐洲英國就不多賴本國軍隊作戰，而多夢想歐洲小國叛離德國，並且指望美國援英；因此情形，在亞洲她也希望幾百萬的亞洲人替她維持破裂將頹的英帝國，現在聯防緬甸就是絕妙的實例。指望非英系諸國來實力援助英國作戰，這種希望越來越不合式了。好像各國內部打算都趨向於建設歐洲和東亞新秩序，而且天長日久歐亞各國也不能避免這種事實上的需要。這種需要越發明顯各國也越發不肯再替局外的英美權利出作

犧牲，反而逐漸要認定自己是歐亞各共榮圈的一份子利害相關了。

除了少數中立國和半中立國之外，世界全體已經加入戰爭，太平洋的戰略自然也因爲與世界戰略相關而需要重新考慮一下。在歐洲與東亞樞軸國都向他們的公敵作戰，利用精誠合作（德義潛艇近來活躍在美國東岸沿海一帶截擊商運就是明證）集中軍力扼守內線交通；敵人只有外線交通而中心却散在各地。起初反軸心國還望軸心國還指望軸心國必要因爲缺乏物資終告崩潰，到了現在這種指望已經落空，因爲歐亞戰局的現勢足以保障軸心諸國必能得到她們所需要的物資了，縱不富餘，最低也能足用。

世界歷史在人類，尤其在東亞的我們這些人的眼前，展開一個新頁。去年十二月八日發生的這次戰爭，以後不論延長多久，採取任何形式而繼續下去，英美在遠東的軍事政治經濟的霸業到此也算告終了。

述 要 三 月

一日 日本大本營發表，泗水及巴達維亞海戰結果，計擊沉英美荷戰艦十一艘，重傷四艘。  
日軍在爪哇島沿海三處登陸。

參加馬來戰役之澳軍總司令培奈特少將自新嘉坡逃回澳洲。

匈牙利國民聯合黨與外雪爾凡尼亞獨立黨締結合作協定，從此國民聯合黨之地位益見鞏固。

二日 波利維亞內閣提出辭呈，據稱此舉乃欲使總統卡斯蒂洛於下屆選舉時，能有充分之自由行動。

印度東部各省宣佈戒嚴，緬甸政府已下令疏散人民赴印度。

巴西政府召回駐丹麥公使後，下令扣留停泊巴西之丹麥商船。

哥斯達黎加及危地馬拉兩國與軸心國絕交後，商請阿根廷代管各該國在軸心國之利益。

美政府發表，總統命令改編美國陸軍，分爲陸軍航空及供應三部。

三日 西南太平洋反軸心聯合軍總司令華維爾被免職後重任爲印度最高指揮官。

前任義大利駐阿比西尼亞總督阿沃斯塔公爵被英人俘獲後，因肺病逝世。

美陸軍當局發表，自太平洋沿岸一帶之海岸線一百五十至四百公里之地域，作爲軍事警備區，該區內之軸心國人及美籍日人皆須撤退。

四日 英空軍襲擊巴黎，炸彈多落於住宅區，死者在千人以上。

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赴柏林，與德國各領袖舉行重要協議。

波利維亞內閣總辭職後，大總統頒發表新閣員名單。

厄瓜多總統宣稱，美國在厄國薩里那斯島復空軍根據地一處。

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華維爾調任印度最高指揮官後，荷屬政府令荷印總督任命波爾頓中將爲陸軍總司令，前線作戰部隊歸其統帥。

五日 日外務省當局發表談話稱，日美兩國間交換外交官之交涉原則上已得美國諒解，目下正就細則交涉中。

美軍一批約數百名自北愛爾蘭調抵倫敦。

紐西蘭總理弗拉塞宣稱，紐西蘭國會將因爪哇局勢之嚴重，在十九日以前提早開會。

爪哇方面日陸軍部隊完全佔領荷印首都巴達維亞。

美總統羅斯福召集參謀部會議，海陸空軍各長官均參加，會議內容未發表。

六日 法屬索馬利蘭英法軍發生衝突。

德駐土大使巴本前被人謀刺未中，土爾其警察今晨搜索索斯丹庫蘇聯總領事館以調查本案。

土會議亦將開會闡明土國外交政策。

羅馬尼亞京城之保加利亞公使館令保國僑民向陸軍武官辦事處登記準備入伍。

七日 祕魯外長談稱，關於解決祕魯與厄瓜多邊界爭執之協定，自內可在巴西京城交換批准文件。

埃及總理拿哈斯向記者發表埃及今後之政策。

八日 希特勒偕同親信抵烏克蘭某城，預定在該處設立行營，以便指揮春季攻勢。

泰國舉本內閣總辭職後，泰政府指定舉本為繼任內閣之首腦。

緬甸方面之日陸軍部隊攻陷仰光。

美駐英大使韋南特返國述職。

九日 荷印軍總司令完全接收日本軍司令官所提出之投降條件。

荷印副總督范穆克發表稱，荷印政廳已遷移澳洲。

加拿大海外軍隊總司令麥克瑞敦中將抵華盛頓，準備與軍政領袖會商要務。

美海長諾克斯發表，海軍作戰部長史達克上將調任歐洲水域美艦隊司令，聯合艦隊司令歐納斯金上將兼任海軍作戰部長。

葡萄牙增防非屬地，續有軍隊一批開往摩索庇克。

十日 匈牙利內閣兼外長巴杜錫因病辭職後，前任農業部長奉命組閣，大體由上屆閣員轉任。

泰國新內閣成立，首相舉本兼攝國防外交兩相。

法國否認英方所傳法日訂定防禦協定。

十一日 日新任駐蘇大使佐藤啓程赴莫斯科。

前荷印副總督范穆克宣稱，荷印敗戰之原因為英美援助不力。

英國宣佈，掌璽大臣克利浦斯代表政府往印度，與印度總督及當地軍事當局討論軍政大事，其正式使命則係勸告印度各界人物接受一種建議，俾英政府藉以解決印度問題。在其去國期

間所遺下議院政府代表一職，由艾登外相暫代。

巴西政府通令各航業公司，停止派遣船隻駛往美國。此蓋因有巴西貨船四艘在美國東岸被魚雷襲擊之故。

羅斯福在參眾兩院表示，美國現在無力援助蘇聯。

十二日 英駐錫蘭總督萊頓海軍上將通令居民疏散。

澳洲駐美公使凱西訪問羅斯福，舉行重要會商，並面遞澳總理寇丁之報告書。

巴西總統伐爾加斯頒布法令沒收德義日三國僑民之財產與資金以報復巴西貨船被擊沉一事。

美國陸軍部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所以不派兵赴澳洲增援而派兵續在北愛爾蘭登陸之原因。

十三日 日軍佔領蘇門答臘首都棉蘭。

甘地在伐爾哈地方宣稱，英不放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印度問題難解決。

緬甸英軍總司令亞力山大將司令部自仰光遷往新德里，繼續指揮作戰。

美政府重行調整統帥系統，發表任命如次。陸軍總參謀長歐爾大，將合眾國艦隊司令長官兼海軍作戰部長金提督，陸空軍司令亞諾爾特中將。

十四日 西班牙空軍參謀長迦拉爾薩抵柏林視察空軍。

英美二國聯合發表爪哇海戰損失。

德義簽訂經濟協定，規定互相交換物資。

西班牙與阿根廷簽訂商務協定，該協定規定阿根廷以糧食運至西班牙，西班牙則以工業品運至阿根廷。

英駐蘇大使寇爾率隨員抵蘇。

十五日 英殖民部發表，任命前東亞艦隊司令萊頓中將為錫蘭島防守司令。

英政府發表協約國艦隊總司令杜爾曼少將於爪哇海戰時陣亡。

瑞士軍政部長戈培特發表演說，重申中立態度。

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兩國政府同意將一九三七年所締結之商務協定延長一年。

古巴總統府宣布，古巴全國軍隊今後由總統一人統率。

十六日 日本與巴西兩國由瑞士協助，談判交換外交人員問題。

瑞典王儲厄斯達夫阿杜夫斯抵芬蘭京城。

英掌璽大臣克利浦斯代表政府自開羅飛往印度。

德日駐美外交使節赴西班牙葡萄牙，與美駐德日外交使節互相交換。

十七日 美陸軍部發表，英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沃塞抵澳，就任

澳洲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羅斯福並鄭重聲明，此可證明美無放棄菲島之意。

法當局勒令摩洛哥沿海英倫遷入內地。

坎拿大核准美國政府建築阿拉斯加公路。

十八日 土耳其總統伊斯美發表演說稱，土國仍抱定推行中立政策之決心，但將採取一切自衛措施。

美副國務卿威爾斯稱，美洲各國軍事領袖定本月卅日舉行會議

十九日 澳洲戰時內閣召開緊急閣議，以馬加薩就任西南太平洋

反軸心聯合總司令為中心，就強化澳洲軍備事加以協議。

加拿大金首相發表，加政府為防衛加拿大已決定設置太平洋大

西洋及紐芬蘭三方面軍，各具有獨立之最高司令部。

二十日 澳洲寇丁首相對於英政府任命澳洲駐美公使凱西為英戰

時內閣之一員而充任近東常駐相一事，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

澳議會之白皮書。

日蘇簽訂暫時漁業條約，效力以一年為期。

二十一日 英國訪印使節克利浦斯抵開羅，與英近東軍司令官奧

形列克會談。

在華盛頓滯留之澳洲外長耶瓦特會見羅斯福。

西南太平洋反軸心國聯合軍司令官馬加薩作就任演說，謂成功

失敗繫於各國之供給。

二十二日 土耳其總統對多島海沿岸市民表明土堅決維持中立。

智利新內閣組織成功，新閣員名單已發表。

委內瑞拉政府頒新令，實行接收停泊該國港內之軸心國船隻。

澳洲外長愛伐特與羅斯福作長談，內容未發表。

智利政府宣布，軸心國已保障智利船舶航行安全。



法美兩政府簽訂協定，禁止德美船舶停泊法屬馬丁尼克島。

二十三日 海地共和國總統高特抵華盛頓，準備與美國方面討論國防航運等問題。

蘇駐伊朗大使梅諾夫在德黑蘭談判組織自治共和國以加入蘇聯

二十四日 加拿大內閣總理麥根西提出強迫軍役法案交下院審查

二十五日 英特使皮佛勃魯乘機抵美。

墨西哥外交部長宣稱，墨西哥已與智利簽訂新商業協定。

羅馬尼亞內閣總理恩多奈斯哥上將命令實施義務兵役。

保加利亞國王訪德晤希特勒。

二十六日 日本營發表，已佔領印度洋之安達曼群島，島上英軍無條件降服。

二十七日 甘地由瓦爾達到達紐德里，會見遺印特使克利浦斯，商討內容不明。

土耳其保加利亞間之通商交涉，由兩國代表舉行臨時簽字。

日政府發表，派駐法大使館參事官原田健任特命全權公使赴羅馬教皇廳。

西南太平洋反軸心總司令部發表，前菲島總統奎松携其閣僚家屬抵澳洲，按前會傳奎松被人暗殺。

英軍於二十七日夜至二十八日未明，在法國大西洋聖那塞爾擊

企圖上陸，被德軍擊退。德國認爲此舉係蘇聯駐英大使麥斯基

所策動。按此次英軍之在聖那塞爾上陸作戰，係第二次歐戰勃發

以來，英軍對於歐洲本土之上陸作戰中之最大者。

二十八日 土耳其保加利亞新通商協定於安哥拉簽字。

二十九日 英訪印特使克利浦斯向記者發表英對印提案內容。

三十日 羅斯福發表，英，美，澳，荷，新錫蘭，加拿大，重慶七國構成之太平洋軍事會議正式成立。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新書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原著

王炳勳舒貽上

合譯 定價二元四角

小叢刊之一

荷屬東印度

定價 七角五分

本社代售

總發行所 北京北海公園後門內迤西靜心齋國立華北編譯館

# 書林偶拾

## 荷屬東印度

出版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定價 柒角五分

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南洋問題乃成爲舉世注目之焦點。而荷印素有南洋寶庫之稱。尤爲世人所注意。今也荷印全面降服。吾國人對於荷印之認識。誠恐有如本書序文所云：「具有若明若昧之知識」。是誠一大憾事。國立華北編譯館有鑒於此。乃出版南洋小叢刊。企以彌補此種缺憾。現已出版者計有荷屬東印度一書。體例雖屬纂錄。而編製頗具匠心。其第一部。爲荷屬東印度地理。第二部爲荷蘭取得東印度小史及其經營概況。第三部爲華僑與荷印之關係。又附錄二則。一關蘇祿。一關爪哇。歷史演變。與我國關係。亦可略窺跡象。茲分別略加介紹。以爲讀者之助。

關於「荷印」一詞。讀者似已稔知。惟一詢及荷印所屬何島。所轄何地。恐讀者於倉卒間不能詳述。今姑先言荷印之輪廓。荷屬東印度位於東經九五度至一三五度。北緯五度至十度赤道之下。爲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無數大小列島。其所以稱東印度者。乃別於位居中美東岸之荷屬西印度群島而言也。北接亞洲大陸與菲律賓。南鄰澳洲大陸。惟其中婆羅洲北部屬於英國。地摩爾島（在小巽他群島之東）東半部屬於葡萄牙。荷屬東印度諸島依地理與歷史之關係。向分兩部。爪哇和馬都拉爲本部（Headquarters of Government）。除此以外大小各島統稱爲外部（The Out Post）所謂依地理關係而形或兩部者。乃因爪哇以外各列島。其天然形勢正環衛爪哇。有如前哨。至於歷史關係。則因荷人最先經營開發者。厥爲爪哇。爪哇領有後。始以此爲基地向外發展。荷印諸島包有婆羅洲南部。蘇門答臘。爪哇。西利比斯。新幾內亞西部（東部屬英國）。馬都拉等。及馬來群島。荷印所屬之馬來群島居亞澳二大陸之間。恰好區分太平洋與印度洋。爲世界

海上通商路之交叉點。此荷印範圍之大較。至如本書節錄遊記。分爪哇爲西。中。東三省。西爪哇省所轄九府。巴達維亞在焉。荷印總督駐此。爲政治之策源地。中爪哇省所轄十一府。其中之三寶壟府得名自明鄭和使南洋後。與中國關係最深至今華僑之富。仍非他處所及。其他如南滿由馬士府之昂望鎮以產燕窩著名。直葛府以糖之出口爲大宗。東爪哇省所轄十二府。其中泗水一府爲荷印海軍根據地。

爪哇以外者則以州名。(一)曰峇厘龍目州。合峇厘。龍目兩島而成。(二)曰古邦州。合松巴哇、佛羅里斯、松巴、帝汝諸島而成。(三)曰摩鹿加州。合新幾內亞島(即巴布亞島)及摩鹿加群島(亦稱香料群島)而成。(四)曰萬鴉佬州。合西里伯島及其附近小島而成。(五)曰西部州。(六)曰東部州。此二州皆在荷屬之婆羅洲上。(七)勿里洞島爲一州。(八)邦加島爲一州。(九)曰寥內州。合龍牙群島、寥內群島與蘇門答臘島東岸之關丹河流域爲一州。(十)曰蘇門答臘東岸州(十一)曰亞齊州。(十二)曰打巴奴利洲。(十三)曰西海岸州。(十四)曰蘇門答臘西岸州。(十五)曰占碑州。(十六)曰巨港州。(十七)曰南榜州(即中國古史上所稱之三佛齊)。(十八)曰平古羣州。

原荷印全部領土本劃分爲三十八州。至一九二八年。爪哇及馬都拉始劃分爲省制。省以下爲府。府以下爲縣。而外部則仍爲州制。州以下爲府或縣。

以上爲荷印地理之概況。至荷蘭東漸及侵略東印度群島之事實。分年列表於後。

一五九五——荷蘭始殖民東印度群島及巽他群島。

一五九六——荷人哈特曼(Coréis de Houtman)率領商船隊於爪哇西端邦達姆入港。

一六〇二——荷蘭設東印度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摩鹿加群島之葡萄牙人。

一六〇六——荷蘭與阿姆伯內之爲政者。強化其特殊關係。

一六〇九——荷蘭波德任第一任總督。

一六一〇——荷蘭與波羅洲東南部之權力者。締結條約。

- 一六一四——荷蘭政府會遣使致賀安貢王即位。
- 一六一五——荷蘭自葡萄牙人手中奪得及摩鹿加群島。
- 一六一七——荷蘭殖民於哥累島。
- 一六一八——荷人住於吉亞加德拉者約有三百名。並擁有數千名兵士。
-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荷人東襲英人。荷英之戰遂起。
- 一六一九——荷人發現爪哇之巴達維亞。即荷人柯恩驅逐吉亞加德拉之英人而建設巴達維亞。
- 一六二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吉利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
- 荷人佔領班達島。
- 一六二二——荷人自英人手中奪得伯那島。
- 一六二三——二月荷人屠殺英吉利僑民於摩鹿加群島之安伯那島。(即安汶)。再引起英荷糾紛。
- 一六二四——荷人逐巴達維亞一切英人。
- 一六二八——馬達拉姆人自萬丹侵入。攻略巴達維亞。至是荷人遂與馬達拉姆軍隊發生正面衝突。
- 一六三〇——一六三五
- 荷人自葡萄牙手中奪得柏那姆部姆。
- 一六三六——荷人佔領錫蘭。
- 一六三七——荷蘭驅逐黃金岸住民之葡萄牙人。
- 一六四〇——荷蘭破壞麻六甲。
- 一六四一——一月葡萄牙人以麻六甲割讓荷蘭。
- 一六四四——荷蘭殖民於毛利喜阿斯。
- 一六五〇——初制定東印島統治規例。

一六五六——(荷蘭與中國通商)。荷蘭自葡萄牙人手中奪及科羅姆善。

一六五八——荷蘭佔領葡萄牙在錫蘭之最後領土查夫那。

一六六〇——一六六九

荷蘭征服塞雷培斯。

一六六一——鄭成功奪台灣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手。

一六六四——一六六七

荷蘭收買黃金岸瑞典之殖民地。

一六六七——荷蘭僅保有岐阿邦。

一六六九——荷蘭征服塞留培斯之馬卡斯。

一六七八——荷蘭割讓哥累於法蘭西。

一六八九——那培爾變爲荷蘭之殖民地。

一六九三——荷人佔領蓬提舍利。

一七〇四——第一次爪哇王位繼承戰爭。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

第二次爪哇王位繼承戰爭。

一七二二——皮特、愛魯勃費魯領導下之反抗荷蘭人。

一七四〇——巴達維亞華僑暴動。爲荷人屠殺者萬餘人。

一七五五——馬達拉姆王國瓦解。

一七七二——東爪哇之戡定。

一七八〇——一七八四

第四次英荷戰爭。

一七八八——一七九〇

梭羅及日惹之反荷運動。

一七九八——荷蘭東印度公司解消。

一八〇六——荷蘭本國改共和爲王國。

一八〇八——荷蘭派敦法爾斯爲新爪哇總督。

一八一〇——爪哇會一度屬法。高揭法旗。

一八一——各地叛亂告一段落。

英國略取爪哇以來佛士任副總督。是爲英國統治爪哇時代。

一八一三——荷蘭對東印度施行各種之改革。及實行地租制度。

一八一四——與英締結東印度歸還荷蘭之條約。

一八一五——倫敦協定成立。爪哇及其他諸島仍返還荷蘭。

一八一六——八月十九日：荷蘭之統治東印度又復開始。

一八一九——卡伯倫任總督。

一八二四——英荷成立南洋貿易協定。荷人放棄大陸。英人亦撤退蘇門答臘。

一八二五——爪哇五年戰爭爆發。

一八二八——爪哇銀行設立。

一八三〇——三月三十日

荷蘭庫克將軍。解除內格羅氏衛隊之武裝。並俘內格羅氏。

荷印總督修波氏。創立強制栽培制度。

爪哇漸平。戰事移至蘇門答臘。

一八三八——荷人俘派特利斯之首領。流往西里伯島。

一八四〇——英人雅各不律攻略婆羅洲北部。

一八四八——荷蘭憲法之修正。

荷蘭佔巴里島。

一八五〇——金雞納之栽培開始。

一八五四——貨幣法之制定。統治規例之修正實行。

一八六〇——奴隸制度之廢止。

一八六三——荷蘭佔馬都拉。

一八七〇——強制裁培制度廢止。制定砂糖法及土地法。

荷屬東印度初敷設鐵道。

一八七三——亞榮民族與荷人戰爭開始。

一八七六——荷蘭佔哈魯馬海拉。

一八八六——開巴達維亞之新港丹絨卑律。

一八八九——積極施行外領統治策。

一八九四——荷蘭佔龍目。

一八九六——荷蘭亞榮之戰停止。

一九〇三——頒布地方分權令。

亞榮土侯始正式服從荷蘭政權。

一九〇五——全荷印之土侯。均屈服於荷蘭政權之下。

荷人佔日惹。

一九二一——荷人佔佛窪。

一九二二——回教黨產生。

一九二四——荷人佔三寶壟。

一九二五——廢止咖啡栽培制度。募集第一次東印度公債。

一九二八——國民參議院第一次會開於巴達維亞。

一九二二——荷蘭東印度自治運動興起。

一九二五——荷蘭東印度立法行政制度公佈。

一九二六——爪哇共產黨勃發。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爪哇、婆羅洲及蘇門答臘共產黨暴動。

論及中國人過去與荷印之關係。或會佔有稱王。或與奮鬥。要皆赫赫一時。且多抱有甚深之民族意識。茲將各人事跡略述如次。以資證明。

一 明嘉靖間有張璉者。廣東饒平人。嘗爲海寇。奪澳門於葡人。開新國於舊港(即今荷屬蘇門答臘之東南)。

二 明洪武十二年間。有梁道明者。會糾衆與爪哇人抗。連戰皆捷。據有其他。爪哇人無如之何。迨成祖永樂三年會遣使招撫。梁王並隨使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

三 永樂五年。鄭和西旋。途經蘇門答臘附近。舊港頭目陳祖義欲加邀劫。賴施進卿告密得免。並擒陳祖義獻於朝而誅之。旋命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

四 十九世紀末葉潮州人張傑諸。嘗王於爪哇帝汝間之安班瀾島。初傑諸因沙頓人(蒙古族與土人之混血族)與中國有血統之關係。乃組織沙頓人與土人相抗。迨已定國基又復招徠華僑以厚勢力。其民族思想之遠大。可見一般。



五 明萬曆間福建人黃森屏嘗王婆羅國。並計拒西班牙人。此地有「中國印」。「中國墓」。「中國河」。「中國寒婦峰」。必非無因。

六 乾隆四十三（一七七六）年。天地會信徒羅芳伯。在婆羅洲東部幾建一獨立國。以會規故。乃稱大唐客長。因建都東

七 廣東梅縣人吳元盛。與羅芳伯同時王戴燕。

八 十七世紀中葉。巴達維亞華僑。被荷人屠殺萬餘人。當時會有高長人者護僑拒敵。其他各城亦有類此事件發生。

九 乾隆初年有中國人連富為巴城之「甲必丹」。以華僑在此經商。除領票輸銀無徵調從征例。不受命。因而獲免者。不

可勝計。荷官老羞成怒。下令捕連。華僑大譁。鳴金罷市。荷官發檄相攻。死傷枕藉。中國聞之。議停巴城通商。荷人聞之始寢其事。復許華人入境。加以保護。

以上所述不過對荷印史地方面。使讀者得一概念。若欲知其詳。則有本書可讀。無勿待喋喋矣。（奇）

### 本刊第三卷二期要目

記清初通海案.....謝剛主.....單肇齋師友小記(續).....坡鄰老人

萬葉歌譯漢.....錢稻孫.....雲署聊編(上).....

壬午述往.....一士.....龍芝齋年譜(中).....董遷

願序.....抑吾.....宋代雄州之兩輪地(下).....佐伯富著

釋紫.....陳陸.....天治(十二).....李景鎔譯

湘綺樓集外文(一).....蔣尊綽

專載

公餘瑣記 (七)

趙三

趙三山東人。某令之司關僕也。性貪而詐。又最兇暴。令倚之如左右手。且畏之甚。每聽訟趙視賄之多寡爲軒輊。預戒令某曲某直。當釋某杖某。罰某金。鋼某於獄。令唯唯。事無巨細必委曲如命。間有受他人囑託。與趙意相左者。欲調停兩可。亦必婉商之趙。或少拂趙意。輒惡聲相加。甚至批其頰。令不以爲辱。反笑慰而仍從之。己之考成不願。民之冤抑尤不願也。令之妻若子及刑幕某皆嫉趙如仇。而趙遇之無狀。子順受不敢言。妻泣訴。令與反目。刑幕以去就爭。令不懌。竟辭之。趙意氣愈自得。無何。撫軍聞趙惡蹟。謂令縱容家丁。將登之白簡。方伯與令有舊。爲之緩頰。極言趙招搖納賄。令實不之知。請以訪聞逮趙。無遽爲令罪。令又袒趙自引咎。方伯戒令無護前。令不聽。且揚言甘心褫職。不受上台挾制。任趙如故。撫軍怒。卒劾之。令解任後。貧不能舉火。趙不之卹。擁厚貲潛逸。人皆疑某令即曠僕。何至受其愚弄始終不悟。或言令舉孝廉時計借過山東。趙爲逆旅主人。令適遭危疾。同行者委之去。僕挾貲裝宵遁。令貧病交迫。自分必死。趙憐之。遷於其家。而爲之醫。日使其妹進藥餌。令愈因私焉。爲趙所窺。痛詈之。妹羞憤自經死。趙益怒。將業而訟之。令多方乞免。誓他日富貴唯趙命是聽。因署券爲質。趙遂執爲奇貨。令爲所挾。隨事將順。雖批頰亦不敢與較。且曲正焉。後寄食他鄉困頓以終其身。卒不悔也。

鬼歌

余外祖湯蛟菴公之戚鄰君居長沙東鄉。嘗言其鄰塾童子八九人。值清明塾師歸謁墓。群童盜家醢。施鼠於田。得餼。赴山叻拾薪烹之。圍坐飲噉。適樵子伐木山中。聞隔林歌曰。生人氣。餼酒香。欲就食。有箇秀才在中央。反復再四。其聲甚慘。迹之聞其無人。不解所謂。既出山聞諸童歡笑。近視之。中坐者爲某童。心竊異之。後諸童或爲農。或業賈。某童最聰慧。尤篤志於學。甫弱冠。補弟子員。鬼歌交驗。余聞此事甫十齡。深羨秀才可辟鬼。及游泮年餘。屢遭白眼。又覺秀才寒酸可憎。輿隸小人皆得擲揄之。而鬼獨不敢近。何哉。邑某家兄弟皆有聲庠序。鄰叟羨之曰。是雁行競爽不負乃翁庭訓。衆以爲然。旁有操賤業致小康者。獨笑曰。渠家貧無立錫地。秀才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何須此無用物。由是言之。秀才誠不如農賈矣。晏小坡學博云。聞之崇陽傳蕙友比部。道光壬辰大疫。鄰里先後傳染。鮮得免者。比部家十餘口皆病。困頓牀褥。日益沉痾。時傳封翁鐵核副貢方應童子試。以詞賦見賞宗工。遂獲薦。其家猶不知也。忽喜報迭至。鉦聲大作。瀕危者皆起立。自是霍然。或曰。患疫則陰氣充塞。得鉦聲以震之故蘇。而他家鳴鉦皆不驗。豈秀才可以辟疫耶。

### 城隍夜巡

吾鄉兩首邑城隍。皆屢著靈蹟。善化城隍廟在縣署左。地當衝要。香火較盛。長沙廟稍偏僻。距廟東百餘步。路側有石橋。水涸時橋下可容二三人。乾隆間有汪某者家小康好博。一日不呼盧雉不樂也。汪居廟北里許。其囊家在廟南之前街。一夕歸已三更後。甫至橋畔。聞廟中啓門聲。揣夜深必無人出。知有異。急趨匿橋下竊覘之。前導高燈二。持刑杖者七八人。後從者又四五人。貌皆平善。無鬼物猙獰狀。城隍神紅袍烏帽乘白馬按轡徐行。自西而東。折而北。登城繞敵樓而西。漸行漸遠。燈光猶紅映也。嗣是汪每宴歸數遇之。詢之廟祝及左右居民亦有見之者。近世則不聞有此。豈末俗澆薄。神亦深自韜晦不使人窺測與。

無常

長沙參將署在北城東偏。爲蜀漢黃將軍忠故宅。署左有高樓。設將軍位。歲時兵弁祀之。署前爲屏牆。牆外隙地頗寬。微醉輒臥。一夕臥甫起。見屏牆外一長人舉足跨牆向內坐。頭挽髻身披青衫。袒胸露肘。赤足曳蒲鞋。手搖大扇。公駭極。呼僕從視之。仍徐徐跨牆去。聞者以公目見鬼物。疑爲不祥。後亦無恙。其民間得見者。或立街頭。或坐屋上。或科頭短衣。或長袍大袖。戴高冠。不一其狀。多在參將署左右。是處與長沙城隍廟僅隔一街。殆如陽世胥役必近依公廨也。

市語成讖

長沙市井相聚談。事已了者謂之煞鐘。謀而不遂者謂之失場。姑妄言之而實無影響者謂之瞎眼觀人。鈍拙無能遇事多拂逆者謂之出不得湖。斯言也道光初卽有之。聞者皆習而不察。及咸豐壬子。髮逆攻南門。後又迭次回竄。而粵東西及黔中土匪亦數犯楚邊。省會及各郡縣警報頻聞。防剿幾無虛日。在城者登陴以守。在野者築壘而營。皆從瞎眼望賊。曾文正倡立水軍。克湘潭。復巴陵。沿江賊船悉披靡。甫出洞庭而陳鎮軍褚觀察陣亡。旣而全師東下。屢戰皆捷。斃悍賊無數。至湖口士氣百倍。計醜類指日蕩平。忽我軍爲賊襲。幾不能復振。又羅忠節塔忠武先後歿。里人追溯前言。竟無一不驗。足知大劫將至。早伏危機。良非偶然也。

蛙異

每歲仲春蛙鳴聲聞。農家以下水旱。隨地皆有之。若鷲蟄以前寒氣未解。百蟲皆潛匿不出。蛙尤非其時也。吾鄉某農民嘗歲杪鋤地得一穴。其中大小蛙無數。皆閉目僵伏。撼之似憊極不能動。腹膨脹大倍尋常。或擊以竹枝。口吐沫如濃汁。腹頓消縮。當時以爲奇。後聞之父老。謂冬季春初遇是異者不可枚舉。可見因時閉藏理之常也。同治九年元旦。湘潭某鄉田中忽有蛙羣聚。數畝無隙地。上下疊藉約四五重。不鳴不躍。踰日而杳。

## 七哥

道光壬寅父執黃楊生觀察宰馬平。招余仲兄司記室。癸卯秋闈前辭歸應試。值天暑熱甚。至某處。道旁有蘭若。廣廈連雲。左右樹木交蔭。輿夫口渴。求飲。姑借之入。聞笑語嘈雜。前殿階下十餘人席地圍坐。狀貌皆剽悍。中設矮几。一盤盛瓜果。且噉且談。一人曰。吾輩聚此三日矣。七哥胡尙不至。盍前伺之。衆曰。爾何言之謬。七哥欲稅駕此地。因命先期候迎。誰敢妄動。仲兄聞而疑之。又二十餘里。過村店少憩。方坐而啜茗。有肩輿自前途來。三人昇之。六七人從其後。及店門。一偉丈夫出輿中。年約三十許。痘癩滿面。色紫赤。鼻尖而額銳。眉劍豎。雙鬚高聳。匪深陷。目光閃爍可畏。揮鷗翎扇。著黑禪。衣短黑衫而袒其胸。赤足曳高底履。箕踞庭前。意甚倨傲。從者捧茶進。曰七哥請解渴。仲兄聆其稱謂。知佛寺候迎者即其人。猶意爲土豪或拳棒師也。日暮投宿。詢之逆旅主人。主人搖手戒勿言。時廣西久患盜。大府皆諱言之。以故白晝劫人。民間畏之如虎豹。察主人情狀。又疑其人必盜魁。而所謂七哥者氣焰已如此。等而上之固可想見。後洪逆倡亂。有謂七哥爲叛黨者。雖未知孰是。而其人之必非善類不待言矣。

## 倪生

倪生某少負璧人之譽。弱冠時讀書某宅。同學四五人。鄰舍爲縣胥某。其子婦某氏色醜而性蕩。倪嘗於門外見之。初未

置念也。適師他往。同學皆出游。倪散步階下。偶窺牆隙。見婦獨立。嫣然微笑。妖媚不可言狀。不覺心動。故作噉聲。婦知其爲己也。亦就窺。因與目成。倪解所佩玉贈之。婦答以紅巾。倪喜極。偵知其夫遠出。及夜踰牆入。至庭中。遇髯丈夫頰而長。白衣紗帽。怒目而視。倪大怖而返。同學某生涎婦美。乘間挑之。竟與遁。旋爲其夫所覺。伺兩人歡會駢誅之。倪聞而駭絕。轉念己之倖免也。又竊自慰。後倪登甲榜。官至四品。享高年。晚歲嘗舉以告人。引爲語誠。余謂男女幽歡。殺機所伏。某生之被誅也固宜。設倪果踐婦約。未必能保首領。彼髯丈夫者。阻之與。抑佑之也。

### 本刊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釋石谿事蹟彙編(上).....	元 同	湘綺樓集外文(二).....	
石墨餘馨續編(上).....	俞 陞 雲	雲署聊編(下).....	
交午說.....	盧 傑	龔芝麓年譜(下).....	董 遷
方志餘記(一).....	兌 之	近代筆記過眼錄(八).....	一 士
唐修晉書概述.....	何 翼 森	天治(十二).....	蔣 尊 禕
馮桂芬及其著述.....	百瀨弘著 嵐 濤譯		

# 養和室隨筆

金田村

渠 彌

楊恩壽。湖南長沙人。同治庚午舉人。著有坦園文錄。頗載異聞。中有游金田村記一篇。寫實生動極可喜。記云。同治乙丑夏。隨六兄之北流任。藤容道梗。改由潯州入鬱林。遠達北流。皆水程也。四月十九日泊大藤江。即古大藤峽。大風斷渡。舟子曰。客欲遊金田村乎。余喜諾。別買小艇。以一僕從。命舟子爲導。沿江東行。五里許入支澗。澗口小市五六家。捕魚爲業。販舟集焉。入澗里許。石壁峭立。黝而頑。各不聯屬。就壁縫行。廣不及尋。深不及尺。水色墨。壁巔野藤蔽天。晴晝亦暝。水平無聲。十餘步一灣。灣口石洞簷迹。舟子必按迹擊以篙。聲轟若雷。往來不相見。防灣口相撞。聞聲則停以待出入。其例然也。土人號稱三百灣。雖夸。然亦過半。灣盡豁然開朗。爲金田江。江面濶五六里。亂山環拱。干戈劍戟象形以名。江心亘洲。長幾竟江。卽村也。巖登覓路不得。披篙而入。榕樹排植。一望無際。樹根有牛跡。循之而行。曲折殊甚。洲上茆屋十餘所。曬網支罾。皆業漁者。洪逆故富家。居廬悉做殿閣。今毀且夷之矣。其址猶存。當門有大榕樹。合三人抱。刻遮日二字。大徑尺。稍進。布白石如鏡。導者曰。是卽忠義堂也。堂側臥木竿半段。大如盤。長八九尺。蓋以之樹忠義旗者。階九級。其上殘礎縱橫約十餘處。以意度之。皆僞宮也。最後茆棚樓三巧。深目鳥喙。操粵音。見余猝問客胡爲者。導者急前曰。若北流令君介弟也。示以目。巧遂去。猶數回顧。余亦仍來路歸。甫出門。導者曰。未盱也。盍探地道。但險甚。敢乎。余曰。敢。招土人秉炬以導。凡二人。人贈百錢。則躍而

前。呼來艇泊水亭以待。地道在門之左。拾級而下。初甚狹。行百餘步則稍寬。高低屈曲無定向。暗不見物。微聞頂上若鐘聲。則舟行擊篙也。黑暗中忽有吃吃笑者。連讀曰。好膽量。好膽量。驚視之則前三丐更增其二。色甚霽。余始問暗行得無仆乎。一丐曰。日一往返。且三年矣。一則大言曰。死尚不懼。況區區哉。諸丐亂以他語。余亦不復與之言。行際遠見白練繞巖脚。近之則溪水界焉。衆皆跋涉。一丐負余渡。余德之。酬以錢不受。途中白骨狼藉。屍氣撲鼻甚腥。軍械更不計也。漸睹天光。攀巖而上。則所謂水亭也。距市口僅三里云。地道較水程近三分之一。取徑江水之底。石則穴之。沙則甃石若墜。間有支以木者。費金錢甚鉅。經營十餘年始成。道光三十年官兵往捕。銜舟而入。賊從此出襲其後。鮮得脫者。導者言之頗詳。登小艇而西。中流問導者。頃遇之丐。何離奇也。導者曰。是皆撈家也。幸有小人同行。然亦殆矣。撈家者粵中方言。稱地棍也。余曰。汝何術以馴之。則笑而不答。比達。則六兄已秉燭待晚餐。酒次述所聞見。六兄太息曰。盜藪也。命記之。導者周亞東。廣東香山人。

堅瓠集

長洲褚人穫堅瓠集序云。余平居碌碌。無所短長。二十年前。方在少壯。已不敢萌分外一念。今則百歲強半。如白駒之過隙。憂從中來。悔恨交集。輒藉卷帙以自遣。其間軼事竅語。偶有所觸。不啻後先覲面。目擊耳提。又如良朋聚首。揮麈銜杯。談言微中。歸則筆之以志不忘。凡有裨王化關名教事之可勸可懲者。在所必錄。以及郵亭歌詠之章。閭閻諧謔之語。間亦記載而不棄。……噫嘻。甘瓠可食。康瓠可寶。五石之瓠可容。惟堅瓠無所用。故取以名編。此褚人穫之自序也。時爲康熙庚午臘月。其書凡十五集。前十集以甲乙丙丁爲次。後五集曰補集續集餘集廣集祕集。每集必有序一二篇。或出於其親友。或出於聞名而不相識者。如李炳暉龐彭格松吟老人（其叔父）蔡方炳朱陵劉蕃孫致彌楊无咎張冷毛宗岡湯傳榮徐琛顧貞觀毛際可徐柯劉雲漢尤侗張潮陸次雲洪昇凡二十人。據彭格之序則人穫別有著述甚多。其序曰。平日所纂輯。每百頁爲一編。字必端楷。卷帙且數十。皆有關正學。足以羽翼名教。秘未壽梓。又據毛宗岡序。則知其尚有續聖賢群輔錄及鼎甲考若干卷。又據徐柯之序。知其每集次第屢板而後復有全集之刻。蓋此書每集四卷。其篇頁多



少皆相等。一集成卽付梓以行。竟是今代定期雜誌之性質也。其書皆零星筆記。或著所引書名或否。其無出處者。大抵據其所聞所見也。其所錄遠及唐宋。近及順治年中事。而尤詳於明代吳中士大夫之佚聞瑣語。其去取初無定義。故恒有人人習聞之事而亦錄入者。然其可貴乃在當時所習聞而後人所不盡曉者。例如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畿輔曰饜馬。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勝。河南曰鱷。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猷。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癩。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其描寫人物個性入木三分者。如徽人方于魯以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絨於方。時已四月矣。方急製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汪南溟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絨絨。寄來春後遺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熱透生憎柳絮風。忽起出神尋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絨衣便不同。

本 社 寄 售

廣 業 書 社 出 版

明 清 珍 本 小 說

- (一) 近 事 叢 殘
- (二) 太 平 天 國 別 史

共 售 一 元

# 張燕谷先生傳

本刊第二卷始登燕谷老人所著續孽海花小說。乃未及一年。老人已歸道山。然讀者於老人之生平或未及知也。茲從其遺族覓得家傳一篇。以實本刊。讀其書者當更增慨想不置云。

編者

公諱鴻。初名激。字隱南。一字師曾。別署瑞隱。晚或署蠻公。燕谷老人。童初館主。江蘇常熟人也。弱冠補弟子員。光緒己丑鄉試中式。援例爲內閣中書。遷戶部主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朝政窳敗。規國者爭言事。公尤踔厲風發。甲午九月。萍鄉文道希集朝士松筠庵。抗疏具陳時事。公亦預焉。同邑沈北山之上疏劾三凶也。公實主之。爲屬稿。甲辰成進士。廷試時公志在大魁。以策對主立憲忤當道旨。抑置三甲一名。奉旨以戶部主事歸原班。旋改外務部主事。由郎中記名御史。以三劾凶事不安於位。出爲日本長崎神戶領事。再爲仁川領事。時太夫人年高。遂請歸養不出。先是公與同邑徐念慈諸君翹立塔前小學。力排衆難。卒抵於成。邑之興教育自此始。又以張氏義莊之產。翹立孝友小學校於施家橋。旋移城中。恢爲中學。邑之有中學自此始。又設苦兒院於家。年輸鉅金。以教以養。成材者衆。後更一長縣立

圖書館。家故富藏書。舉以度館中饋貧士。復長邑紅十字會及佛教會。公故邃於乾竺之學。居東時與新會梁卓如游。共究唯識奧義。其後於嘉祥天台曹溪諸宗靡不通其郵。晚尤得於華嚴理事無礙之教。世出世間。泯厥町畦。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以爲儒者所謂動靜相交相養者。特時節因緣之異。名句文身之異。又以爲文殊表知。普賢表行。與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未嘗不殊塗而同歸。倘能解生死之膠。則一切文字語言胥蹄筌爾。公之所自得嘗籀其旨如此。同邑會君籀齋擅青史家言。以藝海花一書有時譽。未卒業。公爲足成之。始公之居京師也。與吳縣曹君直汪袞父同邑徐少遠諸君爲近體詩。涵揉比興。由西昆以溯玉溪。與所謂同光體者殊厥轍。一時海內談藝之士。無不知有西塘酬唱集者。西塘者公旅京師所居胡同名也。又與君直及同邑楊雲史翁澤之諸君刊江南十子詞。其懷瑤詞一卷尤悽麗。諸君先後歿。公棲心禪悅。亦不多作矣。然邑文士猶隱然奉公爲祭酒。公性樂易。與物爲嬰兒。遇人無所擇。以是有入公室而操公戈者。公亦坦然容之。公自丙辰返初服。里居二十載。迄丁丑軍興。公間關萬里走桂林。中途夷股。閱歲東旋。僦屋滬壖。旋示風疾。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寓邸。春秋七十有五。配翁氏。男子子一夏。女子子一森。歸同邑邵曾蔭。夏及曾蔭皆早世。公所著蠻巢詩詞稿三卷。同邑楊君无恙瞿君鳳起釀資刊行之。游仙詩一卷。合无恙暨同邑錢仲聯同作者別行。譯成吉思汗實錄若干卷。文稿若干卷。筆記若干卷。藏於家。其評識成唯識論韓梅王諸家詩各若干卷已散佚。

## 續 孽 海 花

燕 谷 老 人

## 第四十七回 黨派紛紜老臣去國 歌場遊戲貴胄登壇

話說龔和甫罷官出京。那天在馬家堡上火車的時候。來送行的人確係不少。除了同鄉親戚等。其餘是門生屬吏。同僚也有幾人。和甫照例應酬了一回。上了車。剩了幾個同鄉親戚。他慨然道。你們看火車多方便。還只說鬼子的東西沒有好處的。他說這個話。可見他因為這個火車。軍機處都反對他。他受過不少的氣。偶然流露出一點感慨。其時有一位同鄉尹宗揚。也在送行。他就說道。老師此次回家。須要謹慎。他聽了這個同鄉門生的話。好像老師教訓門生。他也不作聲。他的心中不免有點兒生氣。原來這位尹都老爺。從前沒有中進士時。因事入京。曾經私拏了和甫來拜他的名片。去崇文門上討關免稅。後來鬧破了。和甫狼不以爲然。他靠着伯父的年誼。常向外省大員說情拉攏。所以跟和甫老成謹慎的脾氣格不相入。現在和甫失職。平日所求不遂。不免於言語間報復一下。而且這位尹都老爺與旗人來往很多。雖不能直接於連總管門下走動。然與總管門下二三等走動的人頗多連絡。所以宮中小小的消息也略知一二。他曾經彈劾過強學會爲僞學亂世。所以反對主張變法的人也來拉攏他。他自然趾高氣揚。以爲龔老夫子如此下台。以後的事將來許要我去招呼。我這個門生轉瞬就要有權力了。他說了這話。見老師不開口。他覺得無味。也就下車走了。那時莊小燕也來送行。直到火車開了。方纔回去。在車站看見常肅也在送行。就低低的和常肅說。你和超如同頭回來談談。常肅點頭回寓。吃了飯。找了超如。同到小燕寓中。三人見面坐定。小燕道。常熱已去。吾們應當進行。常肅道。如何入手。小燕道。皇上那邊沒有問題。只須鼓動一下即可進行。現在只要有人保荐你一下。就一定召見了。常肅道。誰肯保荐。小燕

道。我前已保過。倘我再遞摺。未免太露痕迹。就向超如說道。呂菴老肯否。超如道。不成問題。不是菴老就是安甫。總可以吧。小燕道。偏勞。超如趕緊去進行。常肅道。召見時吾們方針須要預定。請小翁指示。小燕道。不敢當。鄙見以爲第一步先要布置吾黨人才於機要的地方。方能發展。不過軍機處吾們的資格駁不上。且太后那兒通不過。最好不必先握大權。只要像南書房這種差使。天天跟皇上見面。外表並不爭權。暗中由吾們操縱。超如道。近來南書房皇上也不常去。多添人不行。去舊更新也不易。最好像毓慶宮的差使。小燕道。毓慶宮是師傅行走的。不容易。常肅道。嘉道以來有開懋勤殿的。凡各種文學之士都可入內行走。吾們何妨請開。可以不拘人數。一面請求皇上常時臨幸。研究變法大計。目前也不至使士大夫注目。小燕道。好極。此事將來由我具摺請開。你于召見時先行題及。只要簡統說。應有一個地方。由皇上派些人侍值。以便隨意詢問。討論政治。超如道。這個不過言論機關。將來執行機關。對於變法的事。總要由吾黨舉主意纔好。否則就算議定了。一到軍機處發表。恐怕有人阻撓。以致全功盡棄。小燕道。不差。超如兄的思想很周密。我們慢慢的再商酌。我看設一處所不難。就是什麼人進去纔難呢。常肅道。不差。等召見了看看那時的光景。再想辦法。超如立起身來道。我去找呂余二位去談談再說。就出門上車去了。常肅和小燕又密切商量了一回。也就散了。那常肅回了寓。只見子瓊淑喬叔濤都在書房中。常肅連忙招呼了。坐定後。子瓊道。昨天淑喬接着南皮的信。說道他決計要請開經濟特科。仿從前博學宏辭科的舊例。搜羅人才。由中外三品以上大員保荐應試。此事現可實行。他和湘撫程保銘很願多保荐些人。我們可以預備起來借此入手呢。淑喬道。吾們幾個人不必說。要着意介紹些同志加入纔好。今天敦古聽見了這個消息。他把摺紳錄上在京的三品大員統統抄出來。不論認得不認得。有交情沒有交情。都去拜他們一回。想碰一個機會。叔濤道。我看敦古也不必如此。他的文學名望。我們替他吹噓一下。也沒有找不着保荐的人的。子瓊道。他這回沒有中。牢騷得不得了。年輕的人自然耐不住了。常肅曉得他們都是南皮的門下。他就試探着說道。究竟南皮對於吾們變法的主張以爲如何。淑喬道。老夫子是狠以爲然的。他倘然能發進了軍機。我們辦事一定順手的。常肅道。現在政府的人跟他怎麼樣。淑喬道。面子上狠推重。但總說兩湖地居扼要。非他老人家坐鎮不可。實則骨子裡是怕他才大。一進來要壓不住的。所以他也注意我黨的進行。將來我黨基礎定了。他進來做個領袖。他也狠樂意的。

常肅道。我們也狠盼望他來做個領袖。淑喬道。他也狠願意我們去推戴他的。隨說隨立起來要走。常肅道。我們去吃小館子好吧。淑喬道。今天我不能奉陪。叔濤道。你有什麼要事。淑喬道。老夫子他教我去送個禮。叔濤道。那裡。淑喬道。就是楊金甫老太太慶壽。老夫子做了一副壽對。用電報打來了。教我替他寫了送去。今天必須備齊了。明天好送。他就匆匆的去了。常肅就同子璣等到廣和居小飲。直至黃昏纔散。原來楊金甫老太太七十大慶。正在月內。金甫新近升了戶部尚書。又是內務府大臣。聲勢赫赫。朝中那一個不去巴結他。前兩天西太后又賞了一幅親筆的畫。畫的是一株桃樹。上面垂了三隻蟠桃。樹的枝葉都用淡墨寫的。只有桃子是用胭脂花青配合染成。工筆帶寫。雅麗絕俗。如此筆墨。又出自深宮聖母之手。觀者莫不艷羨。其餘如軍機處總理衙門王大臣各部管理大臣滿漢尚書侍郎各衙門堂官各省督撫。所送的壽屏壽軸壽幛壽對。堆積滿屋。真是錦天繡地。珠海玉山。富貴榮華。筆難細述。金甫按日排定。於壽辰前一日請各王爺貝勒貝子。前二日請軍機處內務府總理衙門諸大臣。前三日請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前四日請年世親族。前五日請新舊屬員。都有堂戲。北京城裡各戲園有名角兒。沒有一個不到。一來是他的勢力大。二來是他向來狠肯花錢。狠有交情。三來內廷傳差。有他在內務府的招呼。不至吃虧。有些角兒或者輪不上台。或者幾天裡頭只唱過一兩齣。在同行中就覺得寒塵。這幾天冠蓋來往。車馬擁塞。人客的多。酬應的忙。無從說起。幸虧他的朋友屬員都是內務府戶部工部的人。於大局面的熱鬧場中。經驗富足。預先派定職務。各司其事。招呼得井井有條。每晚須到東方發白。方可散場睡覺。等到第二天午後三四點鐘。又要開戲招待了。虧得人多。私下分班值日。做主人的反不覺着十分辛苦了。到了壽誕正日。來祝壽的除王公貝子員勳及同僚親自叩謝外。其餘也就不出來招呼了。正日過去。他接下去再唱兩天戲。一天是酬勞幫忙的人。一天是約了平日交情狠深的來娛樂一天。他就把南城外色藝著名的相公都叫來了。到了傍晚。客人都來了。金甫穿了衣冠出來招待。那一天都是面約專誠來娛樂的。中間貴人有章王索王壽貝勒荀貝勒崑貝子政貝子董公爺等。其餘如懷少軒那瑟軒段扈橋陳蒼瓓陳孟陶等幾個熟人。都是喜歡頑兒的。那天排的戲是金甫出的主意。預先排了一張戲目。跟各名角徵求同意。隨後印刷出來。每一個客人到了。就由家人送一張上去。衆人看了。都高興得了不得。原來這單子開列着是

楊府堂會戲目單

慶賀黃馬褂 張黑兒

草橋關 金秀山

徐母罵曹 龔雲甫

長板坡 楊小樓

落花園 陳德霖

能仁寺 余莊兒

新安驛 侯俊山

打魚殺家 譚叫天

取城都 汪桂芬

賈志誠 妙香 韻芳 五九 素雲 二麗 采芝 寶卿 瑞卿

衆人看了都道。今天的戲可算是堂會中的頂兒尖兒了。不是金甫是辦不到的。尤其大頭是做了老道了。裡頭傳差還當不到的。真是難得聽見的了。瑟軒道。他靠得住麼。譚老板已狠不容易伺候。大頭的脾氣更古怪。金甫你面約他的麼。金甫道。前天他來拜壽。他說自願去唱一齣。我說不敢當。你俾高興。一兩天內隨便來賞個臉。我去約了幾位熟人。清清淨淨的讓僧們的耳朵舒服一下。就感激不盡了。今天是人多嘈雜。把你的能耐糟蹋了。不是連我也造孽嗎。他很喜歡的答應。說今天必來。那取城都也是他自己定的。想來不至于臨時變卦吧。瑟軒道。有這個原因。今兒僧們耳朵的福氣准享得滿足的了。金甫向瑟軒說道。各位爺多有喜歡玩兒票的。倘高興玩一下。時間很長。不妨隨意加入的。二哥請你偏勞。各處去請請示。兄弟的意思。只要各位愛什麼兄弟一定去辦到。借此盡一點感謝的意思。瑟軒呵呵笑道。豪委的優差。兄弟自然竭力去辦。正在說時。只見一個家人匆匆的進來。向着金甫道。索王爺到。金甫連忙立起。走至大廳階下。那索王已進來了。這位王爺容貌壯偉。面目間頗有英武氣概。不過身材矮短。與他容貌不甚相稱。那金甫見了。就

讓到廳上。請了双安。原來滿洲人見面都行請安的禮。用一膝向客一屈。見了尊長的就用雙膝一屈。似跪非跪。就叫請雙安。金甫請了安。索王也還了一個安。家人引入。到戲台對過的客廳上。只見壽貝勒荷貝勒崑貝子政貝子董公爺等也剛到。見了面。彼此請了安坐定。主人送了茶。瑟軒剛從台後戲房中出來。見了索王請了安。就說道。王爺今天多坐一回兒。今兒的戲真不差。請王爺看看。有斟酌的地方沒有。索王拿了戲單。看了一眼。微笑道。主人不容易。把許多有名的角兒找全了。瑟軒道。回來嗑了酒聽了戲。王爺一個高興。也許賞他們一個臉呢。索王道。小那你又出花樣了。瑟軒道。王爺前那敢放肆。現在許多客都願意露露臉。王爺一提倡。就可以大家稱心了。索王向着政貝子等笑道。你聽小那多麼會說話。怪不得他到那衙門就是那衙門的紅人兒呢。金甫道。回頭聽幾齣再說。現在就等章王爺到了就開戲了。隨向瑟軒道。二哥。請你去招呼他們預備吧。瑟軒應諾。正走到戲池子裡。就聽見家人高聲回道。章王爺到。一回兒見金甫已陪着章王進來了。瑟軒就指揮鬧起場子來。戲台前的酒席。已經擺好。金甫各席上送了酒。就請來的客人都換了便衣。入座飲酒。諸客也叫主人脫去衣冠。換了便服。那時張黑兒扮了楊香武去盜九龍杯。功架精熟。道白爽脆。真能表出義俠的氣概。原來張黑兒是北通州人。他真練的一身功夫。不是花拳綉腿。僅能表現于戲台上的。他曾有一回在年底由京回通。幾十里的地。不算什麼。他就步行回去。他戴了一個氈帽。穿了一件元青縐紗麥西皮袍。鈕子都沒扣。只把一條縐紗腰帶繫着。走出了城。過了二關。有一段荒涼的樹林。歲暮天寒。日光西墜。一陣一陣的老鴉。帶着蒼然暮色。投入林中。找他的老窠去了。張黑因離家不遠。正慢慢的走着。忽聽得林中一聲救命。是女人的聲音。張黑就走近林子一望。只見林中有兩個人按住了一個三四十歲的女人。去搜他的錢。剝他的衣服。那婦人喊道。你搶了我的錢。剝了我的衣。我的棉襖棉褲你行好的饒了我吧。只聽得一個喝道。快快脫下來。讓老子樂一樂。不聽話送你回老老家去。那婦人極聲喊救命。兩個人呵呵的笑道。你儘喊。看有什麼人。就有人誰敢擋老子的路。那張黑聽了。就向林子中一縱。到了兩個人的跟前。就說道。二位請了。江湖上的好漢。決不採花。況且天冷到這樣。剝他的衣褲。不就是送他的命麼。還不如一刀的爽快。我看二位抬抬手放他去吧。這兩個人看見躡進來一個人。替女人說情。說的話不硬也不軟。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過看他只有一個人。手裡也沒有傢伙。他們想兩打一。他身上的皮袍比女人一身的東



西值錢多哩。兩人就厲聲說道。你是誰。你來管老子的閑事。你配麼。一人隨即向地上檢起單刀。一人拔出兩個插子。向着張黑惡狠狠的立着。張黑呵呵的笑着。天下人管天下的事。老子今天是管定這個事了。那一人聽了。就把刀當面劈來。張黑向旁邊一閃。把腰間帶子一抽。把皮袍脫下。往地上一擲。就把帶子拿在手中。那時他第二刀又劈下來。張黑就不躲了。把手中帶子一順。像棍子一般。向刀上一迎。那把刀如同生了翅膀。飛出了樹林去了。這一個吃了一驚。那一個就把兩個插子用雙龍入海式。向張黑身上刺來。那張黑動也不動。等插子將要近身。就用帶子向他脖子上一繞。往懷裡一扯。那一個就跟着倒在地上。張黑用右脚向他背前一點。他就伏着動也不動。張黑踩住了一個。向着那一個笑嘻嘻的說道。你的刀在樹林子外頭。你快去找了來。再跟我來幾下好麼。那一人聽見。也不管什麼。拔脚就跑出林子去了。張黑把那個人身上一刀。倒也有十幾吊錢票。不滿二三兩的一包碎銀子。他就問那個婦人道。他們倆搶了你多少東西。那婦人道。身上給他搜去十來吊票兒。衣服被他剝了。沒有拿去呢。張黑就將搜出的碎銀錢票給了他。說道。你拿去吧。你的家離這兒不遠麼。那婦人道。離開約有三里地。張黑就向那一個人說道。本來要你的性命。因為乖的跑了。饒的送命。我覺着不公道。所以也饒了你。以後再遇着。那可不饒的了。把右脚一鬆。向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道。滾你媽的蛋。那個人也乘着滾的勢滾出樹林外去了。張黑就叫那婦人檢了自己的衣服。送到他的村中而去。他有了這樣能耐。所以有那般俠氣。他上了台。用了勁。他一股氣在臂膊上。好似核桃一個一個在皮膚裡滾來滾去。他唱這齣戲。沒有不拍手喝采的。接着龔處金秀山楊小樓陸續表現。都很賣力。看得各王爺們高興非常。等到能仁寺上場。余莊兒扮了十三妹。英姿颯爽。正在全身勾住台柱手拉彈弓的時候。只見家人說道。譚老板到。瑟軒金甫就迎出去。看見了他。彼此都請了一個安。金甫道。真對不起。又要勞你的駕。瑟軒道。二哥你去招呼客。譚老板我來伺候。譚叫天笑道。楊大人請回。那大人招呼也不敢當。金甫就道了歉去了。瑟軒道。貝勒爺請書房坐。什麼都預備好了。譚叫天笑道。那大人又來開玩笑。那時他的眼包的已由家人領到一間書房中來。瑟軒和叫天兒一同進來。那書房中收拾得非常整潔。上首有一張紅木烟榻。烟燈已點着。器具都很精美。叫天眼包的一看。都可使用。就從一個布面綢裏的袋子中抽出了兩枝烟鎗放好。瑟軒就指着一個白磁烟缸道。裡頭是老土。你裝給老板嚐嚐。那眼包開了缸。就缸裡聞了一聞道。不差。跟老

板抽的差不離。就叫天說道。裝上試一筒。就將烟倒在一箇小烟鍋中熬着。燒好裝上。叫天一面跟瑟軒閑談。一面向烟榻上橫下。抽了一筒。喝了一口熱茶。噴出些烟來道。這個烟不差。那跟包的就接下去燒了。連裝連抽。叫天道。外頭唱到什麼了。跟包的道。侯老板的新安驛剛上場。那時瑟軒也走出去了。只見王瑤卿走進書房來。叫天道。快到時候了吧。瑤卿道。你過了幾麼。侯老板剛上場。叫天又抽了一口烟。立起來道。是時候了。魯們去吧。就叫瑤卿走到後台去上裝。隔了一回兒。汪大頭到了。穿着老道的裝束。金甫讓他到正廳中落坐。說道。各王爺都想跟你談談。大頭道。謝謝你。從前大老板（程長庚）的規矩。扮戲的不好先到別處去的。他說了。就一逕的走入後台去。他上了裝。靜坐着聽叫天兒的唱。一聲兒也不言語。等打魚殺家唱完了。他就唱取成都。這是他的拿手戲。台前聽的人。真是靜悄悄的。絕無一人的聲音。連咳嗽都自格兒禁止了。真是一件奇事。一半也是北京人聽戲有程度。一般人都訓練到了。所以如此。等到唱完進場。全廳聽的人沒有不喝采的。等到賈志誠大嫖院出場。那許多的相公都扮的十分狡黠。不過場中談話的聲音。就各處紛紛起來了。瑟軒走到二位王爺席前說道。各位爺誰頑一下呢。章王就向着索王道。你唱一齣黑風帕吧。索王道。誰做配角兒。章王指着壽貝勒道。他取張保。指着荀貝勒道。他取達婆。指着崑貝勒道。他取楊八妹。指着政貝勒道。他取高蘭英。好麼。索王道。他們高興。我就奉陪。金甫道。各位爺肯露。我去叫一個人來敬一杯酒。他就進去。一會兒拉着一箇雲鬢霧鬢儀態萬方的麗人出來。說道。這就是狀元夫人賽金花。特叫他出來敬各位爺一杯上馬杯。請各位爺賞臉。賽金花就向着各人行了一個滿洲的雙安禮。金甫就向家人手中取了一個酒壺。遞給賽金花。他就接着酒壺。向各位面前都斟了一杯酒。走到崑貝勒面前。正要斟酒。崑貝勒道。魯們不用客氣了。賽金花微微一咲。說道。貝子爺賞臉。章王呵呵的笑着。你們是老朋友麼。賽金花含羞的一笑道。沒有的事。那兒配。索王站起來道。我們去罷。那配角的各貝子貝勒也就跟着同進後台去了。金甫就在自己的座兒旁邊。添一個坐位。叫金花坐了。那時台上的大嫖院許多賽姐兒正在彈唱。各戲所長。那扮賈志誠的丑角。指着寶卿道。你是唱黑頭的。請你唱一段黑風帕。寶卿就唱了（一見女子出了城）一句。丑就揀科道。得了得了。唱的不是味兒。你要唱得好。你快趕到西四牌樓楊府上去聽一聽。學一學。包你勝過弔幾年的嗓子哩。寶卿接着說道。楊府上既有好戲。魯們姊妹們都要去聽一聽的。對不住你。失

陪。先走了。大家聽了。呵呵一笑。等到台上一掀簾子。那高旺唱着扶保國家的一句。大家喝了一聲采。那索王扮相確有英雄氣概。雖身材太矮。他穿着厚底靴子。不甚顯出來。一回兒崑貝子的楊八妹出場。崑貝子丰神娟雅。身材瘦秀。覺得翩翩非常。等到荀貝勒的達婆出來。穿着一身滿洲的服飾。梳着兩把兒的頭。非常的華貴。壽貝勒的張保也下得去。只有政貝子的高蘭英。他的面龐是蒼黑肥胖。年紀尚輕。他平日穿着便衣的時候出門。往往跨了車沿。和趕車的並坐。他的辮子梳得挺硬挺緊。好像一根鐵錐子。辮稍細而尖。用黑絲纏繫了。翹然聳在背上。他穿的便衣。跟趕車的差不多。不認得的只該是混混一流。他今天扮了老婆子。雌糾糾氣昂昂。倒很像溪皇莊裡的賚氏。大家都哄然一笑。唱完。主人客人那有不恭維的。中間有崑貝子的兄弟董公爺。於戲劇很有研究的。戲沒有完。就先走了。他們下了台。借着酒盞了險。就把賽金花圍住了。金甫是知趣的。就讓他們到了書房中。重擺了一桌的精美的酒席。旁邊兩個匠上都點了大烟燈。那時抽烟的抽烟。盪酒的盪酒。賽金花自然提起精神。應酬得八面周到。談笑生風。直鬧到東方將要發白。章王向着金甫瑟軒道。近來外頭鬧什麼變法。說是有個廣東姓唐的主張着擣亂。你們聽見麼。旁邊崑貝子道。不差的。是工部的唐猷輝。前兒上頭召見了。意思狠好。章王道。都是瞎胡鬧。老佛爺不贊成變法。他們中什麼用。龍師傅不是跟他們起哄。如今也走了。金甫道。聽他們去鬧吧。僧們樂僧們的。章王呵呵的笑着。對對對。天賜了自有長人去頂。僧們幾個人也管不了的。還不如得樂且樂的好哩。崑貝子道。不管別的。現在什麼時候了。站着的家人。取表一看。回道。三點五十二分。差不多四下鐘了。崑貝子道。不早了。我要走了。今兒有內廷的差使。索王道。我也有御前的班兒。同走吧。金甫道。不知道兩位爺有差使。不湊巧。不能盡興。真是對不起。二人笑着。還要怎麼樣盡興呢。過幾天僧們再來一下子。二人道謝告辭。其餘章王等各客也一齊起身。道僧們一塊兒走吧。省得主人送幾回客。金甫道。各位爺沒有裡頭的差使。何妨再坐一回兒呢。各人道。主人太辛苦了。也該歇歇了。登時門外車馬擁擠。燈火輝煌。紛紛的分道而去。金甫送客回來。走到書房中。就向烟榻上一橫。伸了一個懶腰道。累死了。這幾位爺從沒有見過他們這樣高興的。那時賽金花也倒在榻上。一面替金甫裝烟。一面說道。王爺們唱戲。我是頭一回開眼哩。不是你的面子恐怕也做不到吧。金甫道。面子是面子。銀子也真要銀子。你曉得他們唱這一齣。我要花多少。除了台上的場面後台的伺候

不算。單單府裡跟來的許多人。那一個不要開銷。一個府裡差不多要三四百兩哩。金花吐了吐舌。就將裝的烟遞上去。金甫抽了。喝了一口熱茶。向金花道。謝謝你。再來一下。金花接過來。又裝了遞過去抽了。金甫道。今兒你不能回去。就住在這兒好了。金花一笑道。在這兒過夜。很難爲情的。金甫笑道。那麼到六國飯店去吧。金花道。不過又要勞駕了。金甫道。你客氣。我就不去了。金花把嘴一披道。你肯不去。你敢不去。金甫一笑。就喊來人快快套車去。他家裡的事自有賬房管家去開銷計算收拾。用不着他費心。他只携着賽金花上午到了六國飯店去了。等到他們一覺醒來。早已是午後一下鐘了。金甫起身走出套間。外面僕歐進來伺候洗臉。說道。宅裡的管家來了。金甫道。叫他進來。那家人就進來回道。那大人才剛打發人來。要跟老爺談一句話。門上就告訴他老爺昨兒睡得晚了。還沒有起身。回來給大人送信去就是了。金甫道。此地離金魚胡同不遠。我去找他吧。停了一停。吩咐道。還是你在這兒。等我走了。你去送個信。說我起身了。有話請他來談就是了。家人應了。就退了。出去金甫走進了套間。看金花也已起來。正在梳洗裝飾。金甫道。我們吃點兒什麼回去吧。金花道。隨你的便。金甫道。開飯吧。金花道。我是吃不下。你怎麼樣。金甫道。剛起來我也不想吃。僮們隨便要點兒什麼就是了。就把電鈴一按。僕歐進來。金甫叫他要了兩份早茶。一回兒送些麵包英腿蛋牛乳咖啡等來。二人吃了。套了車就分途回去了。正是。對此不禁百端集。人間那得幾回聞。欲知那瑟軒來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補書堂詩錄

西直門外拜李文正墓

昔聞茶陵作相日。紀綱清寧未全失。中璫伺主導佚游。威柄漸移倖門出。盈廷攘臂競直聲。水火勢成緣甚疾。公之獨留憂更深。大臣體國無名心。不嫌牛驥甘同阜。要使鴟梟懷好音。當時蚍蜉紛撼樹。事過平心論相度。秭歸啼月瀟湘深。風流文采還如故。城西賜地已邱墟。西涯仿佛煙水餘。梧門覃溪兩好事。異代能尋庚信居。芳郊三月春如海。我來欲下荒祠拜。畏吾村已不知名。惟有生金碑尙在。麓山南望足沾衣。遼鶴重來有是非。國花吹盡游人寂。空鎖苔門黯夕暉。

三十生日

我生正共百憂集。細數排推廿九年。歷歷屢樓難悉記。沈沈彗殼尙能全。鱗魚可飽元知福。楮葉無成況論錢。且向芳春領風景。日長庭卉意欣然。五年宰木已離披。拜墓孤兒淚暗滋。聽履重來趨闕地。勝衣宛記授經時。艱難薄養嗟何及。荏苒修名已可知。猶有立身遺訓在。好留清白慰深慈。浩蕩長風想壯游。忽憐離雁海西頭。聖湖漁艇隨清鷺。紫塞吟鞭起素秋。幸不依人供筆策。難忘結想在

兌之

林邱。近來已與農家約。便欲誅茅對碧疇。第二句謂仲兒在瑞士

百花如海闊深闊。集燕商量語乍安。短榻圍書隨客坐。遠山銜照隔門看。分行筍比嬌兒衆。樹背萱承壽  
母歡。自叙詩成新釀熟。浮雲一笑酒杯寬。

洛陽旅居坐雨詠秋花 癸亥七月

我來不及洛陽春。暫賞幽花迥雨新。莫怪淒涼顏色淺。也曾看遍兩朝人。

蘇詩我似香山君記  
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題承光殿楹

過眼興亡八百春。珍臺奇樹尙嶙峋。金源豈憶承平事。玉甕同留劫後身。枉爲清陰來俗客。若迴池水浣  
流塵。猶應悔向人間老。未共盤龍柱作薪。

雙城記本事詩 有序

雙城記者英國却而斯迭更司小說之一也方法蘭西王家全盛之日貴族擅權頹恣凌暴有愛佛雷孟侯者兄  
弟孿生朋從爲惡季尤驕悍嘗出游遇個人妻而美脅之不從乃繫其夫備極苦虐夫逸歸委婦懷中哀號十二  
聲而絕卒擁婦去婦之弱弟年方十五夜入侯家謀劫不果格鬪被創婦時方娠憂憤發狂宛轉牀席侯兄弟乃  
密邀波威名醫曼奈爲之施診延一晝夜姊弟卒相從死曼奈憤焉歸謀發其奸籌鏡撰詞欲訟之庭出門驟遭  
暴劫遂幽之於北塔秘獄自此十有八年竟無知其蹤跡者曼奈娶英人爲婦伉儷甚篤黃昏一別初不意其不  
返無何生女朝夕空閨音書渺絕心力瘁矣遂飲恨死女名露西養於父友洛里洛里業銀行因携居倫敦女年  
十七時曼奈得友人營救出獄匿於舊僕德弗拉治之酒家丁年一去於今皓首在獄得心疾終日以治履自排  
遣忽忽遂忘前事驟見女金髮玉顏還疑夢中見其妻也既出懷中遺髮數莖相比喟然曰何其酷相肖也然而

年太少其必非是女曲相譬解始恍然若寤悲不自勝於是迎歸倫敦復理故業父女相依以送餘年斯時忽有少年達爾尼者在英遭仇家陷以叛逆對簿公庭曼奈父女以嘗同舟渡海奉召爲證人達爾尼英姿玉立露西悅焉會以律師卡登之力得免死自此二人常相過從請於曼奈竟諧佳耦結褵之日達爾尼自陳本爲法國亡人變姓名爲避禍計曼奈聞之遽默然變色先是曼奈之未被囚也愛侯夫人携五歲男來訪云不直其夫所爲知貴族專橫必及禍他日願以孤兒相托夫人臨沒遺命兒當棄侯封別求樂國且散家貲以振困窮此兒卽今之達爾尼也曼奈幽囚半生每念妻亡家破誓不忘仇不意今日正逢當日罪人之嫡嗣默爾則隱痛在心欲言則妨於愛女然以餘年深賴女之孝愛竟不忍告婚後數年兩情甚浹亦生一女字曰小露西時法之公侯橫暴愈甚而國王尤驕奢淫佚不恤國政頭會箕斂舉國騷然法民積怨深怒之餘遂揭竿起先攻詔獄以德弗拉治夫婦爲之魁德弗拉治之婦者非他卽愛侯所虐婦人之妹習聞家仇志未嘗忘性復剛狠凜然有丈夫之概夫婦密謀亘十餘年卒踐其願號召亡命揭自由平等爲旗夷戮貴族不遺嬰孺流血之慘古所稀有達爾尼自以嘗反其父祖所爲宜爲諸民黨所諒欲返國有所建白且友人在國爲之經理私財者被陷幾不測義當往救遂單騎密歸留書告婦不意抵法之日卽遇偵騎旣知貴族立下之獄將入以叛逆民國之罪爰書定有日矣曼奈父女聞訊亟來曼奈以忤貴族身陷囹圄十餘年民黨極稱其義號爲有功民國推恩當及其女夫遂貸其死然露西憂其夫過甚當其在獄時數從牆外仰窺相問訊偵者疑焉德婦尤深惡達爾尼必欲修舊怨乃借勾通獄囚之罪復逮達爾尼及曼奈與露西母女欲絕愛侯之胤是時律師卡爾登亦在巴黎聞其危急乃進爲畫策卡爾登爲人蘊奇玩世縱酒不修邊幅昔見露西輒深傾倒而露達兩人情好方濃嘗託微波自陳愛慕知此身不足相偶但願得當以報佳人乃以斯時賁緣入獄與達爾尼互易衣飾身代受刑蓋二人貌本相似也達爾尼與曼奈一家始得馳歸英倫慶更生焉達爾尼後生子卽以卡爾登命名以志其恩旣長治法律有聲竟若世卡爾登之業迭更司之爲此書意在紀述法國革命時慘狀以備史乘之遺而涉筆兒女私情輒亦令人低徊不能自

已可謂有風人之旨者也。隱括其意成詩四首，匪直爲廣異聞，抑亦可爲後人之鑒。

小隊索縛。花殘血淚盈。妾拚長化石。君尙重傾城。青鳥三千里。哀殺十二鳴。麝塵知不滅。蓮喘亦難平。

十八年中事。蒼茫化鶴還。積冤沈北寺。疑讞竟南山。袖底藏雲髮。燈前擁玉顏。沈吟憶前世。也當認金環。

樂國非侯國。他鄉托壻鄉。別來衣帶水。前日上池方。冤氣雙騰劍。柔心九轉腸。誰言避仇者。翻達愛河航。

海東誇勇婦。閩左起刑徒。共道宜三宥。其如奮一呼。替人甘齒劍。有贈誤還珠。萬古原頭樹。悲風急鳥呼。

### 香山甘露旅館偶題

章宗望祭天星處。神廟親題御榜開。謂半山亭與來青館也。陵谷未移風景在。山靈親閱幾朝來。



#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三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五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九

##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阜成門外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河北省銀行

###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附屬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角	半年六冊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元	元外埠每冊另加郵資八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	--------	-----------	--------	-------------	---------	-----------	-----------	---------

##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發 行 所 地 址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 冀東銀行

##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品押款	電匯 支票 匯票	託收 保單 匯款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 通匯地點

國內	國外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北京 神戶 大阪 大連	東錦州 營口 通遼 哈爾濱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興 同鹿 鉅鹿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路  
 電話：三局三三二四一  
 電話：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 商業 銀行 業務  
儲蓄 存款 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 鹽業銀行

辦理 商業 銀行 一切 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樓  
西四牌樓  
鼓樓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一三三三〇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三七七

## 每月科學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 教育學報

論說專著  
調查雜俎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 四二二一四號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 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眞實信仰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鸞觀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 滙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滙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按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油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運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五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刷  
設備、製本、設  
備完備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導、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備 設 新 最